

# 榮 祿 與 武 衛 軍

劉 鳳 翰

- |             |               |
|-------------|---------------|
| 一、前言        | 六、勦拳匪的曲折      |
| 二、榮祿的軍政經歷   | 七、抗聯軍的慘痛      |
| 三、武衛軍的組成與擴充 | 八、武衛軍蛻變與榮祿的晚年 |
| 四、各軍總統與實力   | 九、結論          |
| 五、歷史任務與戰鬪序列 |               |

## 一、前 言

中日甲午戰後，清廷在無能力，無財源，無兵備之情況下，銳意革新，並決心建立一支新軍，以維持帝國的生存。但建立新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除了需要大量的金錢購置械彈裝備，供應經常費用，以及妥籌兵源外，更需要有受過新式軍事教育的幹部，對近代潮流，軍事科學、械彈知識，戰略戰術思想，及戰鬪技巧的具體認識與運用，給入伍的新兵從事革命性的基本訓練。籌措軍費尚易著手，而幹部的訓練與培養不可能一蹴即成，須假以時日。因此數年之間，除江南自強軍，與小站的新建陸軍稍有成績外，其他各省練兵俱乏善可陳。這當然是受了有清一代重文輕武的影響，而晚清的中央政府，深懷於中國歷史上的藩鎮往事，督撫兵權過重，本末倒置，必然威脅中央政權，故對於地方軍隊的設置，在平時是越少越好。絕不輕置一兵一卒。且原有之經制兵——八旗與綠營，除了少數重要地區的綠營，改編成練軍或勇營，加強裝備與訓練，維持地方治安外，其他番號形同虛設。失去最初因地設兵置將，全國軍區劃分、兵力分佈、鎮懾防守之含意。種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使建立新軍進度遲緩，成效不彰。造成晚清在國防軍事上積弱的地步。

恰在此時，清廷政局，發生了最重大的變化。因「變法」而引起「政變」，新舊帝后兩黨，都先後準備用兵奪權。政變過後，得勝的后黨，感到軍隊的重要，急需要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由自己心腹節制，對所獲得的政權支持與効忠。然而編

練新軍，費人、費錢、費力、又費時，已緩不濟急。因此在榮祿的策劃下，先將北洋現有的新式軍隊控制在手，分期予以改變，然後加以改編，而達到預期使用的目標。

政變後一週（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清廷命榮祿入值軍機，管理兵部事務，兼練兵（欽差）大臣，節制北洋各軍，實握軍政大權。當時北洋各軍，計有：聶士成的武毅軍，宋慶的毅軍，董福祥的甘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與直隸淮軍，直隸練軍，直隸綠營，近九萬人可供作戰的部隊，都控制在榮祿一人之手。這是榮祿策劃控制各軍的第一步。

節制北洋各軍三個月又十一天（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七日），榮祿以練兵大臣的身份，基於直接指揮，統一編練的理由，以聶士成的武毅軍為前軍，駐蘆臺，兼顧大沽、北塘；董福祥的甘軍為後軍，駐薊州，擔任通州一帶防務；宋慶的毅軍為左軍，駐山海關內外，專防東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軍，駐小站，扼天津西南之要道；榮祿自募親兵萬人為中軍，在南苑集中訓練。淮軍防海口，兼守砲臺；練軍分隸各鎮，專守地方。這是榮祿策劃改變各軍的第二步。

此後三個月又二十六天（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清廷正式成立武衛軍，改聶士成的武毅軍（前軍）為武衛前軍；董福祥的甘軍（後軍）為武衛後軍；宋慶的毅軍（左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右軍）為武衛右軍；榮祿新募的中軍為武衛中軍。其駐地與任務不變。這是榮祿策劃改編各軍的第三步。

至此，這支新編成的武衛軍，支持政府，効忠清廷，達到預期使用的目標。並且擴充武衛軍實力，在江北編組武衛先鋒左右兩軍，在山東成立武衛右軍先鋒隊。使兵力增強到七萬人。

不過，這時因政變所引起的併發症——廢舊帝立新君的問題，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勢在必行。然而以干預中國內政為本職的帝國主義公使們卻橫加阻撓，有權勢的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也表示：「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榮祿也透過李鴻章向慈禧太后獻議緩行。這使心胸狹窄弄權使術慣了的慈禧太后無法忍受。因此，仇洋之心油然而生。決定找機會予以報復。

此時拳匪在山東應運而生，袁世凱奉命率軍往剿，並授山東巡撫。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些拳匪打著「扶清滅洋」的旗幟，進入山西與直隸，且用「迂迴戰術」，派人游說官府，與當朝權貴——新立大阿哥的父親——端郡王載漪接近，薦以拳民刀槍不入，在端王邸當眾獻技，使大家相信，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以打

動權貴之心。然後進言：此批義民（拳匪）願扶清滅洋，助載漪立大功成大事。載漪本是愚昧無知之輩，爲兒子立儲，已衝昏了頭腦。爲報復洋人阻撓，苦思無路可尋，今有此義民扶助，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起碼可對有優越感的洋鬼子施以顏色，遂報告慈禧太后，引拳匪入京。

當時北京朝廷，端王載漪管理各國事務衙門，竟僞造各國公使要求慈禧太后歸政光緒皇帝的照會，激怒慈禧太后對外打仗。剛毅把持軍機，又成立督辦軍務處，以徐桐、剛毅、趙舒翹，啓秀入參機務，管理京師大軍。莊親王載勳與剛毅領拳匪，董福祥領武衛後軍，造成官、匪、兵三結合，執行排外仇外運動。上蒙蔽慈禧太后，下壓制羣臣，榮祿、奕劻、王文韶等不主張輕啓戰端的人，變爲少數的少數，孤掌難鳴。且忠言逆耳，慈禧太后成見已深，甚難採納。因此造成大亂，引起八國聯軍之役。這支新組成支持効忠政府的武衛軍，除袁世凱武衛右軍遠調山東外，其他各軍適逢其會，在清廷亂命之下，護拳匪，抗聯軍，表現英勇，絕對効忠，經過激烈戰鬥之後，損失殆盡！

武衛軍初期所盡的歷史任務，是勦拳匪與抗聯軍。以此精練之軍，進勦烏合之衆的拳匪，自是游刃有餘，無奈清廷禁止各軍痛勦，坐視拳勢囂張，因而使大局糜爛。以對抗聯軍而言，則此軍不足以與列強抗衡，可是慈禧太后被一羣愚妄之臣所蒙蔽欺騙，爲逞一時之快，自不量力的向世界各國宣戰，且一直下令武衛各軍猛攻使館與勇抗聯軍，致使一支強而有力，本可多目標使用，維持北洋治安，漸漸恢復國力，走上富國強兵之途的部隊毀於一旦，尤其許多難得的人材，作了無謂的犧牲！所幸，在千馬萬軍進攻使館的緊要關頭，榮祿巧妙的利用武衛軍，使公使館得以保存，給未來和談開一線生機。而且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因調戍山東，維持完整的建制；馬玉崑的武衛左軍，也重整成軍，恢復舊觀。這兩支武衛左右軍，在聯軍撤退後，仍是支持政府効忠清廷的主力。維持北洋治安，並擔任京畿防衛的重任。

八國聯軍之後，武衛軍繼起的歷史任務，是編練新式陸軍，與支持効忠清廷。此時榮祿雖心力交疲，默默而終。然而關於前者：武衛右軍是作到了，它不但作了北洋六鎮的種子部隊，而且它的幹部流向全國各省各地，也深深地影響全國三十六鎮新軍的編練。至於後者：武衛左軍表現更佳，日俄戰爭，它擔任東北邊防，且留兵衛戍京畿。辛亥革命戰爭爆發，它除保衛京師外，還派兵到晉北大同，與豫西潼關參加作戰。雖更換總統，仍支持皇室，効忠清廷到最後一分鐘。榮祿死而有知，對武衛左右兩軍繼起的表現，應該感到滿意，也不辜負他當初編練武衛軍之用心！

## 二、榮祿的軍政經歷

從新建陸軍到北洋新軍，經過一個重要的階段，就是武衛軍的時期。嚴格的說，武衛軍也是晚清新軍的一環，它的創建人是晚清鼎鼎大名的榮祿，他權重一時，又握全國兵符，對新建陸軍的創立、維護、與保全，以及北洋新軍編練，都有不可分之關係。故在此略作說明：

### （一）軍事世家

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滿州正白旗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二月十一日（三月六日）生於北京。他的祖先費英東原為蘇完部長，幫助清太祖（愛新覺羅氏）努爾哈赤開創天下，締造鴻業，有很大的勳功。在清太宗（皇太極）崇德年間，加封眞義公；清世祖（福臨）順治初年定為「功臣第一」；清世宗（胤禛）雍正時，加封以「宗子承襲，世德流行」。<sup>①</sup>祖父塔斯哈為喀什噶爾幫辦大臣，並戰歿於喀什噶爾之役。<sup>②</sup>父親長壽為涼州鎮總兵，伯父長端為天津鎮總兵，文宗（奕訢）咸豐初年追隨向榮、烏爾泰，在廣西追剿太平軍，咸豐二年二月十九日（一八五二年四月八日）於昭平龍寮嶺大洞山一役，兩人同日陣亡，<sup>③</sup>眞可算是一門忠烈，也是標準的軍事世家。咸豐皇帝感其祖父、父親、與伯父皆為國犧牲，所以對其後代，特別照顧提拔。<sup>④</sup>給榮祿在軍旅仕途中，很大的助力與支持。

### （二）初入仕途

榮祿進入仕途，是從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十一月起，當時他祇有十七歲，由廕生以主事用，十二月承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三年至七年以觀政（實習）任職工部，八年三月補主事，八月升員外郎，九年調戶部銀庫員外郎，任職至十一年八月止，<sup>⑤</sup>整整九年，在這最初的九年中，給榮祿初入仕途很多的磨練。他得到咸

---

① 孫葆田著：「碑傳集補」卷一，十九頁，「榮祿碑」。

② 「清史列傳」卷五十七，第三十三～三十八頁，「榮祿傳」。

③ A. 「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五十六，第一頁。

B. 全①

④ A. 全①

B. 參閱⑥

⑤ 全①與②

豐皇帝的厚愛，「嘗詔至軍機處詢問祖、父死事狀，帝為動容者久之。」<sup>⑥</sup>由於皇帝對榮祿屢示恩寵，招到當國大臣肅順（戶部尚書）的注意，頗想納入自己門下，榮祿辭不敢受，以致招嫉而險遭不測，<sup>⑦</sup>使他初次嚐到政治鬭爭的苦水。

### （三）軍旅生活

榮祿的軍旅生活，開始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十月，他是二十六歲，以捐輸軍餉獎為候選道，充恭親王奕訢為與英法聯軍辦交涉所設之京畿巡防處總辦，<sup>⑧</sup>並在辛酉政變中扮演一小角色，助恭親王、醇親王、與慈禧太后除去當時掌大權的肅順（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顧命大臣）、載恆（怡親王、內務府大臣、顧命大臣）、端華（鄭親王、步軍統領、顧命大臣）等數人的一幕政爭。<sup>⑨</sup>同治元年，他被醇親王調充神機營文案處翼長，同治三年四月升全營翼長。<sup>⑩</sup>六月，西安將軍都興阿奏調他到陝甘協助軍務，帝命仍留神機營當差。九月，特詔以五品京堂用。同治四年七月統帶神機營去薊東剿捕馬賊，甚為成功，並往喜峯口鐵門關察看

⑥ A.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五十二頁：「榮文忠（祿）之先德以總兵殉金田之難，公（榮祿）以羽林孤兒服官工部，一日內廷某殿角不戒於火，文忠適進內隨同駐門待衛護軍等搶先救護。文宗（咸豐帝）遙見一衣絳色官員，詢是何人，御前大臣查明，以公名對，即蒙召見，並詢家世，知三世為國捐軀，嗟賞久之，未幾戶部銀庫郎中缺出，由各部保送人員候簡，遂蒙硃筆圈出。」

B. 全①

⑦ A. 全①

B.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五十二頁：「文宗晚年，肅順用事專權，納賄盈廷，滿漢大臣均仰鼻息，新城陳子鶴（按即陳孚恩，時官兵部尚書，後遷吏部尚書，因肅順革職充軍新疆）尚書，尤諂事……（榮任職戶部時）肅順任戶部尚書，與陳尚書（孚恩）均與文忠（榮祿）先德有世交，肅順喜西洋金花鼻煙，京城苦乏佳品，尚書（陳）偵知，文忠舊有此物，特向文忠太夫人面索，太夫人以係世交，兒輩亦望其虛拂，因儘數給之，尚書即轉贈肅順，並以實告。肅順意未餒，復向文忠索取，瓶之罄矣，無以應付，肅順不悅，以為厚於陳而薄於己，文忠無如何也。文忠好馬，輿有上駟一乘，特產也。肅順亦命人來索，公復拒之，綜此兩因，肅順大怒，假公事挑剔，甚至當面呵斥，禍幾不測，公請於太夫人曰：肅順以薄物細故，未遂所欲，嫉我如仇，此官不可做矣。遂援餉例開銀庫優缺，過班以道員候選，閉門閉居以避之」。

⑧ 全①

⑨ A. 按：恭親王奕訢派侍衛擒載恆、端華於北京皇宮上朝處，時恭親王指揮京畿巡防處，榮祿任巡防處督辦，故榮祿參與此事。又醇親王奕譞與勝保擒肅順於密雲縣，用神機營與勝保之軍隊（勝保軍是當時清廷之野戰軍，曾對英法聯軍作戰）執行。

B.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五十三頁：「肅順由熱河護送梓宮回京，內外臣工參奏，奉嚴旨論斬，行刑之日，文忠（榮祿）先赴菜市口候之，肅順下車，仰天大罵，咆哮不休，狂悖如此，可想見當權時之氣燄，公目覩其就刑，公憤私怨，一旦盡釋，特往酒市一醉」。

⑩ 全②

形勢。九月以軍功賞副都統銜，管理健銳營事務。<sup>⑪</sup>十月回京，以督練官兵有功，再賞戴花翎，充神機營、健銳營馬隊專操大臣。十一月充神機營威遠隊專操大臣。五年四月署理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五月充正白旗專操大臣，六月授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十二月調鑲白旗滿州副都統。七年正月十五日，以擒匪張宗禹入直，京師戒嚴，恭親王奕訢會同神機營辦理巡防事宜，榮祿任左翼總兵，八月擒匪平，嘉其隨同籌劃防剿，悉臻妥協，賞頭品頂戴。八年三月補鑲黃旗滿州副都統，十二月命管理神機營事務。<sup>⑫</sup>至十年二月三十日（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九日）補工部右侍郎，暫時離開軍旅生活。

神機營是清廷最精、最強，也最大的一支禁軍，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設制，惟未成軍，咸豐十一年由各旗營與內務府挑選精壯兵丁一萬人，重新建立，由醇親王奕譞統轄訓練，步隊十三營，馬隊十營，砲隊一隊，人員最多時可達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人。<sup>⑬</sup>出京遠征，抽組威遠隊。<sup>⑭</sup>榮祿在神機營任職九年，從文案處翼長（文書主任）起，到管理神機營事務（神機營參謀長，醇王下第一人），在此時間內，以八旗副都統官職，歷任神機營各差委，並兼管健銳營，先剿馬賊於前，再防擒匪於后，從二十六歲到三十五歲，八面威風，少年得志。因為他與恭親王接近，故與恭王周圍軍機大臣與部院大臣，建立深厚的關係。如與李鴻藻等人拜為結盟弟兄，即為此時之事。<sup>⑮</sup>最後還是由恭王心腹文祥（大學士、軍機大臣）疏薦，稱其「忠節之後，愛惜聲名，若畀以文職，亦可勝任。」<sup>⑯</sup>於是調任工部右侍郎。

#### （四）受知慈禧太后

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九日）榮祿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三年三月兼署吏部左侍郎。五月授正藍旗護軍統領。七月充左翼監

⑪ A. 健銳營是一支雲梯特種部隊，有官兵三千八百人，駐圓明園。詳「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十八，第十一～十四頁。「大清會典事例」卷五四三，第二十二～二十四頁。

B. 劉鳳翰著：「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中「戊戌政變前後畿輔兵力的分佈」。

⑫ 全②

⑬ 全①

⑭ 同治四年七月赴薊東剿馬賊，同治七年元月十日，發神機營三千人赴保定截剿擒匪張宗禹，都是由神機營抽組威遠隊前往。

⑮ 劉鳳翰著：「李鴻藻年譜」上冊（道光十六年）頁七。

⑯ 全②

督。八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sup>①⑦</sup>與慈禧太后建立直接的關係。十月自請開去內務府大臣差使，同治皇帝不許。十一月兩宮懿旨，皇帝天花之喜，榮祿著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雙眼花翎。十二月五日（一月十二日）午夜同治皇帝崩於養心殿東暖閣，年十九。當時慈安與慈禧，看著患梅毒而死的小皇帝，痛哭失聲，內務府大臣——包括榮祿在內，都在殿前屏息伺候，伴同舉哀。稍後，慈禧對慈安說：事已如此，哭亦無益，我們回去歇歇罷！榮祿當即跪奏：「此時尚有宗社大事，須兩宮主持，萬不能回宮，請召軍機（大臣）、御前（大臣）並近支親貴入見」。<sup>①⑧</sup>兩宮命榮祿傳旨，適恭親王已到，據陳夔龍「夢蕉亭雜記」所載：也許恭親王奕訢認為他兒子載灃有被立之可能，故意迴避<sup>①⑨</sup>。文祥（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抱病先至，隨後寶鋆（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沈桂芬（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李鴻藻（帝師、軍機大臣、工部尚書）與醇親王奕譞，都趕到西暖閣，會同其他親王、貝勒、御前大臣等，<sup>②⑩</sup>承懿旨：以奕譞之子載灃入承大統。奕譞聞之，驚懼失常，昏撲倒地。太后命扶出，橫臥殿角，無人看顧，其狀甚為可憐。此時榮祿單獨奏請：「嗣皇帝生有聖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穆宗）為嗣，於是兩宮為之感痛，允如所請」。<sup>②⑪</sup>不久，並自請撤銷翎銜，亦被允准。光緒元年三月，兼署步軍統領，三年正月補步軍統領。<sup>②⑫</sup>在此四年間，其本職乃為戶部左侍郎。至光緒四年五月二日（一八七八年六月二日）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月十五日授工部尚書。這是他受知慈禧太后<sup>②⑬</sup>初期在宦途上的成就。同時他的長官同黨與心腹，恭親王奕訢，大學

①⑦ A. 全<sup>②</sup>

B. 清制：皇帝身邊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與內務府大臣稱為三鼎峙。御前大臣班列最前，但尊而不重要；軍機大臣班列居中，替皇帝處理軍國大事，代表中央政府，權重事繁；內務府大臣，班列最後，惟與皇帝最親，管理宮中一切事務。

①⑧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五十四頁。

①⑨ 全<sup>⑬</sup>

②⑩ A. 據「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卷三七四，第三～四頁，載：當時參加會議的計有：惇親王奕誼、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訢、貝勒載治、載灃、公奕謨、御前大臣伯彥訥謨祜、奕劻、景壽、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李鴻藻、內務府大臣英桂、崇綸、魁齡、榮祿、明善、貴寶、文錫、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慶祺、上書房行走黃鈺、潘祖蔭、孫貽經、徐郙、張家驥等人。

B. 全<sup>⑬</sup>

②⑪ 全<sup>①</sup>

②⑫ 步兵統領，為京畿衛戍（警備）司令，統巡捕五大營（南、北、左、右、中），兵力約一萬人，分駐京畿各重要地方，各城門，與禁園。原為綠營，已列為禁軍。

②⑬ 關於榮祿受知遇慈禧太后，傳說甚多，然多不可信，故不引述。究其最大關鍵，榮祿勇於任事，又對慈禧忠心耿耿，在行政與治兵兩方面，頗有見地，亦能迎合慈禧心意立言。同時對宮中各事處理得有條有理，甚為妥當。這許多事實在他任總管內務府大臣時，完全表現出來（正文所述同治皇帝崩駕時之表現，即為一實例），頗為慈禧太后欣賞，慈禧太后感榮祿一生對自己忠誠，終於促成榮祿的女兒（蘇完瓜爾佳氏）嫁給醇親王載灃（即攝政王）之婚事，生出清室最後的皇帝——溥儀。

士文祥（軍機大臣），工部尚書李鴻藻（軍機大臣）也從中美言支持，他自己的岳父宗室靈桂<sup>②④</sup>正官吏部尚書，對此有爲之乘龍快婿也給了很大的協助。

### （五）政治鬭爭

榮祿任工部尚書僅八十天，即被開缺，而且連任職四年四個月的內務府大臣，也在早幾天，因與醇王不愉快，而辭退了，僅留步軍統領一職。<sup>②⑤</sup>這樣重大的變故，當然與宮中府中的一場政治鬭爭息息相關。

同治年間，恭王爲議政王，領班軍機大臣，醇王領有禁軍，指揮神機營。在軍機大臣中，文祥、李鴻藻受知於恭王，沈桂芬卻爲醇王心腹，然諭旨多由沈主筆，彼此互不相能，兩派漸漸形成。<sup>②⑥</sup>榮祿接近恭王派，故與醇王、沈桂芬交惡。開缺之時，屬恭王派之文祥已故，<sup>②⑦</sup>李鴻藻丁憂，<sup>②⑧</sup>恭王多病，久疏政務，榮祿此時內無奧援，因此遭受沈桂芬之擯斥。

榮祿與沈桂芬之政爭，早淵源於同治皇帝崩駕，當時哀詔例由軍機恭擬，然職司主筆之沈桂芬遲到，榮祿在進退之間，倉卒忘了體制與避嫌，即擅動樞筆擬旨，但榮祿之學養不足擔此重任，久而不能成章，最後還是讓遲到的沈桂芬完成哀詔稿。<sup>②⑨</sup>沈對此心存芥蒂，自難釋懷，時期報復，在榮祿方面，府有文祥李鴻藻的維

②④ 「清史列傳」卷五十二，第二十三～二十七頁。「宗室靈桂傳」。

②⑤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五十四～五十六頁。

②⑥ A. 詳見劉鳳翰著：「李鴻藻年譜」上册，光緒元年至六年。

B. 晚清同光之際，宮中恭、醇兩派之下，府中（軍機）又有李（鴻藻）、沈（桂芬）兩派，李爲清流黨，有張之洞、張佩倫、寶竹坡、黃澂蘭等人相助；沈爲勢力派，上有寶鑒之照顧，下有翁同龢、王文韶之擁戴。光緒六年底，沈桂芬逝世後，形成清流黨全盛時期：平章國政，摩厲羣僚，並排斥異己，王文韶不安其位而離職。至光緒十年，因中法之役，恭王以下軍機五大臣全行退黜。此後名爲禮親王世鐸領班樞臣，實由孫毓汶代醇王主持軍機，如此近十年，再形成南翁（同龢）北李（鴻藻）兩派對立。榮祿始終與恭王、李鴻藻接近，至光緒二十三年李死，二十四年恭薨、翁罷，政府（軍機）纔成爲榮祿獨佔的局面。

②⑦ 文祥於光緒二年五月五日（六月廿七日）逝世，時任武英殿大學士。

②⑧ 李鴻藻於光緒三年九月十四日（十月二十日）丁母憂。開工部尚書缺，與軍機大臣差。

②⑨ A. 全<sup>③</sup>

B. 當時沈桂芬所擬召旨如下：「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御養心殿西暖閣，召醇親王奕詝、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祥、貝勒載治、載澂、公奕謨、御前大臣伯彥訥謨祜、奕劻、景壽、軍機大臣寶鑒、沈桂芬、李鴻藻、內務府大臣英桂、崇綸、魁齡、榮祿、明善、貴寶、文錫、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慶祺、尚書房行走黃鈺、潘祖蔭、孫貽經、徐郁、張家驥入，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著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卷三七四，第三～四頁）



護，宮有慈禧太后的寵信，沈桂芬對之也無可奈何！光緒元年九月十三日（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一日）貴州巡撫曾璧光逝世，黔撫出缺，懿旨著沈桂芬接任。此旨一出，羣相驚詫，咸以巡撫二品官，沈任兵部尚書，軍機大臣，職列一品，不應降調邊陲。寶鋆（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以此事攸關朝廷體制，影響四方視聽，向兩宮力爭，始允收回成命。<sup>⑩</sup>沈疑此事乃出於榮祿之謀，故派親信翁同龢（戶部右侍郎）<sup>⑪</sup>向榮祿多方探聽原委，榮與翁雖為金蘭之交，惟碍於情面，不便實告。翁久歷世故，故意在榮前對沈桂芬多方詆毀，語氣激昂，申言將與沈絕交。榮感翁父（心存）對自己往日恩情，故不疑有他，乃吐實情，翁據實以告沈，從此榮祿與沈桂芬結怨愈深。<sup>⑫</sup>

光緒四年夏，京師大旱，謠言叢起，傳邪教起事，將由山東河南入京，九門遍張揭帖。貝子奕謨<sup>⑬</sup>據以面奏，兩宮召醇王研究對策，醇王因其子載灃繼位，開去一切差使，閒居日久，靜極思動，故面奏調北洋淮軍駐紮京師，歸其指揮，以作防備。此時榮任步軍統領，負責京師治安，惜正病假中，聞言力疾銷假，向兩宮力陳不可。事遂留中不發。因此觸怒醇王，榮祿後知調淮軍入京原為醇王意，即赴醇王府婉陳一切，醇王竟閉門不納。榮因醇王不能諒解，即辭去內務大臣，以自留餘地。此時沈知有隙可乘，先與寶鋆商量，再授意南城外御史條陳政治：謂京師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致貽誤要公。次日上朝，寶鋆奏自己與榮祿兼差太多，難以兼顧，自己開去國史館總裁差，榮祿開去工部尚書缺，恰好慈禧太后因病未視早朝，慈安太后允之，榮在官途上的錦繡前程遭到重大的挫折。<sup>⑭</sup>

## （六）宦海沈浮

榮祿在開去上述官職之後，宦途蹉跎，一蹶不振。沈桂芬一計得售，再施二計，以榮祿承辦的廟工裝金草率，與崇文門旗兵刁難舉人等事，陰使言官奏劾，交部察議，所司擬稿，以失察罰俸，降級留任，准其抵銷。沈以兵部尚書職權所繫，

⑩ 全⑤

⑪ 此處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並未指翁同龢之名（該書提人作壞事，多不指名）祇說：「南中某侍郎（後官至尚書）……與文忠（榮祿）亦締蘭交，往來甚數。」由此南中（江蘇常熟）某侍郎（時翁官戶部右侍郎）後官至尚書（翁後官至戶部尚書）與文忠締蘭交（翁與榮為盟兄弟）以及後來之人際關係，此處指翁無疑。

⑫ 全⑤

⑬ 奕謨，嘉慶皇帝孫，仁宗綿愉第五子。

⑭ 全⑤

不以爲然，並請滿兵部尙書廣壽另擬一堂稿繕奏，實降二級調用，榮祿在武職方面，從提督降爲副將，從此惟一僅存的步軍統領差使，也被沈桂芬以兵部尙書職權所褫奪。這是光緒五年十一月的事。<sup>35</sup>雖然在五個月前，榮祿以參修「普祥」「普陀」兩谷萬年吉地，全功告成，懿旨賞大卷巴絲緞兩疋，並交部優敘，但對榮祿之丟官失職，不能稍作挽救。<sup>36</sup>

光緒六年，榮祿再牽連已革知縣馬河圖賁緣開復案，使他再受降調處分，且不准抵銷。<sup>37</sup>從此心灰意冷，閉門思過。所以孫葆田在「碑文」中說他：「杜門卻掃，折節讀書，著有忠貞錄諸書，屏居十餘年。」<sup>38</sup>不久沈桂芬病逝，<sup>39</sup>醇王篤念舊交，欲奏請起用榮祿，此時榮經歷了宦海滄桑，祇好敬謝不敏了。<sup>40</sup>

光緒十一年，榮祿以報效槍枝，奉懿旨開復降二級處分。<sup>41</sup>十三年，載湉十七歲，由榮祿教其騎射，醇王有駿馬八匹，以榮祿名義報效，再奉懿旨加恩開復處分，<sup>42</sup>隨即授鑲藍旗蒙古都統，十四年二月充領衛內大臣，九月署鑲藍旗漢軍都統，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一月，光緒帝大婚，充扈從鳳輿大臣，二月充專操大臣，朝廷重用有待，旋被禮親世鐸（領班軍機大臣）所嫉，<sup>43</sup>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外放西安將軍，使他遠離慈禧太后。十二月賞兵部尙書銜，自練洋槍步隊五百人，名爲西安威遠隊。<sup>44</sup>實則使其遠離京師，無緣接觸朝政。

### （七）回京與握權

榮祿任西安將軍歷二年十一個月，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十月，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他以入京祝嘏的名義進京，正值中日在朝鮮與東北開仗，即授步軍統領。並任命爲督辦軍務大臣。十一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一日）授兵部尙書，仍兼步軍統領與總署大臣。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授協辦大學士，二十四年（一八九八

<sup>35</sup> 全①與②

<sup>36</sup> 全②

<sup>37</sup> 全②

<sup>38</sup> 全①

<sup>39</sup> 沈桂芬，光緒六年十二月卅日（一八八一年元月廿九日）病逝，諡文定。

<sup>40</sup> 全②

<sup>41</sup> 全②

<sup>42</sup> 全②

<sup>43</sup> 全②

<sup>44</sup> 全②

年），因為戊戌政變發生，在政變的歷程中，榮祿的地位舉足輕重，由於他和袁世凱的效忠慈禧太后，致使康譚策劃的武裝政變，完全失敗，所以他在職位上變化最大，四月二十二日（六月十日）授文淵閣大學士，五天後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署後七天真除，並管理刑部事務。<sup>④⑤</sup>政變後，八月十三日（九月二十八日）晉京，入值軍機，管理兵部事務。<sup>④⑥</sup>節制北洋各軍，從此大權在握。展佈他改編訓練新軍（武衛軍）的才華。

### 三、武衛軍的組成與擴充

#### （一）榮祿與甲午戰後各軍

當中日甲午戰爭緊張之際，清廷於光緒二十年十月五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日）設督辦軍務處於京畿，命恭親王奕訢督辦軍務，慶親王奕劻幫辦，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會同商辦。<sup>①</sup>這督辦軍務處無異是臨時對日作戰的參謀本部，且恭親王奕訢、李鴻藻（禮部尚書）、翁同龢（戶部尚書）是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榮祿（步兵統領）是總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此一機構除戰時調動軍隊，辦理軍紀巡防外，戰後負責三大任務；1.遣散臨時招募或敗潰之軍隊；2.整編有作戰實力之部隊；3.編練新軍。<sup>②</sup>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一日）榮祿接長兵部尚書後，督辦軍務處各事，即由榮祿一人主辦，恭王與慶王領銜，各大臣會銜而已。<sup>③</sup>在整編有作戰實力的部隊中，聶士成（直隸提督）的武毅軍，與宋慶（四川提督）的毅軍，是甲午中日戰爭過程中最出色的兩支軍隊，故予以整編保留，並更換新式裝備，而榮祿與聶、宋兩提督也建立了直接關係，袁世凱在甲午中日戰後，即進入督

④⑤ 當時的刑部尚書是：崇禮與趙舒翹。在晚清各部尚書之上，差一親王或大學士管理部務。

④⑥ 當時的兵部尚書為：剛毅與徐郙。榮祿在兵部尚書之上，管理（過問）兵部事務。

①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五—，第十頁。

② A. 甲午戰爭，中國陸軍實際參戰的軍隊二百七十多營，警戒部隊近四百營，共六百七十多營，戰後，除各省抽調之軍隊回省外，督辦軍務處將關內外作戰湘淮各軍，編併三大軍：一、毅軍（豫軍）三十營，駐錦州，由四川提督宋慶統帶；二、湘軍（楚勇）三十營，駐山海關，由新疆布政使魏光燾統帶；三、武毅軍（淮軍）三十營，駐蘆臺，由直隸提督聶士成統帶，其他新募與潰軍，全部遣散。（詳劉鳳翰：「甲午戰爭雙方兵力的分析」文。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十四日，載中國一周第 829-830 期。）

B. 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即督辦軍務處編練新軍之具體事實。

③ 劉鳳翰著：「李鴻藻年譜」光緒二十一～二十二年。

辦軍務處工作，<sup>④</sup> 成爲榮祿得力助手，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亦多爲榮祿所提拔。因此在榮祿的心目中：毅軍，武毅軍，與新建陸軍都是經他改造或創建的軍隊。所以到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一八九六年五月）榮祿以兵部尚書，督辦軍務處大臣名義先後校閱上述三軍。<sup>⑤</sup>

董福祥（甘肅提督）的甘軍，是一支漢回混合部隊，原是陝甘一帶的流民，經清廷招降，同光之際，同左宗棠、劉錦棠在西北剿回，以「無役不與，所戰皆捷。」<sup>⑥</sup> 受清廷重視。並籌備新疆對英俄邊防任務。<sup>⑦</sup> 光緒二十年入京祝嘏，適逢中日甲午戰爭，急調所部入衛京師，以西北名將姿態與京師王公大臣相週旋，並得賞識。<sup>⑧</sup> 董福祥原與榮祿在西安爲舊識與好友，此次因督辦軍務處指揮統轄，與榮祿建立起更深厚的朋友與部屬間的雙重關係。同時保舉將才，以「老成宿將，智勇兼雙」奏請募滿萬人，駐防京畿。光緒二十一年八月至二十二年十月，再平甘回韓文秀與馬永琳之叛亂，聲望大振，譽爲關西英雄，<sup>⑨</sup> 除授甘肅提督外，其所統兵，由十二營加爲二十營。至二十四年初再增五營。光緒二十三年底，自大慶關，平陽府，經正定，保定，至二十四年六月初，其先頭部隊，漸漸調到京畿，在戊戌政變時，除禁軍外是榮祿領導唯一一支參與政變的外省軍隊。

## （二）武衛軍組成的背景

清朝重文輕武，各地駐軍——綠營、湘軍、淮軍、練軍，與勇營，兵權與餉權都操在督撫之手。駐防各地的「旗兵」，握在將軍之手，然後者多無實力。中央政府除一部分拿薪水不能作戰的「旗兵」，與一些護衛用的禁軍外，實無可用之兵。神機營此時已沒落，<sup>⑩</sup> 因爲變法維新（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

④ 劉鳳翰著：「新建陸軍」第一章，第二節「袁世凱活動與朝廷的決定」，第四十四～四十五頁。

⑤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命兵部尚書榮祿赴天津閱新建陸軍，然後赴蘆臺校閱武毅軍。「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八九，第一頁。陳變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三頁，與五十八頁。

⑥ 這是劉錦棠在光緒八年二月十六日「保舉提督董福祥片」內所用的八個字，（劉襄勳奏稿，卷三，第十五頁）後許多上諭讚美董福祥，也都引用。

⑦ 新疆巡撫陶模的奏摺：「籌備戰守摺」，與「籌辦喀什喀爾邊防經費摺」。都說明由董福祥擔任英俄邊防。（「陶勳肅公奏議」卷一，「新疆一」，第二十一頁；與卷三，「新疆三」，第八頁。）

⑧ 此時董福祥已得慈禧太后與徐桐等人賞識。詳羅惇齋「拳變餘聞。」

⑨ 「北京新聞彙報」，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份，轉載中外日報八月十七日：「客述董福祥事。」

⑩ 神機營全盛時期，是醇王奕譞所領，榮祿作全軍翼長時，同治四年至十三年，後載灃（光緒皇帝）入主大統，醇王開去一切差使，即由慶王（奕劻）接管，因係八旗子弟，在京日久，雖有較好裝備，但不能認真訓練操演，形成當兵吃糧，無法作戰，詳劉鳳翰著：「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中「戊戌政變前後畿輔兵力的分佈」一文。

月十一日），終於引發政變，（同年八月六日，九月二十一日）在此次政變過程中，新舊兩黨都先後準備使用軍隊，以達成奪權的政治目的。新黨先考慮用聶士成的武毅軍，並許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sup>①</sup> 後又試探使用袁世凱的新建陸軍，進京發動武裝政變，兵圍頤和園，困太后，殺舊黨。<sup>②</sup> 可惜被袁世凱出賣而一敗塗地。舊黨本有兵權<sup>③</sup>——榮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北洋各軍，所以在政變中很順利的用聶士成的武毅軍防堵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北調。<sup>④</sup> 同時董福祥的甘軍與禁軍配合，在北京各處去捕殺新黨，<sup>⑤</sup> 而成敗立現。

經此次政變，舊黨雖然勝利，然感到軍隊——槍桿——的重要，政權需要軍隊效忠與支持，所以特別重視，而且軍隊必須自己心腹節制。故政變後一週（八月十三日，九月廿八日）清廷命榮祿入值軍機，管理兵部事務，兼練兵（欽差）大臣，<sup>⑥</sup> 並節制北洋各軍，實握軍政大權。當時北洋各軍，除武毅軍、毅軍、甘軍、新建陸軍外，還有直隸綠營二萬八千五百人，直隸淮軍一萬二千餘人，直隸練軍一萬九千餘人，近九萬可供作戰的部隊，<sup>⑦</sup> 都掌握在榮祿一人之手。

### （三）練兵與籌餉

政變後三個月又十八天，即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七日）榮祿以練兵大臣身份，奏請練兵籌餉。他的理由：自強之計，首在練兵，北洋屏蔽京師，尤關緊要，他奉命督師，若不統籌全局，預為區畫，臨時何所措手。<sup>⑧</sup> 因此為了建立朝廷（榮祿代表）靈活運用，直接指揮，統一編練，充實國防，開始著手整理北洋各軍。當時毅軍、甘軍、武毅軍，與新建陸軍，各有自己的主權與歷史淵源，不同的餉源與營制，彼此互不相屬，而且明爭暗鬪，一遇戰陣，各軍將形成孤立而無援，為彌補此一缺失，必須將上述四軍聯成一氣，集中在一指

① 詳王照著：「水東集」與「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及劉鳳翰著：「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中「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及「與蕭一山先生談戊戌政變的真相」兩文。

② 詳：「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中「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一文。

③ 舊黨除有禁軍外，榮祿以直隸總督指揮：毅軍、武毅軍、新建陸軍，與直隸淮軍，直隸練軍，及入京之甘軍，共六萬餘人，可以打仗的好軍隊。

④ 按戊戌政變前數日，袁世凱在北京，榮祿怕袁靠不住，先調武毅軍十營，進駐天津陳家溝，以斷袁軍北上之路，後袁返津向榮祿告密，榮入京晉謁慈禧太后，並主持。詳：「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一文。

⑤ 捕六君子，多用董軍，時董軍住長辛店，政變時派一部份人入京護衛。詳「康有為自編年譜」。

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二八，第十一頁。

⑦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堂榮奏：「練兵籌餉情形摺。」

⑧ A. 同⑦

B. 榮祿的練兵大臣，當時稱欽差大臣，故自稱奉命督師，然並未對內或對外作戰，僅練兵籌餉而已。

揮官——練兵大臣，榮祿——之手，然後可以指揮自如。並以聶士成的武毅軍爲前軍，駐蘆臺，兼顧大沽，北塘；董福祥的甘軍爲後軍，駐薊州，並擔任通州一帶防務；宋慶的毅軍爲左軍，駐山海關內外，專防東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爲右軍，駐小站，扼天津西南之要道；榮祿自募親兵萬人爲中軍，在南苑內擇地安營，督率訓練。如此總爲五軍，互成犄角。平日分防各要隘，一經徵調，則大軍雲集，無秦越漠視之分，自可收指臂相聯之效。此時已有武衛軍之實，而無武衛軍之名而已。<sup>①⑨</sup>

有關直隸淮軍，與直隸練軍，其人數，戰力與上述四軍相近，淮軍防海口，兼守砲臺，練軍分隸各鎮，專守重要地方。則責成直隸總督裕祿，就近體察實情，酌核商辦，一俟各營歸併布置妥協，再交榮祿督飭各將領認真訓練，以備隨時調遣。亦編入榮祿直接指揮系統之內。

關於籌餉方面：毅軍有豫餉，甘軍有甘餉，武毅軍有淮餉，新建陸軍有部撥各有關之餉。惟近來各省解餉多不及額，以致時有匱乏之虞。故懇請皇太后皇上飭下戶部，將北洋各軍餉項，豫籌的款，嚴催各省迅即協解，不得藉端延宕，並請戶部咨送兵部，由榮祿親自考核。以左宗棠在西北作戰協餉辦法，嚴令各省藩司關道，準時定額協撥。儻不如額協濟，即指名嚴參，如能掃數解清，每屆三年，分別奏請獎敘。且四軍之餉，以新建陸軍爲優，擬將直隸淮軍，直隸練軍，與直隸綠營，裁併騰出的餉，集有鉅數，即酌加各軍正勇之餉，使與新建陸軍正勇相同，免致士兵藉口不平。不過新建陸軍官弁勇夫名數較多，開支甚巨，各軍不得仿照增加。<sup>②⑩</sup>

至於中軍，每年需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其中部撥新建陸軍添練三千步隊餉銀四十萬兩，暫緩添練，全部兵餉撥交中軍。<sup>②⑪</sup>其他八十萬兩，准於部庫存儲各省撥解閩省船廠經費項下，先決定撥二十五萬兩，再加添八萬兩，共每年三十三萬兩。<sup>②⑫</sup>其他所缺四十七萬兩，有待各省協餉。

①⑨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第一〇三五頁，十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七日）條：以此「練兵籌餉奏摺」誤爲武衛軍組成之摺。其實武衛軍組成，尙在四個月之後，此時榮祿祇想自統五大軍，並未在五大軍之上加武衛軍之總名稱。

②⑩ 同①⑨

②⑪ A. 同①⑨

B.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六日，總統武衛右軍袁世凱奏片：「所有新募二千人，俟到營後，即撥歸中軍編練，」（此片「袁世凱奏摺專輯」不載）

②⑫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九，第十二頁，「准撥二十五萬兩」；卷四四〇，第七頁，「再撥八萬兩」。共計三十三萬兩。

此一北洋練兵籌餉計劃，榮祿在奏摺中說明曾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往返函商，彼此意見完全相同，並在上奏之前，召對時：已向慈禧太后詳細報告，所以上奏當天，即蒙皇太后全部批准，且以上諭頒行。<sup>②</sup>

有兵有餉，當然需要武裝，所以就在同一日，榮祿再以：「行軍之道，器械為先，各軍槍砲多購自外洋，設遇決裂開釁，各國守局外之例，必至束手受困。」故決定自籌鉅款，在南北洋與湖北及各省機器（製造）局，自製新式後膛快砲，與小口徑毛瑟槍，及同式彈藥，務期一律，以裝備各軍之用，<sup>③</sup>同時在各省腹地建彈藥庫，並詳繪軍用地圖，配發各軍作戰使用，這一建議也在當日被慈禧太后接受，諭各省遵行。<sup>④</sup>

同時為了加強訓練，易於集中，所有聶、宋、袁、董四軍，不得承擔防守海口砲臺，或駐防地方，以便隨時調遣，拱衛京畿，或執行臨時之任務。<sup>⑤</sup>成爲一支機動的野戰部隊。

#### （四）獎勵四軍

練兵籌餉前後，慈禧太后與榮祿需要重用四軍，故對每軍以不同之名義予以獎勵，以示恩寵。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一八九八年九月廿九日）榮祿入軍機第二天，下詔停止天津閱兵，並賞聶士成軍銀六千兩，袁世凱軍銀四千兩，董福祥軍銀三千兩，

② 是日上諭：「欽奉皇太后懿旨，欽差（練兵）大臣大學士榮祿奏練兵籌餉大概情形一摺，（一）所請將提督宋慶等所部，分爲左右前後四軍，扼要駐紮，佈置尚屬周妥，其自請另募中軍萬人，擇地安營督率訓練，均著准行。（二）所有新（中）軍餉項，除將添練新建陸軍餉銀四十萬兩撥充外，不敷之數，准由各省撥解福建船廠經費項下動用；（三）至宋慶等各軍，拱衛近畿，所關甚重，必使餉需無缺，方足以資飽騰。著戶部仍按前定指撥的款，嚴催各省關迅即如額協解，倘有任意延宕拖欠，即由該大臣，指名嚴參；四北洋淮練各軍，合計尙有三萬餘人，若任其窳惰，如有用之餉，着無用之兵，殊爲可惜，即著裕祿佈察情形，認真裁併，仍歸榮祿飭令操練，隨時調遣。……餘依議，欽此。」（「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首頁；「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二，第十二頁。）

③ 中軍裝備：多爲北洋與南洋機器局，及湖北漢陽兵工廠所產毛瑟槍。此槍殺軍，甘軍亦有領用。

④ 是日上諭：欽奉皇太后懿旨，榮祿另片奏請；飭南北洋暨湖北各省趕造槍砲，並請精考北洋沿海輿圖各節，（一）行軍利器，以後膛快砲，小口徑毛瑟槍爲最，現時南北洋暨湖北各省，均設有器械製造等局，著該督撫就地籌款，移緩就急，督飭局員，認真考求，迅即製造。（二）至地圖爲用兵所必究，著北洋大臣督飭武備學堂將沿海輿圖考校精確，繪具總分各圖，通頒各營，以資練習，欽此。」（「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二頁。「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二，第十二頁。）

⑤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五，第十頁。

十九日再由軍機處交出發宋慶軍銀三千兩，先來一個「普霑恩澤」，以示體恤，使各統兵官恭設香案率軍叩謝天恩。<sup>27</sup>

當時得獎最多的要算董福祥與他的甘軍。在同年九月二日（十月六日）慶親王奕劻在南苑校閱後，以「治軍嚴整，教練有方」，「各營兵勇，一律精壯」，「隊伍整齊，分合進止，均能嫻熟。」賞董福祥白玉翎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鏟一把（董反洋，不用火柴，當時北京俗稱火柴為洋火）。賞營哨各官小卷旗袍料二百卷，賞甘軍兵勇銀一萬兩，由戶部給發。<sup>28</sup>

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八九九年一月九日）再以甘肅關內外一律肅清，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彙案請獎，保舉武職人員何得彪（總兵）張銘新（總兵）等五百五十四員，文職人員張儒珍（張俊子題奏道）王世相（鹽運使）等八十五員，聲勢浩大，除肅清甘肅回亂外，可能連參加戊戌政變之功，也記在裏面。<sup>29</sup>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獎勵聶士成與武毅軍同時，又以「調紮近畿以來，訓練隊伍具有條理」。且「念該提督從前在甘肅內外，征剿回匪，無役不從，戰功威望，允為諸將之冠。」賞穿帶膝貂褂，以示優異。<sup>30</sup>

同日榮祿會同直隸總督裕祿以北洋武毅軍訓練三年有成，請將出力員弁擇優保獎。他對武毅軍西法操練：槍砲取準，遠近測量，與中國武功，身法手法，一切雜技，以及兵法講授，在山海關內外及沿海各地，野戰演習，攻擊，防禦，追擊，退却等項目，甚為真實。尤對工兵支舟（布船）搭橋（浮橋），與馬隊登山越嶺，踰澗越溝，操縱自如，更為激賞。即以武毅軍已成北洋勁旅奏報<sup>31</sup>。結果士成以「悉心擘畫，條理精詳」，與「公忠篤實，辦事認真」，交部從優議敘，該軍得力員弁，准由榮祿與聶士成擇優保獎。<sup>32</sup>

同月二十日（三月三十日）榮祿以同樣手法，新建陸軍訓練三年有成，請將出力員弁，擇優獎敘。對袁世凱西法練兵之成就，深致讚美之意。<sup>33</sup>亦奏新建陸軍已

27 A.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五日，提督董（福祥），十二日，提督聶（士成），二十一日提督宋（慶）等所奏：「全軍得賞，叩謝天恩摺」；

B. 「袁世凱奏摺事輯(-)」，第六～七頁，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賞新建陸軍銀兩謝恩摺。」

28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〇，第十七頁。

29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甘肅提督董奏：「文武官弁請獎摺。」

30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九，第十二頁。

31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中堂榮奏：「武毅軍訓練有成請獎。」

32 A.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首頁上諭。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九，第十二頁。

33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中堂榮奏：「新建陸軍請獎摺」。



成北洋勁旅。結果袁世凱以「勤明果毅，辦事認真」，交部從優議敘。該軍得力人員准袁世凱擇優酌保，<sup>③④</sup>使袁世凱惟有「披擲血誠，殫竭頂踵，勤修武備，勉策戎行。」了。<sup>③⑤</sup>

第二天，榮祿再以毅軍辦理海防兩屆期滿，保獎毅軍出力人員，宋慶以「駐紮海疆，講求戰守，認真訓練，力求精進。」亦交部從優議敘。得力員弁，准擇優酌保。<sup>③⑥</sup>再一次——全部主帥交部從優議敘，官弁兵勇擇優酌保——恩賞無遺。

### （五）組成與擴充

在獎勵四軍的同時，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sup>③⑦</sup>榮祿為進一步控制北洋各軍，建立自己直接（而非代表朝廷）指揮系統與部屬關係，上奏成立武衛軍：改聶士成的武毅軍（前軍）為武衛前軍，仍駐蘆臺，兼顧大沽，北塘，扼守北洋門戶；改董福祥的甘軍（後軍）為武衛後軍，續駐薊州，並擔任通州一帶防務；改宋慶的毅軍（左軍）為武衛左軍，擔承山海關內外防務；改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右軍）為武衛右軍，為游擊之師；榮祿自募萬人，組織武衛中軍，在南苑從事訓練；並開幕府，設關防，立北洋（武衛軍）軍務公所，自稱大營，請陳夔龍、奕良、譚啓瑞、聶士成為幕賓，主持營務處各事，<sup>③⑧</sup>成為當時唯一的一支強大的新軍。<sup>③⑨</sup>同時將原有直隸淮軍編為步隊十六營，砲隊二營，馬隊二營，共二十營，分為左右兩翼，防山海關、北塘、大沽、鹽田等海口與砲臺。直隸練軍，改編為步隊十二營，分左右兩翼（軍），每翼六營，馬隊二十一營，除一營留駐庫倫外，亦分左右兩翼（軍），每翼十營，分駐熱河與直隸各鎮，維持治安。<sup>④⑩</sup>此兩軍由直隸提督聶士成兼任總統，並選派羅榮光、梅東益、李安堂、鄭才盛、呂本之、楊玉書、何永盛、董履高等將領負責訓練，俾成勁旅，統歸榮祿節

③④ A.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首頁上諭。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九，第十九頁。

③⑤ 「袁世凱奏摺專輯（一）」，第十三頁：「奏陳保獎新軍員弁謝恩摺」。（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奏入。）

③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四〇，第十三頁。

③⑦ 榮祿此奏摺，在「諭摺彙存」內不載，故宮博物院所影印「光緒朝宮中檔」亦不載。據「袁世凱奏摺專輯（一）」第十五頁：「奏武衛軍啓用關防日期摺」中，知專輯武衛軍是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奏立的，彼時中軍尚未編成。

③⑧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一，第九頁。

③⑨ 當時編練的新軍，除武衛軍外，尚有江南張之洞（署兩江總督）的自強軍。惟武衛軍實力最強。

④⑩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直督裕祿「裁併各軍酌改營制摺。」

制。這支清廷國防軍的建立，是清末新軍改革中的第二次。<sup>⑭</sup>也是中央政府想掌握軍權的開始，希望加以整頓訓練，將來為國家對抗外敵，為清廷鎮壓叛亂，更為政變後所引起皇帝繼承問題，<sup>⑮</sup>與執政者的政權作為最大的支柱。

在武衛軍編成後，曾有三次擴軍：(一)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以淮徐為水陸要衝，命提督蘇元春精練一軍，以剛毅在江南所籌餉銀一百二十萬兩為餉源，歸榮祿節制，定名武衛先鋒軍。<sup>⑯</sup>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元月二十二日）以蘇元春編練不力，命江西按察使陳澤霖籌募十營，駐江北操練，為武衛先鋒右軍。<sup>⑰</sup>(二)光緒二十六年元月九日（一九〇〇年二月八日）命廣東陸路提都張春發，募勇十營，駐紮江北，為武衛先鋒左軍。<sup>⑱</sup>(三)同年三月二十日（四月十九日）命袁世凱將山東現有各營，分別裁調，集成新兵二十營，增立一軍，為武衛右軍先鋒隊，官兵一萬一千人。<sup>⑲</sup>其中張春發，陳澤霖兩軍，由李秉衡以武衛軍幫辦名義統領北上，參加對抗八國聯軍京津河西務與碼頭之役（詳後）。武衛右軍先鋒隊成為後來北洋六鎮中之第五鎮。

## 四、各軍總統與實力

### （一）聶士成與武衛前軍

總統武衛前軍，是淮軍名將聶士成，他的官職是：頭品頂戴、總統北洋武毅

- 
- ⑭ 清廷第一次建國防軍為新建陸軍，由督辦軍務處執行，第二次擴建國防軍為武衛軍，由大學士兵部尚書，練兵大臣榮祿執行。
- ⑮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正式鬧翻，因此皇帝廢立問題，在慈禧方面勢在必行。端王載漪，大學士徐桐，吏部尚書剛毅却想借此建不世之勳，榮祿密奏諫阻無效，並奉旨從速辦理。榮無法，密告鴻章，鴻章言：「此事果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無端動天下之兵。」後各國公使真的提出抗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表示反對。榮祿以此告慈禧太后，遂免廢立之議。參閱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一第十一頁。
- ⑯ A. 蘇元春，字子溪，廣西鬱林人，以綠營千總為勞崇光（兩廣總督）賞識，咸同之際，歷戰粵桂兩省，光緒初積功授廣西提督，統兵三十營於桂邊。惟半數缺額，以餉款晉貢慈禧太后，餽贈朝官，故蒙殊眷，加太子少保，尚書銜，並以招納文士，幕客多至百餘人，初練兵較嚴，後廢弛，盜兵合而為一，遍地皆匪，桂霖彈劾，岑春煊查實復奏。革職鞫問，張勳營救，得不死。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四八，第十七～十八頁。
- ⑰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五七，第九頁。
- ⑱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五八，第六頁。
- ⑲ A. 詳「新建陸軍」第六章，第四節，「山東勇營的編練」第三一四頁～三二九頁。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一，第十二頁。

軍、直隸淮軍、直隸練軍、直隸提督；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由武童生投効袁甲三（欽差大臣）軍營當兵，同治元年四月，隨袁軍攻太平軍，克廬州，敍外委，八月平湖滄北擒巢穴，拔把總，加五品頂戴。二年，隨李鴻章（江蘇巡撫）淮軍克太倉、鎮洋、崑山、新陽、吳江、震澤、擢守備，賞戴藍翎。嗣以下蘇州、江陰、無錫、金匱各城，陞都司，加遊擊銜、賞換花翎。三年以光復宜興、荆溪、溧陽、嘉定、常州，太平天國平，論功超遷參將。五年追敍淮軍援浙皖閩三省戰績，以副將補用。旋從劉銘傳（直隸提督）追擊東捻任柱等股，屢獲大捷，賞力勇巴圖魯名號。六年各處奔騰，先後百餘戰，敗東捻於山東曹縣、安邱、濰縣，湖北黃安紫坪鋪，及江蘇贛榆各地，任柱亡，餘捻平。七年五月，因功詔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簡放，並賞給一品封典。七月再以剿平西捻張總愚功，以提督記名簡放。<sup>①</sup>後駐防北洋，分統銘軍。<sup>②</sup>這是士成以武童生從軍，七年之間，由下級軍官（外委）升到一品（提督）大員的史實，可以推知他在對太平軍與捻匪作戰時，所表現的勇敢與睿智。

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法軍佔基隆，士成率精壯千人援臺，在埤南（應在今宜蘭沿海）登陸，攀藤緣壁，經生番境，達臺北，引兵攻基隆，連戰克捷。<sup>③</sup>十一年戰爭結束，奉旨以海疆總兵記名簡放。<sup>④</sup>後統淮軍駐防旅順，修建砲臺營壘，扼要堅守。十七年海軍大閱禮成，賞加頭品頂戴，調統蘆臺淮練各軍；十月剿熱河教匪，生擒逆首楊悅春，斬首示衆。十八年三月，熱河肅清，賞穿黃馬褂，換圖隆阿巴圖魯名號；五月實授山西太原鎮總兵，仍統淮練蘆臺各軍。<sup>⑤</sup>十九年冬至二十年春，士成有感東防重要，親赴東三省遊歷，所過之處，山川扼塞，都用新（西）法繪圖說明，地形地物，瞭如指掌，所蒐集之資料，編成「東遊紀程」一書。為時半年，跋涉數千里，風餐露宿，備極艱險；<sup>⑥</sup>回營不久，中日戰爭爆發。五月隨直隸提督葉志超赴援朝鮮，戰爭初期，各軍（淮）皆敗，只有士成軍可戰，志超在成

① 「清史列傳」，卷六十一，第四十八～五十頁，「聶士成傳」。

② 「袁世凱奏摺專輯(二)」，第四六〇頁：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奏為提督大員，戰功卓著，死事慘烈，據實臚陳，懇恩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准建立專祠摺」。

③ 全②

④ 「劉壯肅（銘傳）公奏議」，卷九，第三頁：「基隆法兵全退臺北解嚴請獎戰守各員紳摺」。

⑤ 全②

⑥ 全②

歡驛遇伏，士成力戰以救全軍。<sup>⑦</sup>七月賞換剛安巴圖魯名號，召回津募兵。平壤軍潰，志超逮捕問罪，士成回至安州，收集葉軍，扼鴨綠江，守大高嶺，屢敗敵衆。<sup>⑧</sup>乘勝收復連山關、分水嶺各要隘。十月補授直隸提督。是年除夕，日兵潛襲，士成設伏，大破日軍於分水嶺，斬日將富剛三造。<sup>⑨</sup>優詔襄勉，賞白玉翎管小刀、荷包諸珍物。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五日），李鴻章與署直隸總督王文韶<sup>⑩</sup>及清廷愛其將才，又恐遭日軍暗算，調士成殘軍回蘆臺整訓，並佈置津京第二線防務，士成遂接直隸提督印，遍巡海口，布置嚴密，以備不虞之需。<sup>⑪</sup>

光緒二十一年，馬關和議成，士成以戰時名將，承督辦軍務處之命，併編可戰之淮軍三十營，組成武毅軍，從淮軍脫穎而出，更新裝備：配有克虜伯廠七五山砲十二門，格魯森廠五七陸砲十二門、及八七白砲（重迫擊砲）八門；步、騎各營使用新式利器——毛瑟（MAUSER）與曼利夏（MANNLICHER）步（馬）槍。<sup>⑫</sup>工程隊用新式工具進行各種兵工建設。並加強教育與訓練：聘有德國與俄國教習，<sup>⑬</sup>負責近代新軍戰術戰略思想之灌輸，槍砲操作使用技術之指導，與大兵團步、騎、砲兵野外聯合作戰之訓練，且配合中國功夫（武功）之教授，使士兵能個個單獨作戰。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改編成武衛前軍，營制

⑦ 按：聶士成率兵千人，與日本大島旅團八千人戰於成歡驛，武備學堂學生于光圻、周憲章、李國華、辛得林等四人率一小隊擊伏敵軍，日軍松崎大尉以下數十人被擊斃，于等亦陣亡。士成督隊猛戰，但以敵衆我寡，雖敗而救葉軍。

⑧ 姚錫光著：「東方兵事紀略」卷二。奉「東篇第三」，第一～五頁，七～十頁。

⑨ A. 富剛三造，日本步兵第二十二聯隊中佐聯隊長，屬日本陸軍第五師團（中將師團長，野津道貫）步兵第十旅團（少將旅團長，立見尚文）。詳日本參謀本部編：「日清戰史」（日文）第二冊，第三九三～四九七頁。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五三，第四頁。

⑩ A. 李鴻章愛士成將才，恐遭日人暗算，力主士成內調，在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王文韶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一天，即將士成內調。

B. 姚錫元著：「東方兵事紀略」卷二，奉東篇第三，第十三頁。

⑪ 同②

⑫ A. 毛瑟（MAUSER）步槍，中國軍人俗稱「套筒」或「套皮」，槍管較厚，作散熱用。是德國步兵利器。一八六六年七月，德相俾斯麥對奧國發動七星期之戰，即用此利器。民國初年北洋正規軍，多用此步槍。較湖北漢陽廠仿造優良甚多。後者稱漢陽造。（筆者在軍中曾使用過此兩種武器）

B. 武毅軍（武衛前軍）左路，即全部曼利夏步槍，與袁世凱軍完全相同。

⑬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一，第十四頁，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廿四日：「以武衛前軍馬隊學堂教習有效，賞洋員俄參將沃羅諾福寶星」。

雖仍沿用淮軍，其正勇薪餉則比照武衛右（袁）軍，為當時全國待遇最高軍隊之一。<sup>⑭</sup>並從是年七月份實施。據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一八九九年八月三十日）增餉點檢時，榮祿與裕祿奏摺所稱：共三十營七哨；增餉之什長、兵勇、工匠、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其實有官兵當在一萬五千人以上，連同長夫馬夫在內，超過二萬人，紀律嚴明，遐邇歎服。是當時最大最強，訓練最精的一支軍隊，也是袁世凱最欽佩的一支部隊。駐蘆臺，它作戰訓練的區域，是往返蘆臺與山海關之間。改編武衛前軍後，除總名稱變換外，內部無任何更動。即使總名稱，有時對內仍使用「武毅軍」。

士成在訓練武毅軍（武衛前軍）期間，曾與各統領、營官相約：「事必求實，練必求勤，將必無貪心，兵必無空額，日演兩操，以習陣法，歲演行軍，以熟地勢」。軍中設有「將弁學堂」、「隨營學堂」——包括西學堂、步隊學堂、馬隊學堂、與砲隊學堂。加強軍官與士兵軍事教育，服裝軍械，全仿西法。<sup>⑮</sup>並在光緒二十二年與二十五年，兩次展覲，蒙恩賞朝馬，頒賜珍物。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再奉命總統直隸淮軍，與直隸練軍（此兩軍從光緒十七年，即被士成統轄）。這是兩支可戰可守的部隊：淮軍二十營分兩翼守海口砲臺，除海岸防禦重砲（十五生特）外，亦配有砲兵與騎兵，擔當海防重任。練軍三十三營是輕騎之師，除步隊十二營分兩翼駐防各鎮外，馬隊二十營亦分兩翼作遊擊各地之用。故士成實際統率指揮之部隊，連同直隸綠營二萬八千人計算在內，可戰之軍，已超過六萬三千人。

## （二）董福祥與武衛後軍

武衛後軍總統是董福祥，他的官職是太子少保、尚書銜、甘肅提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漢人。少年貧困，販驢為生。同治初年，甘肅回匪大亂，福祥與張

- ⑭ A. 武毅軍用淮軍營制，步兵每營，分前後左右四哨（每哨八隊），及親兵一小哨（祇六隊），一營共五百人；騎兵每營，分前後左右中五哨，每哨五十人，一營二百五十人；砲兵每營砲六門，每砲什長正勇二十四人，全營正勇一百四十四人，連同營官、哨官、號手、鼓手、醫生、鐵工、木工、車十九、騎拖馬一百五十四，共三百人。詳王爾敏著：「淮軍志」第二章第二節——「營制的改進」，第九十～一百頁。
- B. 改編武衛軍前軍後，其正勇新餉比照袁（右）軍，每月四兩五錢，不加官長，其餉源由裁減淮練兩軍餘款，從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份開始，為當時最優待遇。
- ⑮ A. 聶士成所辦之西學堂頗著成效，常年經費，原由武毅軍自籌，自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改由淮餉開支。「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五四，第一頁。
- B. 楊慕時著：「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辛丑正月上全權大臣李傅相書於京師賢良寺。
- C. 士成軍中有西醫醫院。詳「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裕祿片。

俊、李雙良起兵安化，據陝甘十數州縣，犯綏德，窺榆林，饑民十餘萬附之。<sup>16</sup> 同治八年二月在靖安降入甘老湘營劉松山(廣東陸路提督)<sup>17</sup>部，編董宇三營。初被嫉視凌辱，凡艱險戰事，多由福祥打先鋒，福祥雖氣憤，然每戰必力。<sup>18</sup> 九年正月松山陣亡，所部由其姪錦棠(巡守道，加三品卿銜)接統；<sup>19</sup> 在進攻金積堡戰役中，福祥受錦棠重視，後隨錦棠轉戰甘肅、新疆各地，十餘年間，無役不從，所向皆捷，積功賞頭品頂戴，題奏提督、雲騎尉世職、阿爾杭阿巴圖魯名號。錦棠(新疆巡撫)稱其「樸訥勇敢，堅忍善戰」、「陷陣衝鋒，赴機迅速，凡遇大股巨寇，攻拔險要，罔不身先士卒，親冒矢石」。<sup>20</sup> 可見他是如何能打硬仗。回亂平定後，他駐葉爾羌，統領步隊三營，馬隊兩營。<sup>21</sup> 光緒十年十月，張曜軍(嵩武軍，廣東陸路提督，後授貴州巡撫)內調，董奉命率兵七營赴喀什噶爾接張曜防務，並統一指揮原駐喀什葉爾羌之恪靖西征馬隊。<sup>22</sup> 十一年喀什噶爾匪徒，勾結定遠右旗勇士為亂，福祥捕斬首犯張大發、顧得喜，亂遂平。<sup>23</sup> 十二年四月四日署阿克蘇鎮總兵。<sup>24</sup> 十五年正月七日真除。<sup>25</sup> 後授喀什噶爾提督，籌備邊防，並承當對英、俄備戰任務。<sup>26</sup> 榮祿任西安將軍時，彼此有機會接近，遂成莫逆之交。光緒二十年以祝嘏名義進京，正逢中日戰爭，急調所部入衛，並募新兵，由新疆巡撫陶模火速補充新式毛瑟步(馬)槍二千枝，每枝配子彈三百顆，<sup>27</sup> 在北京附近警戒。

<sup>16</sup> A. 「清史稿」列傳二四二，「董福祥傳」。

B. 田炯錦「隴上羣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四期。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C. 據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外日報載紀：「客述董福祥事」：「或云跳梁負固，或云團練自保，未知其詳也」。(北京新聞彙報九月份轉載)。

<sup>17</sup>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第一~十二頁，「劉忠壯(松山)公別傳」，「劉襄勤(錦棠)公別傳」。

<sup>18</sup> 全<sup>16</sup>，詳中外日報載，「紀客述董福祥事」。

<sup>19</sup> 全<sup>17</sup>

<sup>20</sup> 「劉襄勤公(錦棠)奏稿」卷三，第十五頁，光緒八年二月十六日「保舉提督董福祥片」。及卷五，第二十七頁，光緒九年六月十七日「遵旨保薦人才摺」。

<sup>21</sup> 「劉襄勤公奏稿」，卷五，第三十二頁，光緒九年七月一日：「關外馬步營旗弁勇數目、駐防處所，繕請立案摺」。

<sup>22</sup> 「劉襄勤公奏稿」，卷八，第十頁，光緒十年十月六日：「張曜一軍開拔，遵員替防酌添營伍情形摺」。

<sup>23</sup> 魏光燾著：「戡定新疆記」卷八，「善後篇」，第九頁。

<sup>24</sup> 「劉襄勤公奏稿」，卷十，第五十七頁：「請將董福祥署阿克蘇鎮總兵片」。

<sup>25</sup> 「劉襄勤公奏稿」，卷十五，第五十四，光緒十五年正月七日內閣奉上諭：「阿克蘇鎮總兵董福祥補授，欽此」。

<sup>26</sup> 「陶勤肅公(模)奏議」，卷一，「新疆一」，第二十一頁：「籌備戰守摺」。卷三，「新疆三」，第八頁：「籌辦喀什噶爾邊防經費摺」。

<sup>27</sup> 「陶勤肅公(模)奏議」，卷三，「新疆三」，第十六~十七頁：「派馬隊解槍械進京交董福祥應用摺」。

在北京的一段期間，是福祥人生最大之轉變，後來他告人說：「我以爲京師貴人，不啻天上神仙，今乃知不過想得我們外官幾文錢罷了。」從此藐視一切，諸事鑽營，妄費較多，只有侵剋軍餉以資彌補。<sup>⑳</sup>惟其名將之譽，則日甚一日，其與京中親王大臣之連繫，以及與榮祿更深厚之關係，亦在此時建立。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初（一八九五年九月中），西寧回韓文秀，河州回馬永琳先後叛亂；韓攻平戎驛大塞、小夾口；馬圍河州、金積堡。福祥率軍往剿，十月與副將馬安良搶渡洮河，以新式毛瑟步槍，對叛回所用烏槍，成敗立現，遂解河州圍，擒回首閔伏英等。十一月底，詔命調董福祥爲甘肅提督，總統各軍，所有前敵將領悉歸節制。<sup>㉑</sup>二十二年二月八日（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福祥克甘肅北大通營；<sup>㉒</sup>十月五日，甘肅回亂平，賞福祥太子少保銜，譽爲關西英雄，朝貴視爲國家柱石。<sup>㉓</sup>董軍原本甘肅土著，自此即以甘軍爲名。

回將馬安良，<sup>㉔</sup>回教望族，與叛回多親友關係，故彼此相通，剿撫並用。對福祥名實不符，甚爲藐視。嘗對人說：「無論那位提督來，我都能使回族不遭殄滅，而提督得宮保銜以去，誰有此命，誰就可以得到」。福祥陰恨之，連絡總署大臣（榮祿），調安良東禦海防。並說：「勝固妙，不勝可使回人死亡」。<sup>㉕</sup>安良得陶模（陝甘總督）以「漢回信服」奏留，<sup>㉖</sup>得以保全。

⑳ 全⑳

㉑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八〇，第十五～十六頁。

㉒ 「陶勤肅公（模）奏議」，卷五，陝甘一，第十五～二十頁：「官軍會攻北大通營城並連克十大回莊摺」。

㉓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九六，第五～七頁。

㉔ 按馬安良（原名福全，左宗棠愛其少年英俊，賜名安良）爲回首馬占鰲之子，占鰲降左後，隨父爲官，歸董福祥節制。並獎勵回人當兵。後爲甘肅提督。民初仍用此名義統率回軍，七年十一月病逝，子廷襄統其軍。民國十九年，廷襄被馮玉祥誘騙至河南活埋。民國初年，安良精銳民國由部下馬麒、馬麟兄弟所統，麒後（民國十八年，接孫連仲）爲青海省主席，子步芳，姪仲英皆名將。馬福祥亦曾爲安良部下，福祥姪鴻賓，子鴻達，亦民國名將，皆出自河州馬家也。（詳田炯錦：「隴上羣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四期）

㉕ A. 按調馬安良回軍禦海防，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旨行文，時榮祿任總署大臣，福祥早與榮連絡妥當。

B. 全⑳

㉖ A. 「陶勤肅公（模）奏議」，卷九，「陝甘五」，第十七～十八頁：「擬留馬安良暫緩東調摺」。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B. 清廷爲討好福祥，同時頒上諭：「馬安良一軍，在該提督部下，不過偏裨，在河州則爲重鎮。朝廷權衡輕重，是以准其留駐甘肅。該提督與陶模函商妥協，想不致膠於成見」。詳「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一六，第十九頁。

甘軍佔甘肅防軍缺，在薪餉方面每年需款八十萬兩。陝甘貧困，常感不足，後由行餉改爲坐餉，<sup>⑤</sup>仍無法撥足，且軍中常常積欠，發不足數。<sup>⑥</sup>原只有十二營，二十二年十月再留十營，共二十營。<sup>⑦</sup>其營務處白遇道（翰林院編修）<sup>⑧</sup>爲福祥謀劃：屯兵陝西同州與山西蒲州間，回叛則西剿回，洋（外國）來則東禦洋，不受任何督撫節制。<sup>⑨</sup>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命駐大慶關、平陽府一帶，並准再添五營，<sup>⑩</sup>以資捍衛近畿。翌年三月六日（三月二十七日）移駐正定，四月，部撥湖北兵工廠造快槍（毛瑟）一千枝、五七快砲十二門，初步更新裝備。<sup>⑪</sup>五月二十日（七月八日）過保定，毀法國教堂，拘打教士。後部份入京，參與戊戌政變新黨人員緝捕工作。八月十五日（九月三十日）打英美使館職員，以敢打洋人自居。並全部更新裝備，以最新式之曼立夏（MANNLICHER）步、馬槍配發步馬各隊；與原有之三千枝毛瑟（MAUSER）合併使用，遂成了一支新式裝備的新軍。九月二十四日，全部移駐南苑，接受慶親王校閱，並蒙優賞。<sup>⑫</sup>隨後移駐京東薊州一帶佈防。<sup>⑬</sup>改編武衛後軍後，從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份起，正勇餉比照袁（右）軍，亦成爲當時最優待遇部隊之一。其實有兵力約在一萬一千人，連同長夫馬夫在內，近一萬五千人。據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增餉點驗時榮祿、

⑤ A. 「陶勤肅公（模）奏議」，卷七，「陝甘三」，第二十五～二十六頁：「董軍行餉改供坐餉摺」。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日。

B. 「行餉」爲軍隊作戰時之薪餉；「坐餉」爲軍駐防訓練時之薪餉。前者較後者多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董軍薪餉不足，故由「行餉」改爲「坐餉」，但仍感不足。

⑥ 當時士兵衣服、鞋襪、帽子、及日常用品等，不得私購，由軍中購給，發餉時重重扣回。又各兵之餉不全發，存於營，謂「存餉」，以防逃走，或竄入他營。官多不敢明目張膽剋扣兵餉，因懼兵變，除逃兵之「存餉」視爲己有外，吃空缺則爲最大收入。（詳北京新聞彙報，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份，「客述董福祥事」）

⑦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九六，第二～三頁。

⑧ A. 白遇道，字悟齋，陝西高陵人，同治十三年甲戌進士，由庶常授編修，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授甘肅甘涼道，乃留營辦事。後署甘肅按察使。彼在福祥營務處時，文牘、謀略爲福祥得力助手，  
B. 董福祥軍之文職官多數百人，前後有三位比較重要營務處。第一位是苗某，稱軍師，頗有才學，參決一切大計，因殺降回首領，不容於左宗棠，而自己離去。第二位即白遇道。第三位王世相（甘肅皋蘭縣人）；世相光緒二十四年乙未科二甲二十八名進士，入董營爲書記，不數年保至道員，但此人無能，福祥庚子受過後，一度代統董軍。

⑨ 全⑩。

⑩ 爲免東調馬安良軍，清廷再准福祥募回兵五營，共二十五營。「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二〇，第四頁。

⑪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一八，第一頁。

⑫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〇，第十一頁，上諭。第十七頁，上諭。

⑬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甘軍移駐京東薊州一帶佈防。詳：「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二，第九頁。



裕祿奏摺所稱：步馬共二十五營，其中增餉之什長、兵勇、伙夫，九千五百八十八員名。<sup>④</sup>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榮祿校閱後，再賞穿膝貂褂，以示優異。

### （三）宋慶、馬玉崑與武衛左軍

武衛左軍總統是宋慶，他的官職是：太子少保、尚書銜、四川提督。慶字祝三，山東蓬萊人；是三朝（咸、同、光）老將，任武衛左軍總統時已八十歲。咸豐十一年，他以總兵記名簡放，聶士成剛剛入伍，董福祥還在固原販驢，袁世凱只有兩歲。就是他的頂頭上司榮祿，也不過以二十六歲青年，纔走進軍旅之門，跟着恭王辦理京防事宜。宋慶的軍功，可分為三個階段：（一）剿捻匪與太平軍時期（咸豐三年至同治七年）；（二）平陝甘回亂時期（同治七年至光緒元年）；（三）駐防東北與對日戰爭（光緒六年至二十一年）。前兩時期使他步步高陞，賞銜加爵；後一時期，戰敗雖遭處分，而眷寵不衰！

第一階段，宋慶最早成名的一戰是咸豐三年協同知州宮國勳守安徽亳州，敗捻匪，收匪首孫之友部，編為奇勝營。<sup>⑤</sup>後隨袁甲三（左副都御史）統得勝營。五年再敗捻匪於亳州，保藍翎千總。六年敗捻首張洛行、宮瞎子於宿州。七年再敗黑旗大股捻匪，且皆以寡擊衆。河南巡撫英榮調往河南助剿，績功陞花翎參將。十年隨袁甲三（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解鳳陽府縣之圍，敗英王陳玉成、捻匪張洛行。十一年苗沛霖叛，慶督隊疏通後路，得保臨淮大營。袁甲三保以總兵記名簡放，賞毅勇巴圖魯名號。同治二年苗沛霖復叛，宋慶統毅字三營，與僧格林沁（科爾沁忠親王）合軍猛戰，沛霖死亂軍中，慶軍一日夜馳兩百餘里，從苗老寨至下蔡，並收復潁上、正陽、秦州，臨淮平。<sup>⑥</sup>後入豫與張曜（總兵）合軍攻捻匪張總愚、福王陳得才。四年授南陽鎮總兵。四月二十四日，僧王敗死曹州，捻匪大熾，宋慶軍戰於中牟、考城、夏邑、上蔡、南陽、新野、羅山、桐柏等地。榮澤一役，據堤擊匪，最為重要。後被圍鄧州之刁家店，部將馬玉崑率三百人潛出，以通糧道，遂解圍。<sup>⑦</sup>

<sup>④</sup>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榮祿、裕祿奏議：「加添武衛摺」。

<sup>⑤</sup> 按：宋慶守亳州，捻匪來犯，左右皆逃，知州宮國勳告慶，如能守城，當保一官，宋率千人，赴擊城外，逢大雨，河水大漲，慶決河灌匪，匪敗走，收殘匪編奇勝營，署亳州練長。

<sup>⑥</sup> A. 「清史列傳」，卷六十二，第三十五～三十七頁，「宋慶傳」。

B. 「袁世凱奏摺專輯（一）」第五〇三頁：「奏已故提臣事蹟請立傳摺」。

<sup>⑦</sup> A. 「清史列傳」，卷六十三，第六～八頁，「馬玉崑傳」。

B. 馬玉崑以此戰而成名，並擢副將，賞換花翎。（李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光緒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查覆馬玉崑保案片）

六年率毅軍入山東、直隸，以東捻任柱、賴文光蕩滅，賞穿黃馬褂，換格洪額巴圖魯名號。七年三月平股匪邱懷才；六月張總愚赴水死，全部被殲。宋慶再擢湖南提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sup>④⑧</sup>

第二階段，宋非主軍，只是助剿，故軍功不著。同治八年，劉松山戰歿，宋馳援前敵各軍，收復河西三縣，<sup>④⑨</sup>自河套至寧夏，以次肅清。十一年赴肅州助剿，克東關，擒馬文祿等九逆正法，賞戴雙眼花翎。後屯田涼州。十三年九月，調四川提督<sup>⑤①</sup>；十一月河狄降回閔殿臣復叛，慶自涼州三日馳五百里，抵沙泥站，回衆驚宋兵驟至，速縛閔殿臣以獻，斬之，亂遂平。光緒元年回駐潼關，再平奸民胡豹子之亂。

第三階段，大部份在太平時間渡過。光緒六年會辦奉天防務，八年移屯旅順，爲節省薪餉，只留馬步九營。十二年醇親王校閱北洋水陸各軍，以宋慶督練有方，下部優敘。十六年加太子少保銜，入都召見。二十年慈禧太后萬壽，賞尙書銜。<sup>⑤②</sup>六月底中日戰爭爆發，急調馬玉崑率四營援平壤；九月二日，戰爭逆轉，慶奉命幫辦北洋軍務，節制前敵各軍，<sup>⑤③</sup>並准添募三十營，惟此時僅有馬步三營，及宋得勝二營。九月十四日移守九連城，玉崑率部由平壤敗歸，與日軍戰於愛河。九月二十七日九連城失守，退鳳凰城。<sup>⑤④</sup>再奉命援金州、旅順，犒軍萬兩白銀，路戰日軍（十月二十四日），未至，金州已陷。得旨回顧後路，收集殘軍，並補充械彈。<sup>⑤⑤</sup>十一月二十三日與日軍戰於耿家塞、岡瓜塞。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幫辦劉坤一（欽差大臣）軍務。<sup>⑤⑥</sup>宋軍增至三十營。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底，兩攻海域不利，與日軍戰於是太平山，死傷數百人。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再戰於田莊臺，戰事慘烈，宋慶

<sup>④⑧</sup> 全<sup>④⑧</sup>。

<sup>④⑨</sup> 河西三縣：榆林、塩池、寧靈（金積）。

<sup>⑤①</sup>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卷三七一，第十八頁。

<sup>⑤②</sup> 同<sup>④⑧</sup>。

<sup>⑤③</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四八，第三頁，並諭：「……如有不遵調遣者，即以軍法從事，不得稍涉徇縱，致誤戎機」。

<sup>⑤④</sup> 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第一軍所屬第三與第五兩師團，與第六師團第十二旅團，攻陷九連城，宋慶、馬玉崑、宋得勝敗走鳳凰城，十月一日鳳凰城再陷。

<sup>⑤⑤</sup> 光緒二十年十月十日，蒙償銀一萬兩勞宋軍。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並奉旨回顧後路，十一月三日，命李鴻章火速接濟宋慶軍械彈。「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五二，第十二頁，第二十三頁，及卷三五三，第六頁。

<sup>⑤⑥</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五七，第三頁：「命四川提督宋慶，湖南巡撫吳大澂，幫辦欽差大臣劉坤一軍務」。

三易戰馬，死傷近二千衆，副將唐宗遠陣亡，先退豐臺子，後轉石山站。<sup>⑤⑥</sup>以戰敗自請從重治罪，奉諭革職留任。和議成，命率毅軍接收金旅。二十四年移防錦州、山海關。十二月入覲開復處分。翌年八十壽辰，賜御書珍物。

馬玉崑安徽蒙城人，同治元年由武童生在本籍辦團練。四年隨宋慶赴豫剿捻，從此隨宋慶軍轉戰豫、皖、魯、直各省，驍勇著稱，四年之間積功由千總、守備、都司、（賞振勇巴圖魯名號）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sup>⑤⑦</sup>同治八年，再隨宋軍入陝甘剿回，收復河西，賞從一品封典，加提督銜，換博奇巴圖魯名號。十三年，攻克肅州，賞頭品頂戴。此後，調離宋慶軍，與伊犁將軍金順合軍出嘉峪關，連克烏魯木齊、昌吉、瑪納斯各城，回首白彥虎敗逃，黑瞎子被擒，遂蕩平天山南北。光緒二年八月，賞穿黃馬褂，十一月賞雲騎尉世職。玉崑隨金順在西北十六年，剿回之餘，倡屯田以興地利。光緒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經李鴻章（直隸總督）奏調赴直辦理營務，旋歸宋慶毅軍建制。<sup>⑤⑧</sup>十八年李鴻章保奏將才，因宋慶年邁，以玉崑才力驍健，歷練最深，將來可為四川提督宋慶替人。<sup>⑤⑨</sup>得旨交軍機處存設。二十年中日戰爭爆發，率毅軍四營守平壤城東，後隨宋慶轉戰遼東各地。十月繼聶士成補太原鎮總兵。<sup>⑥⑩</sup>戰事結束，隨宋慶訓練毅軍。改編武衛左軍後，二十五年擢浙江提督，會辦武衛左軍營務。除宋慶病假代理外，<sup>⑥⑪</sup>隨時準備接替宋慶職務。

毅軍另一位大將是宋得勝（福建汀州鎮總兵），安徽鳳陽人，自同治元年即追隨宋慶軍轉戰各地，毅軍的硬仗，多由得勝參與指揮，甚得榮祿與朝廷賞識。毅軍分前後兩軍，得勝統前軍，玉崑統後軍。惜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七日）在營（駐山海關）病故，年五十九歲。上諭照提督軍營立功例，從優議卹。

毅軍因正式對日作戰，且擔當國防第一線重任，故裝備較優，配有克虜伯七五山砲十二門，格魯森五七陸砲六門，麥新五七快砲六門。士兵使用毛瑟步（馬）槍。由德國教習負責軍事新知之教導，訓練與武毅軍大致相同。野戰訓練區域為山

<sup>⑤⑥</sup> 姚錫光著：「東方兵事紀略」，卷三，「遼東篇第五」，第一至十四頁。

<sup>⑤⑦</sup> 「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卷七十四，第三十二～三十三頁，光緒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查覆馬玉崑保案片」。

<sup>⑤⑧</sup> 「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卷六十七，第三十九頁，光緒十六年四月十六日，「馬玉崑留營片」。

<sup>⑤⑨</sup> 此奏摺，「李文忠公（鴻章）全集」不錄，見於「清史列傳」卷六十三，第六～八頁，「馬玉崑傳」。

<sup>⑥⑩</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三五三，第二十～二十一頁；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山西大同鎮總兵聶士成，為直隸提督，以記名提督馬玉崑為山西大同鎮總兵」。

<sup>⑥⑪</sup> 宋慶年邁，常有病假，皆由玉崑署理。散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內。例如卷四四二，第十五頁。

海關到錦州。營制餉章因在西北勦回，故與楚勇相近，薪餉部份由河南協撥。<sup>62</sup>改編武衛左軍後，薪餉正勇比照右（袁）軍，從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份撥發，亦為當時待遇最優軍隊之一。紀律嚴明，在剿髮捻回諸匪與對日作戰，都有相當經驗。其實有兵力約一萬二千人，連同馬夫長夫在內，近一萬五千五百人。據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日）正勇加餉點驗時，榮祿裕祿合奏，步馬砲共二十四營一哨，應加餉之什長、兵勇、工匠，一萬零七百八十四員名。<sup>63</sup>分為毅前後兩領，馬步九營一哨，駐山海關；毅後軍步砲隊十五營由馬玉崑統領，駐營口。在數軍：毅前軍由宋得勝統量上僅次於武毅軍。改編武衛左軍後，仍自稱毅軍。

#### （四）袁世凱與武衛右軍

袁世凱的官職是武衛右軍總統、候補侍郎。他自命知兵，但無軍功，更無宋（慶）、聶（士成）、董（福祥）、馬（玉崑）之赫赫戰功。光緒八年七月四日（一八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隨吳長慶軍東征朝鮮，以捐班中書科中書，為前敵營務處。雖只有二十五歲，然表現的非常勇敢與幹練。並助韓王訓練「新建親軍」與「鎮撫軍」，甚為成功，頗得韓王欣賞與大臣敬佩。<sup>64</sup>十年四月四日，吳長慶內調金州，留韓慶軍三營，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袁世凱以分發同知總理營務處，並會辦朝鮮防務。十月「甲申事變」，袁臨機應變，敗日軍，救韓王，表現尤為精彩。<sup>65</sup>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駐朝鮮總辦商務委員二品銜分省補用道陳樹棠因病回國，李鴻章以「膽略兼優，能持大體」奏保袁世凱接充，並超擢三品銜升用道分省補用知府。<sup>66</sup>

袁世凱的才幹是多方面的，他接任時，留韓三營慶軍早於二月十日撤回。他憑個人聲望與機智，嚴格執行中國的宗主權，干預其內政外交：如藩屬正名、干涉遣使、把持電政、阻止借款、管理關稅、防止美韓勾結、發展中國在韓商務。儼然以監國大臣自居。<sup>67</sup>到十六年正月，鴻章再以「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奏陞世凱二品

<sup>62</sup> 按：毅軍有河南協餉九營一哨。詳下：

A.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總統宋奏：「原統各軍收支各款摺」。

B. 于陰霖（河南巡撫）奏議卷八，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武衛左軍薪餉自本年二月起按月搭解摺」。

<sup>63</sup> 全<sup>64</sup>

<sup>64</sup> 劉鳳翰著：「新建陸軍」第一章第一節，二、隨慶軍東征，三、訓練韓軍。第五～十四頁

<sup>65</sup> 全<sup>66</sup>四、駐韓十二年，第十四～十八頁。

<sup>66</sup> 「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七頁，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派員接辦朝鮮事務摺」。與卷六十七，第四頁，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辦理朝鮮商務請獎摺」。

<sup>67</sup> 全<sup>68</sup>

銜分省補用道，繼續留駐朝鮮。<sup>68</sup>十七年九月，兩任屆滿，因虛銜實職，無可再保，然執行商務與外交，實非尋常勞績可比。至十八年閏六月，再邀特恩以海關道存記擢用。<sup>69</sup>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實授浙江溫處道。<sup>70</sup>實缺實職，本應赴任，經鴻章奏留，仍留駐朝鮮，處理一切事務。<sup>71</sup>

甲午戰爭發生之前，袁世凱到北京，見到朝廷重臣李鴻藻與翁同龢，後隨周馥趕赴鳳凰城辦理後勤事務。戰後進督辦軍務處當差，為李、翁、榮祿等辦事。以此關係，於二十一年十月二日（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旨督練「新建陸軍」。<sup>72</sup>再陞直隸按察使。袁因自己無實際統兵與作戰經驗，故請了一位毅軍將領姜桂題作全軍翼長。姜桂題安徽亳縣人，同治元年投軍，先後隨同忠王僧格林沁，與宋慶轉戰安徽、河南、山東、直隸、陝甘等省，剿辦擒回各匪，以軍功保提督補用，賞霍伽春巴圖魯勇號，賞戴花翎，簡放廣東瓊州，與雲南臨元鎮總兵。甲午戰敗，革職留任。袁世凱稱姜：「勇謀兼優、曉暢戎機，中日之役，以新進之勇，當日人銳進之師」。<sup>73</sup>在野戰訓練時，袁世凱常常以姜桂題為對手，相互砥礪研究，以補他在這方面之不足。

袁世凱督辦新建陸軍是非常成功的，在軍中除了正規訓練外，並設有德文、砲兵、步兵、騎兵等隨營學堂，與學兵營，負責官弁士兵新知啓發教育。其實有戰力包括：步隊五營，每營官兵一千人；砲隊一營，官兵一千人；馬隊一營，官兵五百人；工程隊二分之一營，官兵五百人，總計七千人，連同文職人員、長夫、馬夫等，約一萬人。士兵使用曼利夏步槍、馬槍；官弁配有六響左輪手槍，並裝備克虜伯七五山砲二十四門，格魯森五七陸砲十八門，格魯森五七快砲二十四門，聘有歐籍教習十三人協助訓練，是當時最精的一支部隊，其作戰訓練區，限於小站、葛沽、靜海一帶，扼天津西南之要道。<sup>74</sup>

袁世凱並不以此成就為滿足，他以新建陸軍作政治資本，先投入熱中戊戌變法的新黨，得到「候補侍郎」的補償，再以政變實情密告舊黨榮祿，又得到「擴充軍隊」與「山東巡撫」的實惠。本來慈禧太后訓政後，將以作亂犯上之罪，置袁世凱

<sup>68</sup> 全<sup>66</sup>。

<sup>69</sup> 「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奏稿卷七十四，第四十六頁，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初八日「奏保袁世凱片」。

<sup>70</sup> 「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奏稿卷七十六，第三十頁，光緒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奏留袁世凱片」。

<sup>71</sup> 全<sup>70</sup>。

<sup>72</sup> 劉鳳翰著：「新建陸軍」第三節：袁氏活動與朝廷決定。第三十四～四十七頁。

<sup>73</sup> 「袁世凱奏摺專輯(-)」，第七頁，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奏傳知革鎮姜桂題陞見摺」。

<sup>74</sup> 參閱劉鳳翰著：「新建陸軍」，第二章，營制、餉章、兵源與幹部、裝備各節。第五十頁～一二六頁。

死地，但得榮祿以身家性命擔保，免于追究，得安於位。<sup>75</sup>袁世凱的陞官，都是三級跳的，十餘年間由中書科中書，分發同知，而三品銜升用道分省補用知府，到二品銜分省補用道，再經海關道存記擢用，授浙江溫處道、直隸按察使實缺，最後的候補侍郎與山東巡撫，更是出自「絕招」，難怪宋、聶、董、馬自嘆弗如，使袁後來居上。

關於新建陸軍擴充，實有三次。第一次是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原添練三營（三千人），後袁自請緩募千人，移餉銀用作槍砲廠費用。<sup>76</sup>故僅添練二千人，此二千人，武衛中軍成軍時，全部兵餉撥給武衛中軍。<sup>77</sup>第二次二十四年九月，添練兩千人，此兩千人除補充各營外，成爲輜重隊的主要兵源。第三次是光緒二十六年，成立武衛右軍先鋒隊，至此，袁實有兵力，已接近兩萬人。<sup>78</sup>

#### （五）新組成的武衛中軍

武衛中軍總統是榮祿自己兼代，榮祿的官職：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管理兵部事務、欽差（練兵）大臣、閱兵大臣、正藍旗滿州都統，節制北洋各軍。他有兩大助手，文是總理營務處陳夔龍；武是全軍翼長張俊。<sup>79</sup>

陳夔龍，字筱石，貴州貴筑人。光緒十二年丙戌三甲第五名進士，以主事分發兵部。十年補郎中，在兵部與榮祿最爲接近，此段時間，榮祿各方面的成就，夔龍謀劃最多，榮祿各處閱兵或處理特別事故，亦多由夔龍陪同。<sup>80</sup>也奠定了夔龍自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以後，由順天府尹、河南布政使、漕運總督、河南巡撫、江蘇巡撫、四川總督，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飛黃騰達十一年之久的一段官運。至民國成立（國父孫文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兩個月另三天，他纔以病假離去。<sup>81</sup>夔龍長壽，至民國三十五年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sup>75</sup>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二，第四頁。

<sup>76</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一八，第三頁，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日。

<sup>77</sup> 「諭摺彙存」：

A.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榮祿奏：「練兵籌餉情形摺」；

B.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六日，「總統武衛右軍袁世凱片」。

<sup>78</sup> 新建陸軍（武衛右軍）到山東後，實有人數已有萬人；武衛右軍先鋒隊亦超過一萬人，兩軍實已超過步、馬、砲隊二萬人。

<sup>79</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八，第十一頁：「喀什噶爾提督張俊，著派充大學士榮祿全軍翼長」。按：時中軍還未正式成立，武衛軍之名尚未提出，故稱大學士榮祿全軍。

<sup>80</sup>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有關夔龍與榮祿配合工作記載甚多，隨處可見。

<sup>81</sup> 民國元年二月三日（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袁世凱尚未就臨時大總統，陳夔龍以病假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袁命由張鎮芳署理。

夔龍兵曹出身，凡事比較保守，在武衛中軍成立之前，他向榮祿秘密條陳：宋慶、聶士成、董福祥都是百戰勇將，袁世凱雖然閱歷較淺，但西法練兵很成功。榮祿與他們四人身份不同，每天早朝協助慈禧太后處理軍國大事，下午辦兵部要公，晚間與僚屬洽談，瞭解京內與外疆變化，或計劃許多應辦之事，絕沒有時間親自訓練或統帶中軍。因此，不如成立一最高參謀指揮機構（即幕府），更番輪調各軍入衛。並說：「彼服其勞，我享其逸，彼分其任，我合其羣，相習相親，庶可收指臂之效」。<sup>②</sup>據夔龍說，榮祿原是同意他這辦法的，不過後來要安插武職人員甚多，兵部辦事人員亦有利可圖，形成騎虎，只有成立武衛中軍。

張俊是董福祥的大將，兩人關係最爲密切，福祥作驢馱子，張俊作理髮師，在延綏北山時就混在一起；投降老湘營後，一起併肩作戰。福祥的硬仗多爲張俊衝鋒陷陣。董升官，張當然跟着升官，最後爲喀什喀爾提督。俊善舞刀騎馬，又喜穿白衣，福祥以三國時代馬超譽之。<sup>③</sup>不過在武衛中軍卻表現平平，庚子拳亂前病故。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榮祿擬奏中軍（此時尚未定武衛軍之名）營制餉章，並請撥款開辦。<sup>④</sup>翌年二月十一日（三月二十二日）得旨著戶部於船廠經費項下，撥銀二十五萬兩，解交榮祿應用。<sup>⑤</sup>三月六日（四月十五日）以前撥經費尙不敷用，又命戶部在船廠經費項下，每年添撥銀八萬兩。<sup>⑥</sup>對於撥款，戶部雖答應著辦，但並不甘心，故在五月七日（六月十四日）戶部遵議御史熙麟奏摺時議定：「大學士榮祿節制宋、董、袁、聶四軍，可就挑選中軍，毋庸另募多費，應由該大學士酌度。總之部庫支絀，非上下一心，停不急之工，罷無名之費，而又力除中飽，概絕瞻徇，無所集巨帑而免貽誤」。結果依議行。<sup>⑦</sup>但十三天後（五月廿日，六月廿七日）榮祿以武衛中軍必須添設，合宋、董、袁、聶四軍，尙不足六萬人，擔當國防重任，仍覺單薄，御史熙麟，議裁非是。<sup>⑧</sup>並在同一天奏武衛中軍親兵萬人，調募成軍，分爲二十七營旗。造成事實，慈禧太后只好「允之」，<sup>⑨</sup>使戶部無法爭辯。其餉章比照右（袁）軍，成爲最優待

②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五十一頁。

③ 費行簡著：「近代名人小傳」，第三四四頁，「張俊傳」。

④ A. 此奏摺，「諭摺彙存」與「宮中檔光緒奏摺」中皆不載，惟上諭（B）內提及。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三，第十四頁。

⑤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三九，第十二頁。

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四〇，第七頁。

⑦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四四，第九頁。

⑧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四五，第七頁。

⑨ 全<sup>⑧</sup>。

遇之一。

武衛中軍是最複雜的一支軍隊，有袁世凱代訓的兩千漢人，有楚軍馬隊二營五百人，<sup>90</sup>有張俊招募的陝甘兵五營，也有青州、密雲駐防兵兩營，更多的是京內遊民與八旗子弟。遊民與旗人在京師遊手好閒養尊處優慣了，擺擺樣子，也許還可以，怎能接受嚴格訓練，來承當拱衛京師的任務。所用武器是毛瑟步（馬）槍，無砲兵。雖然集中南苑，但榮祿無暇親自訓練，陳夔龍不知兵，地位重要，只是處理日常營務，張俊也許嫻於戰陣，但正規練兵則非其所長。而且武衛中軍的將領，如孫萬林、張士元、田玉廣、楊鴻禮、萬翔麟、毓秀、李金成、王明福、恩祥、奇克伸佈等人，有的是實缺總兵，有的是記名提督，也有八旗親貴，目中對草莽出身的張俊根本鄙視，使張無法統領全軍。這些將領，張俊病故，張士元被處罰，萬翔麟革職充軍，庚子拳亂時，僅孫萬林、恩祥、田玉廣、李金成、奇克伸佈得用。這樣雜湊的軍隊，裝備雖新，然無任何實力可言，每年白白浪費國家一百二十萬兩白銀的經費。遇戰即潰，軍紀最壞，拳亂時，在北京搶掠，軍紀之廢弛較董軍尤有過之，無怪乎庚子後，榮祿悔不當初接納陳夔龍的建議。<sup>91</sup>

## 五、歷史任務與戰鬥序列

### （一）歷史任務

武衛軍是晚清較大的一支新（國防）軍；它的歷史任務是剿拳匪與抗聯軍。以實力而論：剿拳匪雖有餘，抗聯軍則不足。不過如果有軍事天才的指揮官，配合優秀的參謀作業，聯合聶、宋、袁、董四軍，**抵抗**聯軍，在裝備與作戰訓練方面，要比甲午戰爭時淮軍對抗日軍的情形強多了。站在純軍事觀點而言，戰爭初期，憑藉著高度的民族意識和抗敵決心，如果再有後勤支援，誰勝誰敗，尚難預料。可惜慈禧太后曖昧不明，滿腦子廢舊帝立新君與仇外思想。親王大臣，各懷私心，迎合宮廷新權貴，圖立不世之功，而且迂腐無知，視太后與新貴馬首是瞻。榮祿統兵，但無魄力先斬後奏，處處受軍機之指揮，既不敢向慈禧太后直諫，又缺少獨斷獨行的

<sup>90</sup>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直督裕祿奏：「裁併各軍酌改營制」摺：「楚軍馬隊兩營，現經榮祿奏明挑選四百餘人，歸入新軍，應俟該大臣挑留後，即行裁撤」。

<sup>91</sup> 全<sup>92</sup>。



決心。給拳匪坐大時機。由魯、晉、直，而擾亂京津。燒教堂，殺公使，終於引起八國聯軍，使武衛軍內外受敵，在剿拳匪時，遭到宮廷與守舊大臣的惡毒指責，甚至於對剿匪得力將領，有秘密處死的暗示；<sup>①</sup>抗聯軍時，又受到拳匪蓄意破壞。使武衛軍無法發揮作戰潛力。也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災難。

## (二) 戰鬪序列

### 1. 總 部

武衛軍，總統：榮祿，指揮武衛中、前、後、左、右、五軍，暨武衛先鋒左，右兩軍，與武衛右軍先鋒隊。官兵共計七萬人。總部；北京。

營務處：陳夔龍、爽良、譚啓瑞、聶時窩，等負責文案，軍紀，參謀、訓練，補給等業務。

全軍翼長：張俊（喀什喀爾提督），張俊病逝，恩祥（副都統）接任。

武衛軍總統榮祿，除指揮武衛軍外，並節制北洋各軍——所謂北洋各軍，包括直隸淮軍，直隸練軍，直隸綠營，及進入直隸之各省援軍。實際北洋各軍總指揮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與直隸提督兼淮練兩軍總統聶士成，而榮祿則爲此一軍區之「總司令」。

對聯軍作戰後：(一)增調總統親軍，(二)簡派幫辦北洋軍務，(三)簡派幫辦武衛軍事務，(四)增設糧臺。

(一)總統親軍：調武衛右軍槍砲隊七百人，由張懷芝率領，擔任保護總統榮祿，及特殊作戰任務。<sup>②</sup>

(二)簡派四川提督宋慶幫辦北洋軍務（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協助直隸總督指揮聶、馬兩軍、直隸淮軍、直隸練軍，與直隸綠營，官兵近七萬人。

(三)簡派巡閱長江水師，降調四川總督李秉衡幫辦武衛軍事務（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

①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其自序有：「權姦殺之不死」。李映唐（遷安令）序中說明：楊與聶因剿拳匪，忤剛毅，時剛命楊退兵，楊答：「軍中祇知將軍令，天子詔尙不知，況宰相乎？」剛毅命裕祿（直督）調之天津即殺之軍前。并圖謀士成，裕祿愛才，不肯殺士成，楊得都中軍務處總辦李慶雲援助。李曰：「楊某百戰宿將，無罪而殺之可乎」。裕祿遂不殺楊，僅將之革職。

② 此七百人，率砲十八門，曾參加圍攻使館之役，故意向使館空地開砲一晝夜，太后可聞砲聲，使館亦可保全。詳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中，第五十八至五十九頁，「庚子拳亂軼聞」。

四軍，官兵一萬五千人。

(四)清廷正式在保定成立後勤組織——糧臺，（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以長蘆鹽運司楊宗濂爲正使，津海關道黃建筦爲副使，供應大軍作戰之需。

## 2. 武衛中軍

武衛中軍，總統：榮祿兼代，指揮步隊十六營，馬隊十三旗，官兵一萬人。總部：南苑。拳亂起，入京護使館。對聯軍作戰，擔任北京城防。

營務處：陳夔龍、胡延、樊增祥，文案，後勤等業務。

軍械局：慶恒。（拳亂中被拳匪凌辱而死，母妻子女六人亦全部被殺。）<sup>③</sup>

總統親軍步隊兩營，馬隊一旗：（共一千一百五十人）

右翼翼長：田玉廣（總兵）轄前後兩路步隊十營共五千人。

前路統領：孫萬林（總兵），分轄步隊中前後左右五營，及親軍步隊一營（共步隊六營，三千人，曾到豐臺涑水各地護路，並保護拳匪。）<sup>④</sup>

後路統領：吳炳鑫（知府），分轄前後左右步隊四營。（包括青州駐防一營，密雲駐防一營。營官：豐吉，）。共二千人。

左翼翼長：恩祥（副都統），轄馬隊十旗，共一千五百人。

左路統領：恩祥兼，分轄馬隊前後左右四旗。（共六百人）

右路統領：李成全（提督）分轄馬隊前後左右中五旗，及奇克伸布統帶馬隊一旗。共六旗，（共九百人）

中路統領：石光賢（副將）分轄步隊前後左右四營，馬隊二旗。（共二千三百人）

## 3. 武衛前軍

武衛前軍，總統：聶士成，指揮步馬砲隊三十營七哨（步隊二十營，砲隊五營一哨，馬隊五營六哨），官兵一萬四千人。總部蘆臺。

營務處：張蓮芬（毓渠，候補道），袁世廉、王聲玲負責文案，後勤，參謀等任務。張先在滄州指揮梅東益（淮軍右翼統領）剿拳匪。後在保定涑水指揮楊福同（練軍右翼分統）、邢長春（武衛前軍馬隊統領），楊慕時（武衛前軍左路

<sup>③</sup>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一，第十七～十八頁。

<sup>④</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孫壽卿（萬林）統領來函，轉剛毅命令退兵。并保護拳匪。五月十二日酉刻到。

統領)彈壓拳匪。陳星源(知府)辦理武衛前軍武備學堂。⑤

行營中軍：王懷慶，(為總統身邊一軍官，負責軍紀，情報，並協助總統指揮親軍。土成陣亡後搶回土成屍體，並護送回籍。)⑥

總統親軍，馬隊一哨，砲隊一哨(八七脫砲二門)(曾與馬隊一營，前路左後步隊兩營，由土成親統在豐臺護路，彈壓拳匪。並在黃村、落垡剿匪。且阻拳匪進入天津。)

前路統領：周鼎臣(總兵)，親軍馬隊一哨，分轄砲隊一營(前營八七脫砲六門)步隊四營(後左右中)。共五營，官兵二千三百人。(天津抗聯軍時，左後兩營由土成自己指揮。後營營官宋占標與土成同時陣亡。周統領自統三營在馬家口作戰。土成陣亡後，武衛前軍歸馬玉崑指揮。天津淪陷，隨馬玉崑撤退。周在北倉統領武衛前軍全部。楊村戰役、陣亡。)

後路統領：胡殿甲(守備)親兵馬隊一哨，分轄砲隊一營(前營七五砲六門)，步隊四營(後左右中)，共五營，官兵二千三百人。(參加天津戰役，左營營官王繼忠，後營營官方德昌，守武庫，胡自統三營打遊擊。砲隊表現甚佳。天津陷，胡自統五營殘軍返蘆臺。)⑦

以上前後兩路，為武衛前軍最先進入天津之十營部隊。聯軍進攻天津時，祇此十營，與天津練軍何永盛三營以抗聯軍。其他之武衛軍與淮練各軍皆不在津。

左路統領：楊慕時(副將)。親兵馬隊一哨，分轄砲隊一營(前營，五七砲六門)步隊四營(後左右中，用曼利夏步槍)，共五營官兵二千三百人。(四月廿七曾統兵三營——包括砲營，在高碑店，定興附近彈壓拳匪，保護鐵路，橋樑。營官張繼良，表現甚佳，五月二十日自保安經安肅返天津，過雄縣等地，沿途

⑤ A. 張蓮芬，官銜是二品頂戴，總理直隸巡防營務處即補道。從武衛前軍各統領直接寫給他的報告，可知他是聶士成下最得力的人，很多事他可替士成決定。比新建陸軍(武衛右軍)中徐世昌地位高，權勢大。再從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祝芾撰：「庚子教案函牘」，勞乃宣輯：「庚子奉禁義和拳彙錄」，等書中，可知直南、滄州、涞水、保定等地剿拳匪，都由他指揮。

B.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五八，第十七頁：「獎叙陳星源等六員上諭」。

⑥ A. 「義和拳檔案史料」，第二七七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裕祿奏片。

B. 龍顯山人(郭則澧)著：「庚子詩鑑」(二)，第五頁：「功亭戰死，王懋宣懷慶為其牙將，實收其屍，為余言：乘夜冒鋒鏑，因涉葦塘中，浮尸壅塞，賴有辮髮班指可辨，始摸索得之。殮以禮，護其喪南歸，途經獨流、滄州等處，拳壇林立，猶屢瀕於危，其風義良不可及」。

⑦ A.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三，第七頁：「聶士成之死也，武衛前軍多散失，裨將馮義和收集十七營，胡殿甲收集五營，皆堅守蘆臺，不願屬馬玉崑。」

B. 馮義和給李鴻章電報，自稱十六營，「李文忠公電稿」，卷二十六，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馮義和德州來電」。

屢被拳匪包圍，一路打到天津，費時五晝夜。到津（五月廿五日）即參加阻擊聯軍由英國海軍東洋艦隊司令西摩所指揮的回津戰鬪，攻武庫，左營營官徐照德，幫帶呂光烈，外委王玉山等一百三十餘人陣亡。六月二日，奉命回蘆臺，即率步隊三營歸蘆臺大營。以在蘆保（平漢）鐵路剿拳匪獲咎撤差。由蘇緒謨（參將，聶之親戚）接充。天津陷，此軍大部不在天津。<sup>⑧</sup>並由范天貴接統。

右路統領：姚良才（副將），親軍馬隊一哨，分轄砲隊一營（前營五七快砲六門），步隊（後左右中）四營，官兵二千三百人。此軍五月廿四日左右進入天津戰場。守天津機械局（東局），最初戰績甚佳，營官潘金山以下傷亡三百餘人。機械局失，六砲全丟，天津陷後，奏摺電文，不再見此軍。姚統領陣亡。並有記載：此軍搶官錢局銀數十萬兩而散。<sup>⑨</sup>潘金山後官至通州副將。

中路統領：馮義和，（廣東南韶連鎖總兵）親軍馬隊一哨，分轄砲隊一營（前營，七五山砲六門），步隊四營（後左右中）土成抵抗聯軍後，新募二營，共七營，與工程隊一隊官兵三千四百人。除胡殿甲五營保持原建制外。另收容四營，共十六營，形成新勢力。

馬隊統領：邢長春（副將），分轄馬隊五營（前後左右中），其中一營調歸土成親軍。共官兵一千二百五十人。四月長春統二營守保定，<sup>⑩</sup>五月廿五日與楊慕時抵津，參加抗聯軍戰役。

#### 4. 武衛後軍

武衛後軍，總統：董福祥，指揮步馬隊砲二十五營，官兵一萬一千人。（步隊十八營，砲隊一營，馬隊六營，）總部：薊州，後移北京。

營務處：王世相，負責文案，後勤等任務。

總統親軍：砲隊一營，官兵六百人，漢陽兵工廠造五七快砲十二門。此砲兵訓練尚可，參加攻使館與北堂之戰。馬隊一營，官兵二百五十人。

前路統領。張志行（總兵）分轄前後左右中步隊五營，官兵二千五百人。

後路統領，姚旺（總兵）分轄前後左右步隊四營，共官兵二千人。

<sup>⑧</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六月九日：「致營務處張毓渠（蓮芬）觀察書」。

<sup>⑨</sup> A. 日·佐原篤介，浙東福隱同輯：「拳匪紀事」，卷六，第三十九頁：「統領周玉和（鼎臣）、姚良才……皆死」。

B.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三，第十四頁，津門戰後記：「天津東製造局之未失也，聶軍分統（即統領）姚良才駐其中，先則縱兵大掠鑄錢局銀數十萬（兩），頃刻都盡」。

<sup>⑩</sup> 全<sup>⑧</sup>。

左路統領，何得彪（總兵）分轄前後左右步隊四營，共二千人。  
右路統領，趙有正（提督）分轄前後左右中步隊五營，官兵二千五百人。  
中路馬隊統領，馬福壽（副將），分轄馬隊前後左右中五旗，官兵一千二百五十人。  
武衛後軍成軍時，步隊十二營，馬隊十二旗，砲隊一營，官兵九千五百八十人。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三日，增步隊為十八營，併馬隊兩旗為一營，計六營，仍為二十五營。官兵人數近一萬一千人。<sup>①</sup> 戰爭發生後，在甘肅新募步隊三營，由何建忠統帶，馬隊二旗，由郭永祥統帶。<sup>②</sup>

### 5. 武衛左軍

武衛左軍，總統，宋慶，指揮步馬砲二十四營一哨，官兵一萬二千人。步隊二十營，砲隊二營，馬隊二營一哨，分前後兩軍，總部山海關。

幫統：馬玉崑，武衛左軍實際指揮人。

總統親軍：新募步隊二營（二十四營一哨之外）官兵一千人。

營務處：遲程九，<sup>③</sup> 負責文案，後勤，參謀等業務。金碩士（營務處職員），范永剛（發餉委員）

左（毅）前軍翼長：宋得勝（福建汀州鎮總兵），宋病逝後由程允和兼代，轄步馬九營一哨，（步隊七營，馬隊二營一哨），官兵四千零五十人、分前後兩路。前路分統（統領）：張相泰（副將），轄中前後步隊三營，左右馬隊兩營一哨，官兵二千零五十人。

後路分統（統領）程允和（四川松川鎮總兵），轄副前、副後、副左、副右步隊四營，官兵二千人。（未隨宋慶到津，在玉田附近奉命另募新營，並留守。）<sup>④</sup>

左（毅）後軍翼長：馬玉崑（浙江提督），統步砲十五營，（步隊十三營，砲隊二營），官兵六千七百人。分左右兩路及護軍與砲隊。

左路分統（統領）：郭殿邦（參將）分轄前後左右中五營，官兵二千五百人，天津對抗聯軍甚得力。

①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三日，董福祥奏摺：「提督董奏估庚子薪餉」與「又奏加增餉銀一併估發」兩摺。

②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三九一頁，「軍機處寄陝甘總督魏光燾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日。

③ 遲程九著有：「庚子從軍日記」，為遲口述，孫長樞記錄，最早見於日日新聞，收入「北京新聞彙報」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三、四兩日，從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日起，至七月二十一日止。記武衛左軍行動較詳。

④ 全<sup>③</sup>書六月四日所記。

右路分統（統領）：李大川（記名總兵）分轄副前、副後、副左、副右、副中步隊五營，官兵二千五百人（在天津作戰表現英勇，老龍頭火車站之役，與營官孫祥雲，蘇轄然陣亡。由孫多慶接任。）<sup>⑮</sup>

馬玉崑六月三日（六月二十九日）率領前路張相泰步隊三營，馬隊二營，左路郭殿邦步隊五營，及砲隊一營抵津參戰。右路李大川六月十二日抵津參戰。十四日即陣亡。

護軍分統（統領）：王治興（參將），轄步隊三營，官兵一千五百人，六月十四日與宋慶抵津參戰，六月十七日因作戰不利（不援馬玉崑）被馬玉崑陣前正法。<sup>⑯</sup>

砲隊統領：余仁同（千總），分轄砲隊左右二營，余統一營隨馬玉崑作戰，另一營隨宋慶轉移。

馬隊統領：馬金鉞（副將）。天津作戰時新設，轄左右兩營又一哨，參加天津，北倉，及以後各戰役。並統武衛前軍馬隊。

天津酣戰之際，六月四日，宋慶爲留退步，特別奏請武衛左軍全軍，除自留四營交程允和留守外，原二十四營（包括馬玉崑在津新募四營）全部交馬玉崑統一指揮。自己則另募十五營，交程允和統領，在玉田訓練，以備二線作戰，六月十一日上諭著照所請，惜新兵未成，京保皆陷。程退熱河，閏八月七日，程帶舊兵四營到太原宋慶大營。<sup>⑰</sup>而馬玉崑統領武衛左軍由張相泰，孫多慶，郭殿邦，余仁同、馬金叙等分任統領，轉移各地作戰。

## 6. 武衛右軍

武衛右軍，總統：袁世凱。指揮步隊五營，砲隊一營，馬隊一營，輜重兵一營，工程兵半營，官兵一萬一千人。總部：青州。

總理營務處：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劉永慶。分掌督操、執法、參謀三處。<sup>⑱</sup>

行營中軍：王世清（副將），負責情報、軍紀、指揮運輸等工作。

左翼翼長：姜桂題（總兵）分轄前後兩路，每路步隊二營（皆缺一營）實有步隊二

<sup>⑮</sup> 全<sup>⑬</sup>書六月十六日所記。

<sup>⑯</sup> A. 全<sup>⑬</sup>書六月十七日所記。

B.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二四六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九日：「四川提督宋慶摺」。

<sup>⑰</sup>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五七七頁，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熱河都統色楞額等奏摺」。

<sup>⑱</sup> A. 劉鳳翰著「新建陸軍」第二章第一節「營制」中，總部營制。第五十一頁。

B. 「袁世凱奏摺專輯(-)」，第十四頁，「奏飭編修留營襄辦營務摺。」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此之前，徐世昌丁憂回籍，離開新建陸軍。

營，官兵夫三千一百零八人。

右翼翼長：龔元友（總兵）分轄左右兩路，每路步隊二營（右路缺一營），實有步隊三營，官兵夫四千六百六十二人。光緒二十六年八月龔在山東病故，由吳長純接任。

砲隊統領：段祺瑞，轄砲兵一營，官兵夫一千六百五十一人，七五山砲十八門，五七快砲十六門，五七山砲二十四門，共六十門。

馬隊統領：任永清，轄馬隊一營，官兵夫八百零九人。

工程隊統帶：王世珍兼。轄工程兵半營，官兵夫五百二十一人。

輜重隊統帶：張勳兼，轄輜重隊一隊，騾車（三騾車）一百六十八輛，兵夫三百三十六名。（此隊向山東行軍時新設，後張勳調武衛右軍先鋒隊，由王世清兼代）。對青島德軍佈防，並在山東剿辦拳匪。

#### 7. 武衛右軍先鋒隊

武衛右軍先鋒隊，總統：袁世凱兼任。指揮步隊十六營，砲隊二營，馬隊兩營，官兵一萬人。總部：濟南。

營務處：胡景桂（山東按察使），負責教育，訓練等任務。

左翼翼長：夏辛酉（山東登州鎮總兵），分轄前後兩路步隊八營，官兵四千人。（抗聯軍時夏統步隊六營增援天津，未至而天津陷，參加河西務之役，戰績較佳，保護李秉衡退通州，是一支能戰的部隊。）

右翼翼長：孫金彪<sup>①</sup>（陝西漢中鎮總兵），分轄左右兩路，步隊八營，官兵四千人。

中路砲兵：分轄砲隊兩營，官兵一千人。

中路騎兵：張勳、張奉先分轄馬隊兩營，官兵六百人。

除夏軍參加對抗聯軍外，餘在山東各地剿拳匪，並維持治安。

#### 8. 武衛先鋒左右兩軍

先鋒左軍：總統張春發（廣東陸路提督）轄步隊十營，官兵五千人。

先鋒右軍：總統陳澤林（江西按察使）轄步隊十營，官兵五千人。

#### 9. 榮祿聶士成指揮北洋各軍

<sup>①</sup> 「袁世凱奏摺專輯(-)」，第六四頁：「揀員充任新軍翼長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廿三。

士成總統淮練各軍，又是實缺實職的直隸提督，除武衛前軍外，他在直隸總督裕祿監督下指揮：(一)直隸淮軍；(二)直隸練軍；(三)直隸綠營（經制兵）。官兵近五萬人，這些軍隊亦歸北洋（榮祿）節制，並擔當剿拳匪與抗聯軍的雙重任務，其戰鬥序列如后：

(一)直隸淮軍，總統：聶士成，士成不在，由李安堂代行。總部：北塘。轄步隊十六營，砲隊二營，（每營七五，五七快砲共十六門）馬隊二營，勤勇衛隊九棚，官兵九千一百人。光緒二十五年一月九日改編完成，分左右兩翼，<sup>①</sup>（士成因剿拳匪不見諒於慈禧太后與守舊大臣，準備在天津犧牲，以明心跡。犧牲之前，曾去北塘與安堂密議，並佈置一切。<sup>②</sup>士成陣亡後，安堂接直隸淮軍總統。此時武衛前軍兵將多不耻與馬玉崑為伍，胡殿甲率殘部五營，馮義和收容四營，連其所統共十六營，聯合李安堂所統淮軍五營，及通永鎮標兵，總二十營以上，在李安堂指揮下，守北塘及蘆臺達三月之久，北京淪陷五十三天後予聯軍重創，再退遵化、懷柔等地剿拳匪。）<sup>③</sup>

左翼翼長：李安堂（通永鎮總兵）分轄步隊八營（前、後、左、右、前左、前右、後左、後右），砲隊一營（中），馬隊一營（副中）勤勇衛隊五棚，官兵四千五百六十人。分前後兩路。

前路統領：李安堂兼，分轄步隊四營（前後左右）砲馬隊各半營（中、副中），勤勇衛隊三棚，官兵二千二百九十人，駐北塘。

後路統領：鄭才盛（記名提督）分轄步隊四營（前左、前右、後左、後右），砲馬隊各半營（中、中副），勤勇衛隊二棚，官兵二千二百七十人，駐山海關。

右翼翼長：羅榮光（原天津鎮總兵，新授喀什喀爾提督，接張俊缺。）分轄步隊八營（前、後、左、右、前左、前右、後左、後右，）砲隊一營（中）馬隊一營（副中），勤勇衛隊四棚，官兵四千五百四十人。分左右兩路。

左路統領，羅榮光兼代，分轄步隊四營（前後左右），砲馬隊各半營（中、中副），勤勇衛隊兩棚，官兵二千二百七十人，駐大沽，（大沽淪陷，羅退至天津病逝），天津鎮總兵官印由中營營官張祥瑞（遊擊）交回。原簡黃金

<sup>①</sup>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日，裕祿奏：「裁併淮練各軍情形摺」。

<sup>②</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辛丑正月上全權大臣李傅相書於京師賢良寺。」：「外兵趨進，故憲（士成）回北塘，晤李鎮安堂，妥籌佈置，再回軍糧城」。時為五月十九日。

<sup>③</sup> A. 鄒渭三撰：「榆關紀事」：第一頁：「聯軍篇上」。

B.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三，第七頁。



福爲天津鎮總兵，因金福遠在廣東，改派徐得標署理。徐統軍守天津東城並攻租界。此軍後由徐得標統帶在涿州剿拳匪。<sup>②③</sup>

右路統領：梅東益（新授貴州提督），分轄步隊四營（前左、前右、後左、後右），砲馬隊各半營（中、中副），官兵二千二百七十人。駐鹽田，兼顧滄州（梅因滄州剿拳匪而不見諒於慈禧太后與端莊二王及剛毅等，曾開缺，後李鴻章督直，得保全，當時上諭說梅素不得力。李鴻章奏摺則說他甚得力。<sup>②④</sup>

直隸淮軍是一支有新式裝備的軍隊，配備砲兵，訓練精良，幹部多爲淮軍有戰功將領，承當國防第一線——海防任務。其作戰能力在武衛左軍之上，武衛中、後兩軍當然要瞠乎其後，與武毅軍（武衛前軍）歷史淵源相同，對左中後三軍皆鄙視之。

(二)直隸練軍，總統：聶士成兼任，由楊玉書（貴州鎮遠鎮總兵，未赴任）代行。總部：西柳營。轄步隊十二營，分左右兩翼（軍）每翼步隊六營：中營、副中營、前、後、左、右、等六營；馬隊二十一營，除一營留駐庫倫外，二十營亦分左右兩翼（軍），每翼馬隊十營：中營、副中營、左、右、前、後、前左、前右、後左、後右等十營，各派將領統帶，官兵一萬一千五百人。

以上的練軍編制是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裕祿與聶士成定制的。<sup>②⑤</sup>因檔案缺失，且與直隸綠營同爲「總鎮」指揮，又急於勦拳匪與抗聯軍。在電文中知其統兵官與營數如后：

- (1)大名鎮總兵王三連轄馬步三營，駐大名；
- (2)正定鎮總兵董履高轄馬步三營，駐正定，
- (3)宣化鎮總兵何乘鰲轄馬步四營，駐宣化，一度（光緒二十六年三、四月間）赴永清等地剿拳匪。
- (4)楊玉書（貴州鎮遠鎮總兵，未赴任）轄馬步六營，駐熱河。八國聯軍戰爭發生，進駐山海關。
- (5)呂本元（浙江提督，未赴任）轄馬隊十營，（此係盛軍舊營，抗聯軍後，呂部擴充爲淮軍十營，練軍六營一哨）駐馬廠，爲遊擊之兵，參加勦直南拳匪

②③ 柳子溪著：「津西誌記」中，「敗軍突至」，「天津郡城失守」，與「局董疏忽」等三段。

②④ 橋析生（原名：楊鳳藻）撰：「拳匪紀略」，卷三，第二十～二十一頁：「滄州擊匪」。

②⑤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直隸總督裕祿奏：「裁併各軍酌改營制摺。」

與天津抗聯軍之役，表現甚佳，士成陣亡，授直隸練軍總統。曾授直隸提督，後與馬玉崑官秩對調，改浙江提督，天津淪陷，走永清。<sup>②⑥</sup>後在河間勦拳匪。

(6)何永盛，（原河間協副將，天津陷後升湖南永州鎮總兵未赴任。）天津練軍統領，轄步隊一營，馬隊兩營，為最初在天津剿拳匪抗聯軍之三營練軍。表現比任何軍隊都英勇，戰績、紀律甚佳，（戰後增至五營），天津陷，退楊柳青，北倉戰後，與豫軍蔣尚鈞部五營同移津西，<sup>②⑦</sup>後在河間剿拳匪。

(7)張士翰（直隸督標中軍副將）統保定練軍馬步三營，駐保定，參加保定附近剿拳匪與抗聯軍之役。

以上練軍營數正符合裁併營數，然在剿拳與抗聯軍時變化甚大，並增加新營：

(1)韓照琦（大沽協副將）大沽練軍四營，此四營為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由大沽砲臺兵六營（每營三百人）與直隸綠營通永鎮山永協標兵，改編直隸練軍步隊四營（每營五百人），除原有砲位外，新添十二生特與十五生特海岸要塞防禦大砲。<sup>②⑧</sup>分駐大沽大營、北塘，及山海關等處。

(2)史濟源（通州協副將）新募練軍三營，駐通州，參加天津戰役，退楊柳青，後撤消。

(3)陳國璧，清軍與聯軍在天津爭奪戰之戰，天津新募練軍六營，實成三營，由鹽運司楊宗濂統帶，六月十六楊調保定管糧臺，陳國璧按統，歸何永盛指揮，此軍後歸併何永盛所統練軍中。

(四)直隸經制兵——綠營，一督標（直隸總督親軍四營，及各地駐防捕盜）。一提標（直隸提督親軍四營，與各地駐防）總部：蘆臺。分轄七鎮：(1)馬蘭鎮：堃岫；(2)泰寧鎮：準良；(3)宣化鎮：何承鰲署（原陳熊飛）；(4)天津鎮：羅榮光（後徐得標署）；(5)正定鎮：董履高；(6)大名鎮：王三蓮；(7)通永鎮：李安堂，減去直隸練軍所佔底缺，尚有官兵二萬八千人。<sup>②⑨</sup>

②⑥ 高紹陳撰：「永清庚辛紀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後所記，包括升允所統部隊到永清，與呂本元部到永清之經過。

②⑦ A. 全<sup>②⑧</sup>。

B. 僑析生撰：「拳匪紀略」，卷三，第一頁「六軍努力」。

②⑧ A. 大沽：十五生特大砲五門，北塘：十五生特大砲三門，十二生特快砲一門，山海關：十五生特大砲二門，十二生特快砲四門，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換新，威力甚強。「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三日，直督裕祿奏：「裁併淮練各軍情形」摺。

B.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直督裕祿奏：「裁併協標改練步隊。」

②⑨ 直隸綠營與其他省分不大相同，有的鎮（天津鎮，通永鎮）擔當國防重任，有的鎮（馬蘭鎮、泰寧鎮）保護皇陵，兵多力強，地位重要，特予說明。

### (三) 兵員裝備分析

武衛軍與直隸淮練各軍，因係甘、淮、豫、各軍與地方駐軍改編的部隊，各軍兵員裝備有相當大的差距，現分析於后：

#### (一) 步隊：

- (1) 武衛右軍每一營，官六十員，兵一千二百一十二名，夫二百八十二名，共官兵夫一千五百五十四員名，據袁世凱自己報告，作戰時步隊每營可出槍兵正勇一千零八人。<sup>⑩</sup>
- (2) 武衛前後左各軍，與左右先鋒軍，每營官兵五百人。惟淮練各軍，官十員，什長四十名，正兵三百六十名，伙兵四十名，輜重兵五十名。<sup>⑪</sup>
- (3) 武衛中軍與右軍先鋒隊每營官十員，兵五百四十四名，夫一百七十人。
- (4) 武衛右軍，每營轄四隊，每隊三哨，每哨六棚。
- (5) 武衛前後左中各軍，與左右先鋒軍，及右軍先鋒隊，及淮練各軍，每營轄四哨，每哨九棚。另親兵一哨，兵六棚。
- (6) 武衛中軍，右軍，右軍先鋒隊，及淮練各軍，每二——五營一路，兩路一翼，兩翼一軍，甚為清楚。武衛左軍分前後兩軍。
- (7) 武衛前後各軍，與左右先鋒軍，每路四至五營，無兩翼之分。

#### (二) 馬隊：

- (1) 武衛右軍，馬隊一營，官三十七員，兵五百七十八名，夫一百九十四名，一營官兵夫八百零九人。
- (2) 武衛前左後各軍，與淮練各軍，馬隊一營官兵二百五十員名。計五哨，每哨五十人，武衛中軍馬隊一旗官兵一百二十六員名。計四哨，每哨四十人。
- (3) 武衛右軍先鋒隊，馬隊一營，官十員，兵二百八十八名，夫九十六名。
- (4) 武衛右軍，馬隊每營四隊，每隊三哨，每哨四棚，每棚士兵夫十三名。
- (5) 武衛右軍先鋒隊，馬隊每營四哨，每哨六棚，每棚士兵夫十一人。
- (6) 馬隊營之上，亦有分路，轄營數不等，多稱中路馬隊，直屬各軍總統。

#### (三) 砲隊：

- (1) 武衛右軍砲隊一營，官五十九員，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夫二百七十二名，

<sup>⑩</sup> 「袁世凱奏摺專輯(二)」，第十六頁，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九日：「奏陳添辦行軍需用車輛摺」。

<sup>⑪</sup>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裕祿奏摺：「仿照淮練兩軍新定餉章編併大沽協標摺」。

共官兵一千四百九十三員名。配有七五山砲十八門，五七山砲二十四門，五七快砲十八門，共六十門砲，分三隊，每隊三哨，因三隊性質不同，每哨轄棚數不同。<sup>②</sup>

- (2)武衛前軍砲隊一營，官兵五百人，裝備砲十六門，每營四哨，各哨配備不同，共五營一哨，其中八七迫砲四門，七五山砲十六門，五七陸砲山砲各十六門，六〇砲三十二門，及三七小口徑砲若干門，前、後、左、右、中、各路前營皆為砲營。一哨為總統親軍。
- (3)武衛左軍，砲隊兩營，每營官兵六百人。每營有砲十二門，雖有砲隊統領，然作戰時宋慶帶一營，馬玉崑帶一營，其戰鬥力當較右前兩軍為差。
- (4)武衛後軍，砲隊一營，官兵近六百人，配有五七快砲十二門。
- (5)武衛中軍，與先鋒左軍，無砲兵。武衛先鋒右軍，有舊式砲兵。
- (6)直隸淮軍，有砲隊兩營，每營官兵六百人，裝備有七五砲與五七砲十六門，左右兩翼各轄一營，是可攻堅的部隊。直隸練軍呂本元部有砲隊，配備四磅鋼砲。
- (7)武衛右軍先鋒隊，在編制上有砲隊兩營，每營有官十四員，兵四百四十四名，夫一百四十名，每營裝備五七快砲十八門。部分砲兵在抗聯軍時隨夏辛酉作戰。

#### (四)薪餉：

新建陸軍薪餉最優，改為武衛右軍後，前、後、左、中、各軍與後來改編的武衛右軍先鋒隊正兵比照右軍，官弁則較右軍為低，淮練兩軍官弁與前、後、左、中、各軍官弁相同，正兵則低於武衛軍。<sup>③</sup>

#### (五)械彈供應：以下列四處為主：

- (1)北洋機器局：步槍、馬槍、與各種彈藥。
- (2)南洋製造局：步槍、馬槍、(自製毛瑟槍)五七山砲(自製)。
- (3)漢陽兵工廠：步槍、馬槍(自製毛瑟槍)、五七快砲(陸砲、自製)，與彈藥。
- (4)外國購入：七五山砲(克虜伯廠)，五七山砲(格魯森廠)、麥新快砲，及德製與美製毛瑟(Mauser)槍。曼立夏(Mannlicher)與叻麥(Jomer)美國哈

<sup>②</sup> 武衛右軍砲營左隊，每哨六門七五山砲，每哨九棚士兵；三棚管二門砲；砲營右隊，每哨八門五七山砲，每哨八棚士兵，每棚一砲；砲營接應隊，每哨六門五七快砲，每哨六棚士兵，每棚一砲。

<sup>③</sup>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榮祿、裕祿聯合奏摺：「奏為會議加添武衛前後左三軍勇餉與武衛右軍一律摺」。

乞開（步槍），美國呔啫士得雙筒（馬槍）各種步馬槍，及各種彈藥。<sup>⑤4</sup>

## 六、勦拳匪的曲折

### （一）範圍與類型

本節所研究分析：勦拳匪的範圍，僅限於武衛軍防地，或武衛軍因抗聯軍而進駐的地方，也是北洋（榮祿）節制之下的軍區。嚴格的說：包括山東、直隸、與京畿，及山西的一大部份。其他地區與武衛軍無關，故不在本章重點之內，則不論述。

在勦拳匪的過程中，有四種截然不同的類型：一、山東強硬勦辦，置上諭與端王命令於不顧；二、山西全面庇護，巡撫與拳匪聯合一起，公開燒教堂、殺洋人與教民；三、直隸先勦辦，後受慈禧太后與守舊大臣之影響，縱容安撫，八國聯軍入京，言勦朝旨再全省清剿；四、北京派莊親王載勛與協辦大學士剛毅統領拳匪，明匪，實則縱拳燒殺。天津雖派倉場侍郎劉恩溥統領拳匪，惟拳匪危害總督，與聶、宋、淮、練各軍，故聶、宋、淮、練諸軍皆殺拳匪，一時直隸北部及京津附近入於混戰狀態，現將山東、山西，直隸三省與京津兩地對付拳匪的經過分析如后：

### （二）山東強硬勦辦

拳匪最早起於山東，在李秉衡與毓賢兩任巡撫庇護之下順利成長，鬧教傷民。光緒二十五年四月袁世凱率武衛右軍進入山東，十一月署理山東巡撫，開始對拳匪用兵，並對自稱能「降神附體」、「刀槍不入」<sup>①</sup>的大師兄作過真槍實驗，結果把

⑤4 A. 散見光緒二十四年初至二十六年八月「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中各上諭。例如：(1)「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一八，第一頁，由湖北漢陽兵工廠撥董軍快砲與槍枝。(2)同上書：卷四五三，第八頁，南洋製造局，撥毛瑟馬步槍，與過山砲並子彈交北洋備用。

B. 例(→)「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一日，直督裕祿奏：「籌款增設快砲等廠」摺內，有北洋天津機器局供應槍砲實況。例(←)同上書，二月十九日直督裕祿奏：「協撥各處軍械數目」摺內亦有協撥實數。

C. 據法人施米農統計，八國聯軍之前，中國在外洋購入軍火：戰陣大砲（要塞砲）七十一門，野戰大砲一百二十三門，步（馬）槍（包括新式與舊式）四百二十二萬八千四百枝，其中包括由德國購入：毛瑟槍四十六萬枝、見法人佛甫愛加來，與施米農撰，劉翹龍、程瞻洛合譯：「庚子中外戰紀」，注明其資料來自各報紙。

① 據戴玄之著：「義和團研究」。「降神附體」：一種是催眠術，一種是偽裝；「刀槍不入」是一種氣功，指對長矛槍與普通的刀。當然無法對新武器。（該書第二一～三二頁）

那些大師兄在曼利夏步槍口前放倒，不但「刀槍皆入」，而且與常人無異。<sup>②</sup>因此，他認為拳匪妖言惑眾，必將誤國，力主痛剿。不過在他署理山東巡撫不到十五天，先後遭到七次以上的參奏，指他剿拳匪不當。當然這些參奏都是守舊王公大臣的主使。<sup>③</sup>它雖給袁帶來困擾，卻更增強袁痛剿的決心。

袁世凱用兵剿拳匪，分「治本」與「治標」。在治本方面：他派兵保護教堂與教士，調和民教關係，嚴防不幸事件發生；並張貼告示，警告教士不可自由往來，如必須外出，由地方官派兵護送，以策安全。在治標方面：他用精銳的大軍（武衛右軍與山東勇營）兜剿拳匪，綏靖地方。派任永清、吳長純、馬金叙統領步、騎各營，在禹城、臨邑、平陰、茌平、博平、高唐、武城、東昌府等地，殺匪首，燬壇場，蕩平各匪；並派兵（武衛右軍先鋒隊）在直魯邊界防堵。且擊潰由直隸鹽山竄入之拳匪。<sup>④</sup>至光緒二十六年底，山東境內，已無拳匪踪跡。真正做到「齊魯風澄」。

袁世凱在剿拳匪過程中，曾經有四次對抗朝廷與端王載漪：一、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三日（五月一日）上諭命袁世凱籌議「官辦私團」，並希望山東與直隸地方大吏表示意見，袁世凱與主辦洋務的候補道徐撫辰研究後，<sup>⑤</sup>於四月二十一日上奏，完全拒絕。表現出：「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的氣概。二、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與二十七日兩次上諭，命各省興辦義和團以禦外侮。袁世凱這次雖沒有公然抗旨，但陽奉陰違，他辦的是「民團」，<sup>⑥</sup>專門防止拳匪興起與騷擾的「民團」。三、同年六月清廷命袁世凱飭令曹州鎮總兵龍殿揚「迅速招集義和團勇，籌給餉械，星夜兼程北上」。袁世凱的回答是山東境內無義和團，祇好另募義勇四營，準備訓練調遣。<sup>⑦</sup>四、同年六月初，義和團首領持端王令箭到山東濟南見袁世

② A. 日·佐原篤介，與浙西瀛隱同輯：「拳事紀事」卷六「附記」第一頁「義和團起源」：「聞去年（按光緒二十五年）拳匪初起，有所謂老師父者，曾報效姜桂題軍門麾下，自稱不畏刀劍槍砲，姜軍士放排槍擊之，其人身中十四彈，應聲而斃。」

B. 柴萼著：「庚辛紀事」：「十一月間，袁慰亭到任，試拳匪妖術，不驗，斬之以殉。」

③ 詳劉鳳翰著：「新建陸軍」第六章第五節：拳亂時期的保存。第三二九～三五〇頁。

④ A. 袁世凱著：「養壽園奏議輯要」，卷四，第一～四頁。

B.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六～八頁：「東撫袁慰帥剿匪記」，與卷六，第二十六～二十七頁：「東撫袁慰帥批東昌府洪太守稟」兩篇。

⑤ A. 吳永著：「庚子西狩叢談」，卷一，第十頁：「聞項城初奉此詔，立即通行所屬，遵旨辦理。其時撫署主辦洋務文案為候補道徐撫辰……聞之大愕，立見項城諫阻，謂此亂命，萬不可從……袁遂毅然一變宗旨，護洋人而剿拳匪，因事竟得盛名。」

B. 袁世凱著：「養壽園奏議輯要」，卷四，第十三～十七頁：「籌議官練私團事不可行據實覆陳摺」。

⑥ 袁世凱著：「養壽園奏議輯要」，卷五，第二～四頁：「就東省情形籌辦民團覆陳摺」。

⑦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九三頁，「山東巡撫袁世凱片。」

凱，說奉端莊二王命來此設「壇」。袁召僚屬商討，大家認為，准則禍患地方，不准嚴譴立至。最後由王士珍建議，袁世凱使出絕招，以「盜令箭罪」，將該首領推出斬首，令箭封還。<sup>⑧</sup>

### (三) 山西官匪燒殺

山東境內拳匪在袁世凱大軍圍剿之下，分別竄入山西與直隸。山西巡撫毓賢，在以前任職山東時即與拳匪有深厚的關係，從山東調往山西後，即揚言「殺洋滅教」。<sup>⑨</sup> 盲目附和其謬論者有：山西學政劉廷琛、書院院長（前貴州按察使）田國俊等；布政使李廷簫、按察使恩銘、冀寧道吳鴻恩，因部屬關係，也不表示反對。故形成山西官匪聯合，燒教堂、殺洋人與教民的局面。當時山西公文摺片與一般民衆皆稱：「拳民」與「教匪」。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廿四日（六月二十日）大同拳匪開始燬堂劫物，六月一日（六月二十七日）太原城內東夾巷英國教堂被燒，拳匪殺人搶財，洋人多被焚斃於教堂之內。<sup>⑩</sup> 第二天官匪開始大捕教民與洋人，並集中在豬頭巷教堂內，至六月十三日（七月九日）毓賢親率兵馬，將洋人與教民提出訊問，並親自用佩劍殺艾、富二主教，然後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教民十七名，連同壽陽縣解來洋人七名，令拳營全部殺光，<sup>⑪</sup> 有些竟被梟首剖心，暴屍數日，慘不忍睹。毓賢這樣蠻幹，是受到朝廷鼓勵的。至六月二十日（七月十六日），再殺教民李富（孟壽營中軍守備）、陳聯甲、陳三禿等三十餘人，奏片到京，硃批：辦理甚是。<sup>⑫</sup> 七月八日（八月二日）再將遼州粟城營把總李昌，因信教而正法。

除太原外，壽陽、榆次、孝義、介休、武鄉、平遙、太谷等縣，以及口外豐鎮、寧遠、歸化、薩拉齊、托克託等廳、與潞、澤兩府，都引起殘酷的民教相殺，<sup>⑬</sup> 其中死傷最多的二次：一是七月八日（八月二日），因二十四頃地方天主堂

⑧ 孫葆田編著：「碑傳集補」卷末，第二十八～三十五頁。尙秉和撰：「王士珍行狀」：「六月，端莊二王特遣匪渠持令箭上謁無賴，云奉端王命來設壇，袁公大驚，召僚屬集議，公起謂請付吾鞬之，乃即坐以盜令箭罪，推出斬之」。

⑨ 山東拳匪多為毓賢所縱容庇護。毓從山東調往山西，下車之後，即向迎接官紳大言「殺洋滅教」。（詳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一頁：「毓賢戕教記」。）

⑩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〇五～二〇六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三日：「山西巡撫毓賢摺」。

⑪ A.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八一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山西巡撫毓賢摺」。

B.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一頁：「毓賢戕教記」。

⑫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三二〇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山西巡撫毓賢摺」。

⑬ 全<sup>⑫</sup>又片。

鬧土地糾紛，署薩拉齊同知丁啓，與署托克托城通判李恕，處理不妥，教民石險生、任喜財、劉存二三人糾衆，殺死拳匪高占年等九人，結果官兵與拳匪聯合，進攻天主堂，死教民與洋人九百餘人，教堂全燬，僅少數婦幼得免於難。此役練軍陣亡二人，拳匪死八人。<sup>⑭</sup>二、是年八月十四日（九月七日）歸化廳、鐵圪旦溝，燒燬教堂，斬殺教民一百餘人。<sup>⑮</sup>

毓賢的另一辦法，是將拳匪招募成營，於六月八日成步隊一營，交候補道來維禮統轄，太原守備李得功任管帶。執行六月十三日太原大屠殺後，由來統領赴直隸獻縣，攻打黑風口教堂。<sup>⑯</sup>隨之拳營在各處成立。省城再立新營，稱神勇隊，由候補知縣田徵葵統領，到處燒殺。此批拳營，至八月十四日（九月七日）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奔赴太原前，諭護理山西巡撫李廷簫勸諭解散。此時調赴獻縣拳營已於八月八日（九月一日）回省，令候補知縣田徵葵負責全部解散，並派員至榆次、徐溝、太谷、陽曲各地，諭令解散歸農。<sup>⑰</sup>

在毓賢用拳匪執行其「殺洋滅教」政策的過程中，六月十六日（七月十二日）拳匪張心元、妖婦楊娘娘，並有自封「兵部尚書」、「鎮殿將軍」等拳匪，在太原縣作亂，知縣何宗遜報護理山西巡撫李廷簫剿辦，毓賢（駐獲鹿邊防）得知，以為不可，派太原知府曾樹椿往查，釋放作亂拳匪，革太原縣何宗遜職。<sup>⑱</sup>

毓賢為了在山西燒殺，自六月七日（七月三日）起，即令山西電報局，不得與洋人通電，斷絕教堂與洋人之對外通訊。後來據岑春煊（山西巡撫）的奏報：毓賢在山西，前後殺主教三人，教士男女一百三十餘人，中國教民一萬餘人，喪葬撫卹花費四百餘萬兩。<sup>⑲</sup>

#### （四）直隸剿撫不定

- 
- ⑭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三七～四四〇頁，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山西巡撫毓賢摺」。
- ⑮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五六二～五六四頁，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護理山西巡撫李廷簫摺」。
- ⑯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六三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山西巡撫毓賢摺」。
- ⑰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五六二頁，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軍機處寄護理山西巡撫李廷簫上諭」，與「護山西巡撫李廷簫摺」。
- ⑱ A.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九三～二九四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山西布政使李廷簫摺」。
- B.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三一三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山西巡撫毓賢摺」。
- ⑲ A.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五七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毓賢接到盛宣懷東南自保的電報，除上奏係奸捏造外，並奏報：「山西電報局，已於六月七日，嚴禁洋人通電。」
- B. 岑春煊著：「樂齋漫筆」第十頁。



直隸最早發現拳匪是在直魯邊界，漸漸鬧至河間、深、冀等縣。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直督裕祿派記名提督（後授貴州提督）留直淮軍右翼右路統領梅東益，候補道張蓮芬帶營馳往彈壓，拏獲要犯，交地方官懲辦。至翌年三月十日（一九〇〇年四月九日），鬧教之風，漸次止息。<sup>②</sup>

不過此時朝廷一些愚昧的權貴，決心利用拳匪排外，說動慈禧太后，由軍機處寄直隸總督上諭：不准硬剿，祇許切實開導，民間學習拳技，自衛身家，無可厚非，「祇論匪不匪，不論會不會」。<sup>③</sup>拳匪與朝臣勾通，得此鼓勵，開始在涿州、易州、涑水、蘆溝橋，以及保定安家莊等地鬧事，殺人焚屋，事件逐漸擴大。<sup>④</sup>

直隸總督裕祿，深知拳匪並無真本領，所謂神明附體與刀槍不入，以及吃符念咒等都跡近迷信。而習演拳棒毫無神奇可言，其嘯聚之人，多是匪類，所以朝旨令他與袁世凱研究「官辦私團」，以備大用；他上奏：「此無知愚氓，其技既無可取，私團官練，行之似非所宜」，婉拒了朝廷的明示。<sup>⑤</sup>然而朝廷詔命：仍要察看情形，分別辦理。

四月十八日（五月十六日），涑水高柳莊拳匪嚴老福殺傷教民六十餘人，直督派道員張蓮芬與練軍分統楊福同（副將）帶兵一營（駐高碑店）彈壓勸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九日）在姜家莊、高洛村勸解不聽，殺拳匪十八人。二十三日（二十一日）楊福同在高洛村外遇伏，被長矛刺死。<sup>⑥</sup>裕祿上奏總署，朝廷置勿問，<sup>⑦</sup>並擬將楊福同革職。且下詔罪官弁縱容兵勇，以查拳匪為名，擇肥而噬，勒索鄉愚，以致閭里騷然。要裕祿查明，從嚴懲辦。<sup>⑧</sup>從此拳匪氣焰大漲，各地拳匪在「扶清滅洋」的旗幟下，抗官軍、拆鐵路、砍電線、焚車站、殺洋人、燃教堂，高碑店以北至豐台鐵道，車站、電桿、橋樑、與路局洋房，全部焚燬，豐台、黃村危

②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十～四一頁，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直隸總督裕祿奏片」，與第七十二頁，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日：「直隸總督裕祿奏片」。

③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軍機處寄直隸總督裕祿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八二頁。

④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與二十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七九～八〇頁；與八二～八三頁。

⑤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九〇～九二頁，直隸總督裕祿奏摺。此摺文情並茂，道出拳匪中之關鍵，是一篇上好的文章，可作拳匪興起之注釋。

⑥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廿五日，直隸總督裕祿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〇一頁。

⑦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一，第三頁。

⑧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廿四日，軍機處寄直隸總督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九七頁。

急。逼得裕祿調聶士成的武衛前軍剿辦。武衛前軍左路統領楊慕時統兵三營於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五日）進駐高碑店，保護鐵路，與原先派往之馬隊統領邢長春部馬隊二營配合，在張蓮芬指揮下，彈壓拳匪，並相機進剿。<sup>⑳</sup>聶士成親率步騎三營，砲兵一哨於五月一日（五月二十八日）從蘆台乘夜車趕到豐台護路彈壓。二日與榮祿在豐台會晤，研商一切。並會同榮祿在馬家堡、長辛店、豐台等地逐家搜檢車站物件，得八名人犯，立即斬首。<sup>㉑</sup>同時徐得標所統淮軍右營，由營官龔先第（遊擊）統帶，亦到豐台彈壓支援。五月六日（六月二日）拳匪大量聚集涿州，並圖不軌。裕祿與榮祿研究，上奏用聶、馬兩軍，分三路進剿，<sup>㉒</sup>詔不許。並於七日諭榮祿：「近畿一帶拳民，雖屬良莠不齊，究係朝廷赤子，總宜設法彈壓解散，不得孟浪從事，率行派隊剿辦，激成變端」。此諭有如火上加油，八日拳匪燬黃村車站，攻擊聶軍左路後營管帶張繼良所統護路官軍兩哨於不備，士兵傷亡八十餘人，餘隊退廊坊。<sup>㉓</sup>促使聶士成用兵痛剿，殺匪數百人。裕祿再請由聶士成先肅清涿州、定興拳匪，詔旨不可。五月十三日（六月九日）京津鐵路不通，翌日電訊亦斷，聶士成在落垡與北倉，再擊毀鐵道電線拳匪，殺傷近千人，並阻拳匪進入天津。<sup>㉔</sup>為黃村擊匪，榮祿遣書士成，戒其勿浪戰邀功。<sup>㉕</sup>並派武衛中軍前路統領孫萬林，統兵到長辛店彈壓，以避免聶軍與拳匪大規模衝突。

楊慕時與邢長春在高碑店、定興、涑水等地，對於進剿拳匪本有作為，然受剛毅警告不准用兵，武衛中軍前路統領孫萬林在長辛店咨文告戒，完全處於被動，最後（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六日）楊、邢統兵向天津轉移時，經過雄、霸等州縣，被拳匪圍攻，衝殺五日，始抵天津西沽參戰。<sup>㉖</sup>

梅東益與滄州知州商作霖，被迫於五月下旬對拳匪用兵，擊潰滄州圍城拳匪，

<sup>⑳</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四月二十九日「上聶功亭軍門書」。

<sup>㉑</sup> 日·佐原篤介，與浙西福隱同輯：「拳匪紀事」卷二「匪亂紀聞」第六頁。

<sup>㉒</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六日，直隸總督裕祿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報。計劃三路進剿涿州拳匪：一路由東安（東光安次）赴永固（永清、固安）至涿州，自北而南；一路由津取道文（安）、霸（州）、雄（縣），至省（保定），自南而北；三，聯合已紮涑（水）、定（興）之營，三路免截。並指明請榮祿調聶、馬兩軍進行。「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三頁。

<sup>㉓</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日，直隸總督裕祿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九頁。

<sup>㉔</sup> 僑析生著：「拳匪紀略」，卷三，第十九頁：「落垡剿拳」。

<sup>㉕</sup> 為黃村、落垡剿拳匪，守舊大臣剛毅等，恨士成入骨，言其通敵，並圖謀之。榮祿遣書士成，戒其勿浪戰邀功。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一，第十三頁。

<sup>㉖</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六月九日「致營務處張毓渠（蓮芬）觀察書」。

殺一千七百餘人，河水盡赤，肅清地方，維持運河暢通，使百姓各安於業。<sup>④</sup>

此次剿匪有功諸將，被慈禧太后與朝廷權貴恨之入骨，陰令御史捏詞指名參奏，並示裕祿設法陷害，或秘密處死。<sup>⑤</sup>裕祿愛才，將聶士成以「此次辦理防剿，種種失宜」為籍口，「革職留任，以觀後效」。<sup>⑥</sup>楊慕時調回蘆台免職，<sup>⑦</sup>梅東益開貴州提督缺，滄州商作霖也跟著革職。<sup>⑧</sup>

五月十日（六月六日）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奉派赴涿州查看拳匪。剛毅面奏慈禧太后，言趙往招撫恐決裂，請自行。至涿州，趙欲留聶士成剿辦，剛素惡士成，謂其私通外人，決不可用，趙微笑即返京。<sup>⑨</sup>並依剛意，言拳民志在拒敵，非叛逆。從此各軍袖視，沒有人再敢認真剿匪。<sup>⑩</sup>拳匪則浩浩蕩蕩進入京津。

直隸拳匪，蔓延三十餘州縣，到處燒殺搶劫。各地教民，棄家遠遁，多餓死山谷；亦有築土堡濬濠引水自守。<sup>⑪</sup>對外戰事發生，各軍參戰，無暇兼顧，更是亂成一團。至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十七日）和議開始之前，上諭剿辦，<sup>⑫</sup>暫護直隸總督廷雍纔命令淮練各軍剿拳匪，分：（一）涿州：署天津鎮總兵淮軍右翼翼長徐得標；（二）固安：威武新軍升允部三營，由歐培埔統帶；（三）白溝河（新城縣）武衛前軍左路統

<sup>④</sup> 僑折生著：「拳匪紀略」卷三，第二十頁：「滄州擊匪」。

<sup>⑤</sup> A.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協辦大學士剛毅在涿州奏摺，言楊慕時不聽命令，誣楊妄殺，且準備剿拳，恐激成大變。又聶軍裝束近似洋人，拳民呼「二毛子」，持刀相向，誓不兩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B.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序：「剛志甚，急電直督裕祿，並聶忠節，令公（楊）還天津，即殺之軍前。又密電裕祿，圖忠節公」。

<sup>⑥</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五，第十二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上諭。

<sup>⑦</sup> 全<sup>③</sup>。

<sup>⑧</sup> A.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二，第十五頁。

B. 李秉信撰：「庚子傳信錄」，六月十九日條。

<sup>⑨</sup> A. 趙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三日，兼順天府尹時，曾上奏摺主張調兵剿拳匪。故剛知其去必決裂。「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〇八～一〇九頁，刑部尚書兼順天府尹趙舒翹等摺。

B. 趙因剛之引薦，得入軍機，並為總署大臣，感剛之恩，作官衝昏了頭，故不顧良知，微笑返京，向慈禧太后奏：「拳民志在拒敵，非叛逆」。結果以奏報不實賜死。

<sup>⑩</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六日，督辦鐵路事務盛宣懷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一四頁。

<sup>⑪</sup> 例如：（一）通州買家墩屯；（二）保定東間村、與安家莊；（三）近京馬家堡；（四）薊州墩莊等處。見胡思敬著「驢背集」與暫護直督廷雍等摺片。後者載「義和團檔案史料」。

<sup>⑫</sup>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五九八頁。

領（參將）范天貴；<sup>④③</sup>（四）滄州：淮軍右翼統領，開缺貴州提督梅東益；（五）天津南：豫軍蔣尚鈞部五營；（六）河間：浙江提督直隸練軍總統呂本元，統領何永盛；（七）靜海：直隸練軍統領韓照琦（大沽協副將）；（八）大名、廣平：大名鎮總兵王三連；（九）正定、冀州、深州：正定鎮總兵董履高；（十）宣化：署宣化鎮總兵何乘鰲；（十一）遵化：武衛前軍中路統領馮和義，會同馬蘭鎮總兵：堃岫；（十二）懷柔：淮軍左翼翼長，通永鎮總兵李安堂，等十二軍區，配合鎮標各軍，進行剿辦。<sup>④④</sup>其中徐得標、范天貴、梅東益、馮和義、李安堂、歐培墉都表現甚佳。後范在板家窩與聯軍衝突陣亡，歐培墉亦被聯軍害於固安。李安堂將懷柔戕官之匪，全部擒獲正法。馮和義將殺官劫砲之翰林院庶吉士楊錫霖捕獲，交地方官從嚴懲辦，並綏靖地方。直隸中部拳匪，聲勢浩大，直到光緒二十七年四月，馬玉崑率武衛左軍二十四營入直剿匪，六月，再調新授甘肅提督姜桂題，率武衛右軍三營（三千二百人）入直，配合武衛左軍直隸提督馬玉崑部會剿，纔完全肅清。

### （五）京津的混亂

在京師與直隸的武衛各軍，除聶、宋兩軍，尚無拳匪混入外，榮、董兩軍，都有部份拳匪滲入。神機營與虎神營內混入的拳匪更多，尤其端王載漪統帶的虎神營，<sup>④⑤</sup>幾乎變成拳匪的大本營。後來董福祥更推薦陝中匪首李來中到京領導拳匪作亂。

白雲觀道士高仁峒向端王載漪妄稱：拳民忠勇有神術，請倚之以滅洋人。端王召頭目試之，良驗。並在端王邸晚宴中公開獻技，徐桐（大學士）、崇綺（戶部尚書）篤信無疑。並告慈禧太后，密召入京，風聲所播，兩三天內，拳匪到京數萬

④③ A. 范天貴在剿拳匪與抗聯軍中，表現最佳，變化亦大。他原為淮軍梅東益樂字營分統，在滄州剿拳，表現英勇，馬玉崑在天津抗聯軍時，曾指名調他到武衛前軍任統領，他到任後，接蘇緒謨為武衛前軍左路統領，率五營在新城板家窩，與洋兵相遇，洋兵欲繳彼軍械，相互衝突，洋兵首領被擊斃；范亦陣亡。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日，馬玉崑致西安軍機大臣等電報。見故宮博物院編：「光緒庚子辛丑電報」。

B. 據直隸總督李鴻章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奏摺：范奉調霸州剿匪，路過板家窩，與洋兵相遇，言語不通，被洋兵從後開槍擊斃；請從總兵例優卹。「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七七六～七七七頁。

④④ 暫護直隸廷雍，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摺一片；八月二十九二摺三片；與閏八月六日一摺三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五九八～六五七頁。

④⑤ 神虎營為端王載漪所統領的一支軍隊，約一萬人，營制餉章比照神機營，原名武勝新軍，後賜名虎神營，其用意「虎吃綿羊，神打小鬼」，專門對付洋鬼的一支部隊，也是端王想助大阿哥成大功立大業的一支軍隊。德國公使，即被此兵所戕。惜兵驕將悍，領導無方，北京淪陷，隨之西狩。

人。五月十三日（六月九日），慈禧太后由頤和園還宮，自瀛秀門至西華門，沿途排列拳匪護衛，賞銀二千兩，獎匪首李來中，曹福田義勇。從此宮內習拳，拳壇比比皆是，親貴大臣經過，必需下輿行禮，氣焰萬丈。端莊二王別具野心利用拳匪，京師自然大亂。<sup>④⑥</sup>

是日，端王請調武衛後軍入衛，董軍即持令箭入城，宣言奉太后詔剿滅洋人。<sup>④⑦</sup>翌日命載漪管理各國事務衙門，啓秀（禮部尚書）、溥興（工部右侍郎）、那桐（內閣學士）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sup>④⑧</sup>此時載漪偽造各國公使照會，要慈禧太后歸政光緒帝，以激起慈禧太后必戰的決心，而且軍機處由剛毅把持，啓秀、趙舒翹等，祇有順從；載漪管總署，趙舒翹本為總署大臣。並成立督辦軍務處，以徐桐、崇綺、剛毅、趙舒翹、啓秀入參機務，管理京師大軍。至此政權遂完全落入守舊大臣之手。端王封奏，殺奕劻、李鴻章、王文韶、陳夔龍等十五人。<sup>④⑨</sup>榮祿雖為軍機大臣，與總署大臣，然與太后及守舊大臣意見相左，自己變為少數之少數，孤掌難鳴，雖有王文韶（軍機大臣、戶部尚書）陳夔龍（順天府尹）的同情，亦無濟於事。此股守舊派的力量至端王載漪於八月七日（八月三十一日）入軍機，而達最高峯。

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一日）董福祥的甘軍支解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于永定門外；十六日拳匪毀外城姚家井及跑馬廳一帶教民房屋；十七日燒右安門教民居所，老幼被殺達三百餘人；十八日焚順治門外教堂及附近商店；十九日焚宣武門外大教堂，武衛中軍，神機、虎神等營出而彈壓，即散去；二十日燒正陽門外商場，四千餘家，全部遭殃，火延城闕，正陽門化為灰燼，煙焰三日不絕，數百年精華為之蕩盡，<sup>⑤⑩</sup>且爐房二十餘家，均設珠寶市場，為金融機關，全部被毀，京城內外大小錢莊銀號滙劃不靈，通貨無法鼓鑄。使京師用費周轉不靈。其殺人之法，更為殘酷，有剝春、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斬，並將教民婦女倒埋於地，裸其下

④⑥ A.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九～十頁：「拳匪蔓延京師記」；及第十一～十二頁：「王公大臣袒匪記」。

B. 日本佐原篤介與浙西溫隱同輯：「拳匪紀事」卷二，「匪亂紀聞」第九、十、十四、十五等頁。

④⑦ A. 全<sup>④⑥</sup>。

B.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一〇～一一頁。

④⑧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三，第九頁。

④⑨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二十六頁。

⑤⑩ A. 李秉信撰：「庚子傳信錄」，五月十四～二十五日各條。

B. 陳陸編：「拳變繫日要錄」，五月十三～二十四日各條。

體，插一蠟燭，點燃爲樂。<sup>①</sup>十日之間，死難官民不下十餘萬人，官員住宅，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五月十七日雖令宋慶飭馬玉崑剿捕，十九日，再命九門提督、神機營、虎神營、武衛各軍，由慶王奕劻、端王載漪、莊王載勛、榮祿督飭各軍，嚴拏拳匪，然星火燎原之勢已成，無能爲力！

裕祿得知慈禧太后召拳匪進京，又有補用道譚文煥煽動，言拳匪有神術，剿辦干神怒，也居然改變初衷，先將靜海縣獨流鎮自稱「天下第一壇」的匪首張德成，用八抬大轎請進天津，待爲上賓，且以敵禮相見，並表薦於朝。數日之間，天津、拳壇林立，亦多至數萬人，皆書「天兵天將，扶清滅洋」。又膽大妄爲，路遇士成，揮刀即殺，以報落堡之仇。<sup>②</sup>後李來中（陝西人）、王湛（山東人）、曹福田、韓以禮（靜海人）、王得成（霸州人）至津，凶橫無賴，賊中渠魁，往來督府，與大吏分庭抗禮。<sup>③</sup>尤以曹福田花樣最多，自稱奉神旨在津滅洋。裕祿保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天津遂變成拳匪的天下。

北京拳匪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燒殺接近使館，被洋兵擊退，第二天拳匪與使館聯軍大戰。剛毅二十日返京，參加御前會，會議後之上諭：對拳匪責成剛毅（文）、董福祥（武）親自開導，勒令解散，年力精壯，即招募成軍，以備折衝禦侮之用。<sup>④</sup>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連續三天再召開三次御前會議，守舊大臣以絕大多數主張對外用兵。最後慈禧太后決定對外宣戰。二十四日，德國公使克林德

① 柴萼著：「庚子紀事」，五月二十六日記載。

② 劉夢揚著：「天津拳匪變亂紀事」，卷上：「一日，聶軍門騎馬行至河東興隆街，適有拳匪百餘人，結隊而來，一見軍門，揮刀即進，大呼曰：『吾等正在尋你，今竟遇見，非殺你不可。』」

③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一，第十四頁。

④ A. 軍機大臣字寄協辦大學士剛、署甘肅提督董，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諭：拳民仇殺教民，肆行無忌，本應嚴行剿辦。本日召見世鐸、奕劻、訥勒赫、溥偉、載澧、魁斌、載勛、載漪、那彥圖、載滢、載濂、載潤、榮祿、崑岡，剛毅、王文韶、立山、崇綺、啓秀、敬信、崇禮、廖壽恒、徐用儀、趙舒翹、松淮、裕德、懷塔布、崇光、溥善、英年、溥良、景灃、那桐、溥興、壽耆、聯元、崇壽、葛寶華、陸潤庠、陸寶忠、陳學棻、溥靜、陳秉和、朱祖謀、秦綬章、黃思永、黃昌、孚琦、鐵良、劉永亨、袁旭、許景登、榮惠、曾廣漢、會章、譚毓鼎、文海、范廣衡、榮慶、王福祥、崧杰、長萃、張亨嘉、吳廷芬、恩順、崇勛、徐會澧、常明、曾廣燮、梁仲衡、溥綱等，瀝陳愚民無知，姑開一面之網。即著責成剛毅、董福祥，一面親自開導，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壯者，即行招募成軍，嚴加約束。該拳民即以義勇爲名，如足備折衝禦侮之資，朝廷原可有其前愆，以觀後效。究竟該拳民臨敵接仗，有無把握，世鐸須細加察驗，謀定後動。「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四五頁。四次御前會議，皆由上述一批人參加。

B. 此上諭在編「實錄」時改動如下：「其有年力精壯者，或請招募成軍，免其生事。該拳外雖以義勇爲名，實難備折衝禦侮之資，朝廷現已有其前愆，以觀後效。究竟該拳化誘爲良有無把握，世鐸等須細加體查，謀定後動。」「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四，第七頁。

(Baron Feriherr Von Ketteler) 被虎神營兵在崇文門大街所害，董軍與拳匪會攻東交民巷使館及西什庫教堂。二十五日正式下詔宣戰。是日上諭，派左翼總兵英年、署右翼總兵載瀾、會同剛毅，辦理義和團事宜。<sup>55</sup>兩天後再加派莊親王載勛統率義和團。<sup>56</sup>拳匪入京，皆在莊親王府掛號，並呼端、莊二王、剛毅、徐桐、載瀾為大師兄。端王每出，必有拳匪護從。自此北京朝廷：端王掌外交大權，且統神機及虎神等營，領導仇外；董福祥統武衛後軍，執行排外；剛毅內主軍機，外與莊王統率大量拳匪，於是官、兵、匪三結合，在北京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姦淫、燒殺、搶劫，無惡不作；並於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廿六日）端王、莊王率拳匪擾內宮，言殺一龍（光緒帝）、二虎（李鴻章與慶王奕劻），慈禧太后堅持不可而罷。

天津拳匪是從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開始燒教堂，殺人越貨，並與俄軍衝突；翌日，天津教堂全燬，再與俄軍及日本商船對擊，頗有傷亡。自此除戰洋人外，聶、馬、淮、練諸軍，與拳匪多有衝突，互相殘殺。倉場侍郎劉恩溥六月三日（六月二十九日）奉命赴津組織水會七十二局人員，與義和團勇，兼統率武清、東安、通州等地義和團，<sup>57</sup>並命直隸總督撥發武器迎敵。他十日到津，除將水會人員挑選四千八百人，交原首領統帶，並召見義和團首領。惟此時正值天津戰事最烈，至十七日天津淪陷，他以軍火無著，且無權、無餉，祇好自己逃之夭夭。<sup>58</sup>

北京的拳匪，除攻北堂與使館傷亡外，大部份於北京淪陷時逃亡外縣，小部份被聯軍捕殺；天津的拳匪多半為官軍——聶、宋、淮、練各軍——所追殺，部份被聯軍所殺，部份作鳥獸散或投奔外縣拳匪，有的搖身一變而作漢奸洋奴。<sup>59</sup>張德成七月一日（七月二十六日）逃到津西王家口勒索，被村民亂刀刺為肉醬。<sup>60</sup>曹福田次年正月，被人磔於靜海。<sup>61</sup>

<sup>55</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六四頁。

<sup>56</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七六頁。

<sup>57</sup>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一八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倉場侍郎劉恩溥摺。」

<sup>58</sup> 倉場侍郎劉恩溥摺片及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七八頁（六月十四日）摺片各一；第二九七~二九九頁（六月十七日）摺片各一；第三四一頁（六月二十二日）摺片上諭各一。

<sup>59</sup> 管鶴撰：「拳匪見聞錄」：「津地土棍，俗稱混混，分黨稱雄……迨拳術傳播，遂相率入黨，故惡燄較他處彌甚。及至洋兵破城，遂變紅巾而為洋僕……不料其為昔日之拳匪，今日之漢奸也。」

<sup>60</sup> A. 張德成在津時，設支應局，由道員譚文煥總其事，天津陷，譚挾巨萬鴛舟載妓逃，奔德成，並向保定藩司廷雍請餉，廷雍不給，拂衣而去，廷雍命部將捕之，遂逃，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二，第二十四頁。

B. 僑析生著：「拳匪紀略」，卷四，第四~八頁：「巨匪結局」。

<sup>61</sup> 全<sup>60</sup>B.

## 七、抗聯軍的慘痛

### (一) 圍攻使館與北堂

#### (1) 圍攻使館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四日（一九〇〇五月三十一日）為保護使館，各國派兵自天津進京，是日夜入城：英軍官三人，水兵七十九人；俄軍官二人，水兵七十三人；法軍官三人，水兵七十五人；意軍官二人，水兵三十九人；美軍官三人，水兵五十三人；日軍官二人，水兵二十四人。三天後，德軍官一人，水兵五十一人；奧軍官五人，水兵三十人，陸續進入北京使館區，成為保護使館之主力。<sup>①</sup>此時各國公使鉤心鬪角，互相猜嫉，祇有英日兩國比較合作。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北京使館危急，乃聯合組織使館防禦系統。適有一奧國將官（海軍艦長）在北京遊歷，階級最高，在奧公使支持下，被推舉為保衛使館區司令，並招集志願軍（洋人）八十人共同擔任防禦任務。<sup>②</sup>

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拳匪開始進攻使館區——東交民巷。從哈德（崇文）門衝入，被德國之機關砲（即俗稱重機關槍）擊退。此時使館區內，除各國領事館辦公人員，及前述之衛兵外，尚有近千之外國僑民或觀光客，與二千多中國教民。前者分散各使館與六國飯店，後者集中在肅王府。<sup>③</sup>兩天後，嚴旨榮祿派武衛中軍實力保護使館。<sup>④</sup>五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九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大沽被攻陷，通知各國公使限二十四小時內起程歸國。各公使在西班牙使館（公使首領）開會，爭論甚烈，除要求保護外並請將離京時限延長為四十八小時。翌日德國公使克林德親往總署交涉，希望總署收回成命。中途被端王載漪虎神營兵丁所戕，事態逐漸擴大。

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武衛後軍（董軍）馬隊正式參加作戰，奧使館被焚。翌日，神機營、虎神營協同董軍作戰。神機、虎神各營仍由崇文門衝入，董

① 僑析生撰：「拳匪紀略」，卷八，第二頁：「使館衛兵」。

② 英人撲笛南姆，威爾（B.L. Putnam Weala）：「庚子使館被圍記」上卷，第八章。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所記。

③ 全註②書，上卷，第九章，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所記。

④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四四～一四五頁，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上諭。



軍則在皇城內向使館攻擊。是日荷使館、華俄道勝銀行皆被焚。據使館內之志願軍威爾所記：滿州兵（神機、虎神各營）甚和平。董軍身體高大雄壯，面呈褐色，一看即知。有極新式（曼立夏 Mannlicher）馬槍，凶橫慣戰。<sup>⑤</sup>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翰林院及總稅務司署被燬（此兩處距英使館最近），使館區防禦統帥由奧艦長移交給英國公使。意使館焚燬後由董軍進佔。此時端王已暗結福祥，引為己用，稱福祥為上將軍；福祥亦以滅洋自任。榮祿再三戒飭，福祥言奉懿旨拒不聽命。<sup>⑥</sup>

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四日）董軍開始用砲兵攻肅王府，毀英使館四周華式房屋。翌日夜，使館正危急存亡之際，榮祿下令停止攻擊，由笳聲（號音）傳播各軍撤兵，並將上諭「保護使館，即刻停止攻擊」，書寫在木版上，傳入使館，惟停戰之期甚為短暫。六月二日（六月二十八日）砲戰又起，翌日，董軍從北面衝入，焚燬房屋數所。六月七日（七月三日）中國兵之攻擊最為猛烈，剛毅親戴兜鍪督戰，<sup>⑦</sup>率十門砲及數千枝步槍參戰，雙方用刺刀衝殺，如非停攻，再一小時使館即全線崩潰。<sup>⑧</sup>六月十日（七月六日）砲火甚烈，日本阿大尉統帶十五名日本水兵，二十五名志願兵，及中國教民二十人，衝出謀奪董軍火砲，董軍仆仆向前，雖受傷創，口中仍喊殺不絕，有倒地未死者，亦擲刀擊殺洋兵，奪砲不成，傷亡甚重，日本大尉亦在是役中陣亡，再退回原地時，引起董軍猛攻。<sup>⑨</sup>此時雙方士兵，有搶劫財物之事發生。六月十七日（七月十三日）晚間，法使館被董軍掘地道攻入，埋地雷轟燬。翌日晨法軍防線全部突破。據洋人記載：中國兵便捷如鬼蜮，到處長竿放火，防不勝防。<sup>⑩</sup>此時使館防禦兵勇，死傷已過三分之一，幾乎每人都負輕重傷，奧司令與英國軍官小阿（代理英國公使指揮各國軍隊）皆戰死；日本大佐衣穿一洞，幸未重傷。

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七日）中國軍隊三度停攻。榮祿與使館通消息，言武衛中軍保護使館，並致贈桃子西瓜慰勞。此後雖有零星槍聲，然實際已入停戰狀態。總署派章京文瑞為特使，往返交涉。並以太后名義，贈送四車水菓與蔬菜以示友好，雙方士兵互訪，軍紀井然。董福祥因有士兵賣東西給使館洋人謀利，將士兵就

⑤ 全註②書，中卷，第一章，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所記。

⑥ 陳慶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十九～二十七頁。

⑦ 胡思敬著，「驢背集」，卷一，第十五頁。

⑧ 全註②書，中卷，第六章，六月七日（七月三日）所記。

⑨ 全註②書，中卷，第七章，六月十日（七月六日）所記。

⑩ 全註②書，中卷，第十二章，六月十八日（七月十四日）所記。

地正法。①至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攻擊再度開始，翌日猛攻，不過已成強弩之末，第三天聯軍即進入北京。

有關使館衛兵傷亡，有三種記載，數字互有出入，以親自參戰之威爾所記載為可靠，惜祇有日、德、法三國：日本水兵與志願兵六十人，死傷四十五人；法國水兵志願兵六十六人，死傷四十二人；德國水兵志願兵五十四人，死傷三十人。其他資料所記：美國死傷十八人；英國死傷三十二人；奧國死傷十三人；意國死傷十八人；俄國死傷十三人。②

## (2) 攻北堂

五月十七日（六月十三日）拳匪焚東、西、南三教堂，遂圍北堂，時有法國水兵三十人，意國水兵十人，法神父十人，修女二十人，中國教民三千二百餘人。步槍四十枝，小砲一尊。教民組成六百人義勇隊，各執刀叉自衛。十九日拳匪開始攻擊，死四十八人而退。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六日）神機營與董軍參加圍攻，神機營砲一門被奪。③董軍掘地道埋地雷，炸四次，斃洋人及教民四百餘人，內童稚一百二十餘人。六月七日（七月三日）剛毅頭包紅巾，腰繫紅帶督虎神營猛攻北堂，④不能破。從此進入圍困狀態。至七月二十二日（六月十六日）聯軍進京兩天後，北堂之圍始解。

## (二) 京津線上戰西摩

聯軍為援北京使館，五月十四日（六月十日）在天津結集：英兵九百十五人，德兵四百十五人，俄兵三百十五人，法兵一百五十八人，美兵一百十二人，日兵五十二人，意兵四十人，奧兵二十五人，共計二千零五十二人。由英國海軍東洋艦隊司令西摩（Seymour）任統帥，⑤搶奪車頭，並帶同鐵路局洋工程司及工匠料

① A. 日·佐原篤介，浙西瀛隱同輯：「拳匪紀事」，卷六，第十三頁：「董福祥斬兵二人，乃為外人託購物件者」。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七日事

B. 全註②書，中卷，第十五章，六月廿一日（七月十七日）所記相同。

② 參考：

A. 僑折生撰：「拳匪紀略」，卷七，第三～四頁，「日記被圍」，與第二頁「衛兵傷亡」；

B. 日本佐原篤介，浙西瀛隱同輯：「拳匪紀事」卷四，「八國聯軍志」，第五七頁：「衛兵死傷數」

C. 全註②書，中卷，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日）所記。

③ 全註①書，卷八，第三～四頁：「教堂被圍」。

④ 楊典浩著：「庚子大事記」，六月七日（七月三日）所記。此日剛亦在使館前督師作戰。

⑤ 法人佛甫愛加來，與施米儂同撰；劉翹翰、程瞻洛合譯：「庚子中外戰紀」。第四章，「紀聯軍在直隸之征進」中之「西摩提督進兵情形」一節所記。

物，<sup>①⑥</sup>載兵八百名，大砲數門，於上午九點第一班車開出，準備沿路修護通行。翌日開兩班兵車隨行，第三天再開車數班，載運工人物料軍械糧餉及所剩之後勤人員全部離開天津，開往北京。

西摩在北倉與楊村，皆與武衛前軍（聶軍）相遇，士成主截擊，裕祿不可。在落堡聯軍與拳匪遭遇，殺拳匪三十餘人。<sup>①⑦</sup>至五月十七日（六月十三日）大隊進駐廊坊，留一支隊守落堡車站。次晨，拳匪攻廊坊車站，意兵四人陣亡。是日直督裕祿奉諭阻西摩軍進京，<sup>①⑧</sup>晚間聶軍一營攻落堡車站，迫使聯軍急速回援。此時廊坊之北，楊村之南，鐵路全燬，聯軍被困在兩站之間。五月二十二日（六月十八日）武衛後軍（董軍姚旺部）與拳匪合攻廊坊。據聯軍人員記載：「彼此均異常奮勇」。<sup>①⑨</sup>此役聯軍陣亡約五十人，董軍與拳匪陣亡計四百人，晚六時西摩退至落堡，且自知被聶、董兩大軍夾擊，情勢危殆，乃決心退回天津。

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清晨六時，聯軍以民船四艘，舢舨兩隻，由美法意軍為前衛，英俄德日奧軍為本隊與後衛，沿北運河從楊村向天津轉移。九點鐘左右遭天津練軍（何永盛部）迎頭截擊，聯軍衝過後，再遇聶軍（由聶士成親自指揮）攔阻痛擊，砲火甚烈，苦戰十一小時之久，拳匪夾雜其中，隨時偷擊，晚七時始停止戰鬥。第二天聯軍繼續向天津撤退，聶軍開砲轟擊。此時河之兩岸，步、騎（武衛前軍馬隊統領邢長春部趕到參戰）、砲（武衛前軍後路統領胡殿甲部參加）各兵種俱備，盡力截擊。聯軍幾不能動，受創甚重，且部份被擊潰，乃決定夜行軍。第三天夜間二點行動，潛行至西沽附近，與聶軍後路左、後兩營（營官王繼忠、方德昌）戰於武庫。先是，拳匪入庫，出示總督手諭索領武器，與官軍衝突，聯軍出以奇襲，武庫陷。第四天早晨四點，楊慕時（聶軍左路統領）率全軍攻武庫西南面，戰事激烈。楊部左營營官徐照德，幫帶呂光烈，外委王玉山等一百三十餘人陣亡。<sup>②⑩</sup>並困聯軍於武庫之內，出庫探路之小隊，皆被擊斃或擊回。聯軍得武庫械彈補充，勉可支持，惟傷亡慘重，英軍一百二十四人，美軍二十八人、德軍七十四人、俄軍二十八人、法軍十三人、日軍五人、意軍八人、奧軍二人，而所剩能戰

<sup>①⑥</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sup>①⑦</sup> A. 全註<sup>①⑤</sup>書記為三十餘人。

B. 「義和團檔案史料」，裕祿奏報為五十餘人，故此處採用A之說法。

<sup>①⑧</sup> 此上諭「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所不載，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內提到五月十七日奉「實力阻止，洋兵進京」之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四二頁。

<sup>①⑨</sup> 全<sup>①⑤</sup>。

<sup>②⑩</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六月九日：「致營務處張毓渠（蓮芬）觀察書」。

者不滿千人。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清晨三點，天津租界援軍二千人，由俄國大佐喜林司祺統帶，從火車站沿鐵路竄至錦衣衛，意圖接應被困武庫之洋兵，經練軍（卞長勝部）與武衛前軍（胡殿甲部）奮力擊退，祇部份進入武庫，同時武庫困兵，部份突圍，在白廟地方，與武衛前軍互相砲戰，掩護援軍。是日夜，聯軍在武庫縱火後，逃入天津租界。<sup>②</sup>

### （三）聯軍使用之兵力

(1)德國三軍，步、砲、騎、工各兵種與海軍陸戰隊，及憲兵，野戰醫院，共官兵二萬二千五百人；(2)英軍三旅團與先頭部隊，各兵種皆有，計英軍官五百人，士兵五百五十人，印度軍官六百人，士兵一萬七千人，傭兵（供差役）一萬三千五百人；(3)法軍兩旅團，除各兵種外，有氣球隊，共一萬五千六百人；(4)俄軍八聯隊二大隊，亦包括各兵種，官兵一萬七千人；(5)日本在第五師團指揮下官兵二萬二千人，亦包括各兵種；(6)美軍僅步、砲、騎兵四千六百人，與海軍陸戰隊一千人；(7)意軍步兵三大隊，砲兵一中隊，工兵、輜重兵各一隊，海軍陸戰隊一大隊，官兵約二千五百人；(8)奧國僅派海軍陸戰隊一大隊，約五百人參加戰爭。

以上八國聯軍，共使用兵力約近十二萬人<sup>②</sup>。

### （四）大沽砲臺陷敵

拳亂禍及京津後，大沽港外集結各國大小船艦三十七艘，其中大型巡洋艦二十二艘，小砲艇十艘，魚雷艇五隻；<sup>③</sup>大艦在十海哩外淀泊，小艇可行內河或駛靠碼頭。

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六月十五、十六日）聯軍重要官佐兩次會議於俄艦露西亞號上，研究進奪大沽砲臺方略。同時派日軍三百名、英軍二百五十名、德軍一百五十名，及俄法意美奧等國小支兵隊在塘沽登陸，由德國軍官保赫指揮登陸聯軍。日軍先佔據塘沽車站，預作準備。並由俄國海軍副司令海爾德·布郎領銜，通知大沽守將羅榮光（原天津鎮總兵，新授噶什喀爾提督，淮軍統領）在五月二十一日（

<sup>②</sup> A.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廿九日，六月四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兩摺）：「九座倉庫被焚，其餘槍砲等庫無恙」。「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一八四～一八五頁，與二〇七～二一〇頁。

B. 全<sup>⑤</sup>。

<sup>③</sup> 全註<sup>⑤</sup>書「聯軍集合兵隊情形」一節所記。

<sup>④</sup> 直隸總督裕祿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奏摺內稱：三十八艘，經與法人施米農所記對比，實有三十七艘。分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與註<sup>⑤</sup>書。

六月十七日)晨二時讓出砲臺，否則即予攻佔。<sup>②④</sup>由西人章森通譯。羅婉拒後，立報直督裕祿，並在水域佈雷，局勢突現緊張。<sup>②⑤</sup>

此時砲臺守軍：(1)砲臺兵(新編練軍)四營(二千人)：由副將韓照琦統領，守南岸大營砲臺。分轄右營：卞長勝，守南灘(南岸)營砲臺，配十五生特新式大砲五門；右副營：李忠純，守南營門(南岸)砲臺；左營：封得勝，守北岸左營砲臺；左副營：△△△，守北岸左副營砲臺。(2)海軍統領：葉祖珪，轄四艘魚雷艇，與海容號巡洋艦一艘。(3)指揮官：羅榮光統帶天津鎮標兵與淮軍右翼中營——張祥瑞與韓照琦同守南岸大營砲臺，淮軍右翼前營陳廷福與後左右三營留營(守)人員，守萬年橋營地。總計三千五百人。

晚十二點五十分，砲戰發生，<sup>②⑥</sup>此時中國海軍船五艘被俘。羅榮光指揮大營砲臺，韓照琦指揮海宇砲臺，向聯軍船艦轟擊。據法人施米儂所記：「華軍所開之砲，甚有準的，致各船受傷甚重，且各船所備之快砲，實未能與該砲臺大口徑之砲相為抵禦，不得已就近退去」。<sup>②⑦</sup>此時(四點鐘)羅報告「細察情形，似可獲勝」。<sup>②⑧</sup>其登岸之洋兵，先向北岸左營砲臺進攻，月明星稀，砲臺猛轟聯軍各隊，統兵官保赫陣亡。血戰數小時，彼此傷亡慘重，左營管帶封得勝亦陣亡。五點該營火藥庫引火爆炸，砲臺遂被日軍攻陷。聯軍再進攻副左營砲臺，六點無抵抗，英軍進入。聯軍據此兩砲臺，與南灘營砲臺互擊，南灘營卞長勝用大砲反擊，斃洋官兵十餘人。<sup>②⑨</sup>七點，聯軍船上之榴彈砲擊中南岸李忠純右副營子彈庫，砲彈子彈被焚爆炸。聯軍三船迫近大營，大砲失去威力，營官李忠純用南門砲臺轟擊，彈盡而陷。被登陸聯軍追迫，退至新城。<sup>③⑩</sup>大沽陷落。津沽門戶洞開，海疆屏障頓失！

此役，韓照琦左額前胸受傷。官兵陣亡陳廷福、封得勝以下官兵一千餘人。

②④ 全①⑤書，「奪據大沽砲臺情形」一節所記。

②⑤ 僑析生著：「拳匪紀略」，卷一，第七～九頁：「大沽失守」。

②⑥ A. 羅榮光給直督裕祿報告，及其他中國記載為軍艦先開砲。惟法人施米儂記載大沽砲臺先開砲，因彼等認為清晨兩點為讓砲臺之限期，故準備進攻，並記「夜間十二點五十分，在北河之兵船，忽為砲臺之電光燈(探照燈)遙為影射，窺察甚週，旋放出一砲，最為猛烈，蓋華軍早於日間，能以精細之標準，得各砲艦之地位矣」。

B. 據李希聖著：「庚子變國記」所記，為大沽練軍營官封得勝先開放攻敵艦。故應為清軍先開砲。

②⑦ 全②④。

②⑧ 羅榮光給直督裕祿的報告，見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內，「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六四～一六六頁。

②⑨ 全②②。

③⑩ 全②②。

聯軍死傷二百五十五人，沉俄砲艇（日愛立亞克號）一艘，重燬俄巡洋艦（稿烈號），德國砲艇（倚而的號）各一艘，傷法、英砲艇（法力勇號、英亞爾舍林號）各一艘。<sup>①</sup>

大沽守軍，淮軍右翼部份，由羅榮光統帶營官張瑞祥（中營），與各營留守部隊約千餘人到津參戰。羅榮光病逝後，由徐得標（署天津鎮總兵）接統指揮，隨馬玉崑軍轉戰各地。新編練軍部份，先由韓照琦與卞長勝率所部在大沽附近與聯軍展開遊擊戰，六月八日偷襲聯軍，造成數十人之傷亡。<sup>②</sup>後由卞長勝——已升統帶——統率到津參戰。

### （五）天津爭奪戰

天津爭奪戰是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七日），有二千八百名聯軍由大沽援天津，聶士成與前路統領周鼎臣部，在軍糧城與陳家溝之間截擊<sup>③</sup>而展開。當時天津守軍祇有聶軍步、砲、馬十營七哨（五千人），練軍（何永盛部）步馬三營（一千人）及總督親兵耿鳳鳴部五百人，共六千五百人。租界內洋兵估計約四千人。<sup>④</sup>翌日租界洋兵出戰，支援援軍，被擊回，俄軍傷亡百餘人。第三天，裕祿與聶士成研究，準備一舉而攻下租界；胡殿甲（聶軍後路統領）與何永盛，齊心努力，戰績甚佳。並燬鐵路，放陳家溝水，以阻洋兵援軍。租界洋兵縮入堡壘中護身，法租界全燬，海大道被砲轟，死者甚多。據法人記載：「華軍用排砲轟擊，情勢極重」。<sup>⑤</sup>

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起，聶軍兩面作戰：(1)士成親率胡殿甲部在北倉大戰西摩，並將其擊潰；(2)周鼎臣、姚良才部阻聯軍於軍糧城，使其不能前進，表現極為英勇。血戰八晝夜，聯軍一再增援，壓力甚大，終於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進入租界；兩天後再由租界援被困西沽武庫西摩殘軍。三十日晚間共同偷入租界。<sup>⑥</sup>

聶軍右路統領姚良才部，於五月廿三日進駐東機器局（鑄銀元處），斷大沽與

<sup>①</sup> 此處聯軍傷亡之數，據註⑮書記載，較直督裕祿五月十九日奏摺傷敵船六艘少一艘。後者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四二～一四四頁。

<sup>②</sup>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七五～二七六頁。

<sup>③</sup>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一五七～一五九頁。

<sup>④</sup> 據註⑮書，「解脫天津圍困情形」一節內所估計。

<sup>⑤</sup> 據註⑮書，「聯軍進逼天津情形」一節內所記。

<sup>⑥</sup> 光緒二十六年A五月二十五日，B五月二十九日，直隸總督裕祿兩摺。「義和團檔案史料」，第一六四～一六六頁；一八四～一八五頁。

天津租界之通路，並於二十四日與聯軍援軍血戰，斃洋兵甚多。<sup>⑳</sup>左路統領楊慕時部，與馬隊統領邢長春部，於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抵天津西沽紅橋一帶。即奉命分兵參加北倉與海光寺戰鬥。<sup>㉑</sup>砲臺練軍千餘人，由統帶卞長勝（營官升任）指揮，防守西沽。<sup>㉒</sup>此時天津守軍增七千人，連同原守軍共計一萬三千五百人，包括聶軍步馬砲二十五營七哨（缺中路統領馮和義步砲五營），一萬一千人；何永盛部（天津練軍）三營，一千人；卞長勝部（砲臺練軍）一千人；聯軍在租軍集結約一萬四千人。<sup>㉓</sup>

聯軍從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起，為打通大沽通路，連續四天猛攻東機器局，有八門野砲支援，勢在必得，被聶軍姚部擊退。六月一日（六月二十七日）再度集結大軍猛攻，守軍營官潘全山潛伏不動，至十時洋兵接近圍牆，用排槍速擊，傷敵多人。洋兵肉搏而前，右路統領姚良才，恐潘營官兵不支，派兩哨增援，正衝刺間，聯軍馬隊千餘人，由軍糧城包抄衝鋒而下，而租界聯軍，再出兵二千人猛攻，潘營官右髖被彈穿洞，血戰近五小時，至下午三點，局內棉花庫中彈起火，不能守，遂退堤頭。<sup>㉔</sup>是役，聶軍遺屍三百餘具，潘營官兵幾全部陣亡，聯軍傷亡當在聶軍一倍以上。從此，天津租界與大沽可互通消息！

聯軍攻東局同時，五月三十日（六月二十六日）並以大砲轟天津城垣，翌日攻海光寺南局，寺院與廠房皆被擊中起火；並在陳家溝一帶騷擾，以分散聶軍之注意，胡殿甲部以巨砲轟擊，迫使洋兵奔回租界。<sup>㉕</sup>而南局有拳匪參與作戰。與聶軍內鬨，拳匪奪路回奔，洋兵尾隨拳匪而進南局，終被聶軍擊退。<sup>㉖</sup>六月二日（六月二十八日）洋兵在馬家口一帶誘戰，並焚塩坨民房，被周鼎臣軍擊退。是日，左路

⑳ 全⑮。

㉑ 全⑳。

㉒ 全㉑。

㉓ 據註⑮記載：聯軍在天津租界人數，法軍官十七人，兵三百八十七名，英軍官一百八十四人，兵一千七百人，德軍官四十四人，兵一千三百人；俄軍官一百一十七人，兵五千八百人；美軍官二十人，兵三百二十七人；日軍官一百一十九人；兵三千七百零九人；奧軍官十二人，兵一百二十七人；意軍官七人，兵一百三十一人。官兵總計一萬四千零一人。

㉔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四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〇八～二〇九頁。（參考註⑮書記載）

㉕ 全㉒。

㉖ 橋析生撰：「拳匪紀略」卷二，第十六頁：「三局失守」稱此役南局失守。據查各書無同樣記載，裕祿六月四日奏摺：「西沽武庫（北局），未被洋人佔據，城南製造局（南局）洋人亦未闖入，現均分飭嚴守。」「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〇七～二一〇頁。且此後聶軍攻租界，即由南局開始進兵。土成陣亡後，南局纔失守。

統領楊慕時，奉命統所部步隊三營回蘆臺大營。聶軍至此，已血戰十二日。據外人記載：「華兵雖衆，皆不足爲慮，所可畏者，聶軍門所部耳；蓋聶軍有進無退，每爲各軍之先，雖受槍砲，前者斃，後者又進，其猛處誠有非他軍所可比擬者。」<sup>⑭</sup>士成因痛剿拳匪，而遭當朝權臣之嫉恨，裕祿曾目擊聶軍奮戰，深知其勞苦功多，然攝於權勢，力求自保，不敢代白。聶軍以恩賞不及，全軍氣沮，幸士成帶兵熱誠，親赴各營撫慰將弁，激勵士卒，面授機宜，士氣復振。<sup>⑮</sup>

六月三日（六月二十九日）馬玉崑統武衛左軍郭殿邦、張相泰步隊八營、馬隊二營。砲隊一營，官兵五千一百人抵津。住空房，不取民間一物，軍紀井然，士氣大振。裕祿非常興奮。是日，裕、聶、馬、羅、何，一帥四將開軍事會議，決定必需先解決紫竹林租界洋兵，然後節節進剿，收復大沽。並奉上諭，發內庫銀十萬兩，賞宋軍<sup>⑯</sup>。此段期間，先後進入天津援軍，除馬部外，計有呂本元（直隸練軍）部步馬十營，官兵二千五百人；淮軍右翼三營，官兵一千五百人（羅榮光部），及新募兵三營一千五百人，由塩運司楊宗濂統帶，<sup>⑰</sup>楊於六月十六日調保定，管糧臺，<sup>⑱</sup>此軍由陳國壁接統，歸何永盛指揮<sup>⑲</sup>，何永盛部亦增至五營（多一千人）。共計一萬一千六百人，連同原有守軍，總計二萬五千一百人。而聶軍連日苦戰，傷亡慘重，所剩僅七、八千人左右。

防務分配：聶軍負責天津西、北、南三面，以南面爲主，並監視租界；馬軍駐東站，負責東面，並阻止大沽援軍；何軍守城與總督衙門（制臺府）；羅（徐）軍東城；卞軍西城兼顧西沽；呂軍爲馬隊（帶輕砲隊），在東站與海光寺間遊擊。各軍奮勇血戰，令人欣慰。

當時最使人痛心之事，即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王德成，每人所統三五千拳匪不等，混在官軍之內，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且當作戰不利之時官軍必需先讓出一路，好給拳匪退兵。天津爭奪戰晚期，宋慶下令擊殺拳匪，各軍皆殺，拳匪到處奔竄逃命。

<sup>⑭</sup>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十八頁：「津城失陷記」。

<sup>⑮</sup> 日·佐原篤介，浙西樞隱輯：「拳匪紀事」卷六，第十六～二十八頁，「天津一月記」，六月十日所記。

<sup>⑯</sup> 遲程九著：「庚子從軍日記」（載北京新聞彙報），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三、四兩日：「初三日（七日）宮保（宋慶）召見，隨即出京，當時予隨宮保至儀鑾殿恭領恩賞銀十萬兩，見內庫移銀至皇極殿，十分倉卒，以內庫近西什庫故也。是日大雨傾盆，雷電交作」。

<sup>⑰</sup>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四日，直隸總督裕祿摺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〇九～二一〇頁。

<sup>⑱</sup>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軍機處寄直隸總督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二九〇頁。

<sup>⑲</sup> 劉孟揚撰：「天津拳匪變亂記事」。六月三日所記



在此期間，洋兵曾兩次圖謀殺盡租界內華人。幸皆未果：(一)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二日)有一洋軍官被華人槍擊斃命。洋兵欲暴行，洋行老闖言勸錢賄而止。(二)六月三日(六月二十九日)傳北京公使全部被害，再欲暴行，洋行老闖除送錢外，懇請待消息證實後，再殺不遲，遂罷。<sup>④</sup>

六月五日(七月一日)馬軍由劉家莊移紮新浮橋，與俄軍戰於車站，用大砲轟擊，斃俄軍二十餘人。<sup>⑤</sup>第二天馬玉崑親率郭殿邦，張相泰步、馬、砲各營，由陳家溝、賈家橋、十字街、娘娘廟，分路進剿，戰陣精熟，氣勢如虹，先敗日軍，再敗俄軍，愈戰愈勇，持續兩晝夜，陳希義、丁玉玲兩營官(遊擊)皆重傷，<sup>⑥</sup>並派馬隊赴軍糧城，斷聯軍援路。使用大砲八門，<sup>⑦</sup>彈落如雨，日俄軍傷亡頗重，退回租界，<sup>⑧</sup>終將東站收復。

同時聶士成亦親督左路前營砲兵，與前路左後兩營步兵，將陳家溝鐵橋洋兵擊退，奪回開口，俄軍用馬隊衝鋒，被砲兵擊退，傷斃數十名。聶軍前路統領周鼎臣部在鹽坨與聯軍苦戰，連續八晝夜，彼此採消耗戰，互有傷亡。聶軍後路胡殿甲帶砲兵四面遊擊，增援各地，對聯軍殺傷甚重。<sup>⑨</sup>同時羅榮光、何永盛分派淮、練及新募各軍在各巷隘嚴防，隨時準備巷戰。<sup>⑩</sup>裕祿等竟因此數日之勝仗而獲獎。<sup>⑪</sup>

六月九日(七月五日)宋慶幫辦北洋軍務，將武衛左軍全部交馬玉崑指揮。裕、馬、聶舉行軍事會議，晨五點五十分，聶軍在海光寺南路修築砲臺，三面猛攻租界，英砲還擊，聶軍轟擊更烈。第二天，士成率八七重砲再攻，日軍用野砲十二門，法軍用山砲六門還擊，無效，練軍(何永盛部)乘機衝入日軍砲兵陣地，俘日

④ 全④。

⑤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八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二九~二三一頁。

⑥ 全註④書，六月八日所記。

⑦ A. 全⑤。

B. 全註④書所記：馬軍用七呎口徑大砲四門轟聯軍，當時清廷，野戰軍無七呎口徑大砲，馬軍亦無此砲裝備，此處係七五砲所誤；或係水師營(黃星海所統率)重砲，最大口徑為一五〇生特。後者在該書中，屢有記載出現。

⑧ 全註④書所記：是役俄戰死四百餘人，用小輪運回大沽。

⑨ 全註④書所記。

⑩ 據(一)僑折生撰：「拳匪紀事」；(二)劉孟揚：「天津變亂紀事」；(三)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四)柳溪子：「津西誌記」；等書記載；天津練軍何永盛部，軍紀最佳，戰功最高，推其原因，何(曾國藩舊部)能統軍且全軍眷屬住津故也。並云：「練軍功高，何功偉矣」！戰後，李鴻章於光緒二十七年三月調何為大名鎮總兵，統所部赴任，民國初年名將徐永昌，龐炳勳皆由此鎮脫穎而出。

⑪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日上諭，獎裕祿，馬玉崑，聶士成。「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四八~二四九頁。

軍十一人，大砲三門，租界幾不能支。<sup>58</sup>洋兵進入跑馬場地道內暫避。士成選敢死隊百人，乘船渡河，直入跑馬場，用手榴彈拋擊，洋兵與教民死傷約三百餘人。敢死隊哨官柴得貴觸地雷重傷。將跑馬場洋樓全部焚燬。並命前軍左右各路砲營在八里臺佈陣，對租界的包圍線，從跑馬場起至蘆臺河止。<sup>59</sup>

同日馬軍在火車站與洋兵鏖戰，砲轟租界，士氣奮勇，馬軍配合聶軍胡殿甲部，三面圍攻東局，胡親率砲營猛攻五次，煙霧迷天，洋兵竄出，被殺甚多。鹽坨周鼎臣軍亦助戰，洋兵急渡河，中砲落水者甚多，馬匹、駱駝亦被擊落水。同時圍攻日意美法各兵種援軍一萬三千人於軍糧城以東。第二天，再三面會攻東局，互有傷亡。租界洋兵出攻馬家口，被淮軍蔣順發、周行彪等營擊退，並追抵紫竹林，焚洋樓多所，半夜始撤回。<sup>60</sup>六月十一日（七月七日）被圍聯軍之援軍一萬三千人，突圍進入租界，始免除租界聯軍全軍覆沒之命運。<sup>61</sup>聯軍進入租界後，即在小營門架砲向河北與城內轟擊，官署民房多處被炸毀。士成親自率兵夜襲小營門，臨行，告裕祿：「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見大帥。」<sup>62</sup>士成攻擊到小營門，洋兵携砲溜走，即佔領該處。<sup>63</sup>第二天，聶、馬兩軍，再全力三面攻租界，砲火猛烈，傷敵甚衆。

六月十三日（七月九日）晨三點，聯軍反攻，一支由大沽攻跑馬場，步隊一千四百人，馬隊一百五十人，砲九門；一支由租界潛出，兵力約六千人，先攻跑馬場，再攻八里臺。士成在八里臺督戰，並命後路胡殿甲軍在河東東興街轟租界，炸燬紅樓，洋人死傷甚多；下午胡親率所部，由馬家口攻租界，斃洋兵數十人。士成自帶砲兵轟擊，血戰數小時，不幸中彈陣亡，前路後營營官宋占標（文光），哨官范振仙、栗成章、費鴻順、王繼華、李福星、張羅富同以身殉，<sup>64</sup>兵退西教場。洋兵衝入海光寺放火，後路砲營哨官潘鴻生指揮快砲兩門在南門外扼守，極力抵禦，斃洋兵多人，聶軍陣亡哨長一名，受傷亦多。正危急中，砲臺練軍統帶卞長勝（左

<sup>58</sup> A. 華學瀾著「庚子日記」六月十三日記：「天津紫竹林交戰，城內炮子如飛蝗蔽天，經練軍拿獲日本人十一名，大砲三箇」。

B. 全<sup>58</sup>註書：「聯軍攻守各處情形」一節所記。「租界幾不能支」。

<sup>59</sup>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直隸總督裕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七五～二七六頁。

<sup>60</sup> 全<sup>59</sup>。

<sup>61</sup> 全<sup>59</sup>。

<sup>62</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辛丑正月上全權大臣李傅相於京師賢良寺」。

<sup>63</sup> 全<sup>59</sup>。

<sup>64</sup>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直隸總督裕祿奏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七七頁。士成屍體被王慶懷（行營中軍）撈起裝殮，護送回籍。

營)趕到增援,何永盛部新槍隊(陳國璧統領)襲擊洋兵後路,斃洋兵不少,洋兵退回租界。<sup>65</sup>是夜拳匪攻租界,洋兵以排槍擊之,拳匪逃,官兵從後攔擊,死傷二千餘人,官兵無損失。<sup>66</sup>

自土成陣亡後,聶軍士氣低落,戰力大減,漸有搶劫逃亡情事。又全軍交馬玉崑統帶指揮,將弁士卒不服,多數將領不願與馬某為伍,更是促成聶軍崩潰,各統領自由行動的主因。<sup>67</sup>土成「上不諒於朝廷,下侮於拳匪,亡身殉國,以杜讒口」,<sup>68</sup>據法人記載:「在土成陣亡前,華兵防守攻擊,極為奮勇,致聯軍欲退大沽,已非一次」。<sup>69</sup>

六月十四日(七月十日)宋慶率李大川、王治興、余仁同步砲十三營抵津(缺程允和步隊四營,然馬玉崑在津新募步馬隊四營補齊),官兵六千六百人;同時梅東益、史濟源分統淮練各三營,官兵三千人抵津參戰。而此時到天津租界之洋兵近四萬人。是日天津各國領事致函直隸總督裕祿,希望停止砲轟租界,裕祿拒絕。十五日(七月十一日)晨三時,馬玉崑親率左路統領郭殿邦部,右路統領李大川部,由老龍頭(東站)進攻,準備燬鐵路,守兵日法英各一百人。馬軍用大砲猛轟,英兵先溜,日法軍死守。日法派大隊數千人,由日本橋過北河增援;並以猛攻天津城壓迫馬軍,皆無效。戰爭進行十二小時之久,百名日軍,祇剩十七人,法軍亦傷亡半數。統領李大川,營官孫祥雲、蘇轄然,及李姓哨官五人,與哨長六人皆陣亡,士兵傷亡一百三十餘人。由宋慶接應始撤回。<sup>70</sup>此役馬玉崑賞銀三萬兩給李大川部,然因傷亡慘重,影響宋軍士氣甚大。<sup>71</sup>是日奏調馬金鉞、范天貴赴津隨馬軍作戰,在北倉范接武衛前軍左路統領,馬接武衛左軍馬隊統領。<sup>72</sup>洋兵攻興隆街、鹽坨等地,並用砲轟水師營觀望樓砲臺,由聶軍周鼎臣部用大砲轟三十七發,洋兵傷亡多名,始收砲退回。<sup>73</sup>

<sup>65</sup>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直隸總督裕祿,幫辦北洋軍務四川提督宋慶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九〇~二九二頁。

<sup>66</sup> 全<sup>45</sup>。

<sup>67</sup> 全<sup>62</sup>。

<sup>68</sup> 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第二十~二十一頁:「直隸提督聶軍門死事記」。

<sup>69</sup> 全註<sup>15</sup>書所記。

<sup>70</sup> A. 全註<sup>46</sup>書,六月十六日記。

B. 全<sup>65</sup>。

<sup>71</sup> 全<sup>70</sup>。

<sup>72</sup> 全<sup>65</sup>:又片。

<sup>73</sup> 全<sup>65</sup>。

六月十六日（七月十二日）聯軍再到援軍一萬零八百人，大砲十九門，準備進攻天津城，俄艦隊司令亞來克西葉甫（Alexcieff）自任司令。分兩路進兵：一路俄軍二千六百人、法軍三千人，沿白河左岸向城東進擊，並分兵至鹽坨官汛一帶；一路日軍二千四百人、法軍八百人、英軍七百人、美軍六百人，以南局為目標，向城南、城西進擊。十七日在雙方激戰中，馬軍統領王興治作戰不力（不援馬）被陣前正法。<sup>⑭</sup>是日夜十二點，聯軍攻城部隊開始行動，使用大小砲六十二門，其中有二門為氯氣砲（毒瓦斯）。十八日晨與守軍展開激戰，城東之俄法兩軍被蘆臺河黑砲臺（水師營重砲）轟擊（統領黃星海），傷亡頗重，迫俄軍奪砲臺而不果；上午十時，城南聯軍距城五百公尺處，被地雷陣所阻不能進。日法合軍搶攻，被聶何兩軍擊退，傷亡慘重。美軍誤入沼澤地，又被砲轟，損失甚大，統兵官禮士菊毛陣亡。剩日法英三國統領在海光寺商議，英統領多爾瓦主退；日統領福菊西馬，與法統領貝勒高主苦守待援。至夜，援軍趕到，翌晨（十九日）三點半，日軍渡護城河炸燬南門，因城門有三道，僅燬前門，此時守軍因電話線被砲擊斷，連絡不靈，故無援軍趕至，日軍遂乘勢越城而入，<sup>⑮</sup>武衛前軍右路統領姚良才，<sup>⑯</sup>與天津練軍營官余正清，以及守城練軍右營營官宋春華（守備、陝西人）力戰陣亡，<sup>⑰</sup>城陷。

城陷後，日軍協助城東之俄法兩軍攻水師營黑砲臺，裕祿、宋慶、馬玉崑、周鼎臣、呂本元，知不可守，率主軍退北倉。黃星海、徐得標、梅東益、何永盛、卞長勝、史濟源，率淮練各軍殘傷八千人退楊柳青。卞重傷，翌日即逝。<sup>⑱</sup>胡殿甲率聶軍各路殘軍回蘆臺大營。

攻城之役，聯軍中最勇敢，軍紀最佳者為日軍。俄法兩軍被砲火困於東門外，無所作爲，城陷後還要日軍協助彼等攻黑砲臺。日軍主攻南城與西城，此兩區房屋全燬，死屍山積。洋兵日記：日軍死四百零二人，美軍死一百五十人，法軍死一百一十八人，英軍死五十人，其他無統計。洋兵進城，搶掠大戶與當舖，官署積銀，亦被洋兵所掠盡。<sup>⑲</sup>

<sup>⑭</sup> 全註⑭書，六月十七日記。

<sup>⑮</sup>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直隸總督裕祿，幫辦北洋軍務宋慶：「連日鏖戰力不能支天津郡城失守」，與「退守北倉以遏洋兵北竄」奏摺片各一，「義和團檔案史料」不載。此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三，第十～至十七頁。惟此處所記，並參考施米農等所著：「庚子中外戰記」及其他各書。

<sup>⑯</sup> 日·佐原篤介，浙東福隱同輯：「拳匪記事」，卷六，第三十九頁，「京津來函彙錄」：「……統領周玉和（鼎臣）姚良才……皆死。」

<sup>⑰</sup> 劉孟揚撰：「天津拳匪變亂紀事」，卷上，六月十七日所記。

<sup>⑱</sup> 柳溪子著：「津西誌記」：「十八日天津郡城失守」與「局董疏忽」兩小節。

<sup>⑲</sup> 全註⑮書「攻克天津城垣情形」一節所記。

## (六) 戰局的逆轉

北京圍攻使館，可勝而不敢勝；天津力戰租界，想勝而又不能勝。天津失守，各國援軍源源而至，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十八日），一日之內，新到援軍多至三萬四千三百人，此後十天，所有援軍，均抵大沽。<sup>⑩</sup>而清軍在北倉前線者驍馬兩軍一萬人，淮練綠營各軍八千人。兵力懸殊，且聯軍為新銳之師，裝備精良。清軍則久戰疲兵，火器不及，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戰局急速逆轉。惜此時慈禧太后尚被權臣所蒙蔽！

聯軍大量集中天津，遲遲不向北京進軍，拯救公使，主要原因在於彼此猜忌，意見不能統一，且各懷鬼胎。並有些國家竊望犧牲公使，藉口擴大事態，以逞其瓜分我領土之野心。在歐洲幾經磋商，決定推舉德將瓦德西（Walderssee Alfred）為統帥，率大軍佔北京，欲先執慈禧太后，然後再瓜分中國北方；<sup>⑪</sup>但聯軍已集結天津，自不能廢日待時。且北京清軍已停攻使館，計劃落空，此時多數國家，又恐陰謀敗露，才不得不進軍北京。

七月九日（八月三日）聯軍編組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一人，大砲七十門，由日軍第五師團司令官山口素臣指揮：計日軍八千人，俄軍四千八百人，英軍（印度兵）三千人，美軍二千一百人，法軍（安南兵）八百人，奧軍五十八人，意軍五十三人，無德軍參加。<sup>⑫</sup>第二天（七月十日，八月四日）下午三點分兩路離開天津。第三天（七月十一日，八月五日）早晨五點，與宋慶所統馬玉崑、周鼎臣（指揮全部驍軍）、呂本元、徐得標、何永盛各軍，濡署大戰北倉，血戰十二小時之久，聯軍傷亡頗重。清軍拚死抵抗，是晚退守楊村。第四天（七月十二日，八月六日）聯軍乘勝三面包抄楊村。馬驍兩軍統領余仁同、郭殿邦、馬金鉞、周鼎臣等，過河分頭抵禦，奮力迎擊。驍軍統領周鼎臣陣亡，馬軍營官朱懷雙、呂霞邦重傷，裕祿自殺身亡，士兵傷亡三千餘人。宋慶奏稱：「勢孤援絕，難以措持」。至下午五點，退

<sup>⑩</sup> 全註①書：第五章「紀聯軍援使署之源流」中「聯軍預備增兵情形」。

<sup>⑪</sup> A. 全註②書，下卷，第十三章，（一九〇〇年十月記）

B. 日人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卷下，第八十三章，第四一頁。「西太后之蒙塵」一節，據七月二日總稅務司赫德，以密使報告。

<sup>⑫</sup>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第三冊，第二六八頁。因德國不主張攻北京，故無德軍參加。

上蔡村。<sup>83</sup>

宋軍潰後，李秉衡以幫辦武衛軍事務，統率張春發、陳澤林、萬本華、夏辛酉四軍，步馬砲三十營，連同義和團匪數千人，七月十四日（八月八日）抵河西務，其中祇有夏陳兩軍有砲數門，其他兩軍無砲兵。是日，山西按察使升允統步隊一營，馬隊兩旗趕到。七月十五日（八月九日）與聯軍接觸；張、陳兩軍，接戰即潰，張軍副將楊得勝陣亡。萬本華尚可一戰，傷亡數十人。升允隨李秉衡各處奔跑，奈潰軍不聽指揮，無法應戰。此時夏辛酉軍尚能佈陣迎敵，槍砲齊施，力戰三小時，掩護李秉衡、升允等人撤退。<sup>84</sup>宋、馬各軍，已今非昔比，早逃在李秉衡之前。河西務、馬頭遂失。七月十七日（八月十一日）大軍退至通州。李秉衡以「上負朝廷，下負斯民，無可逃罪」仰藥自殺。<sup>85</sup>翌日，聯軍進通州，清廷大震，知京師不保，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六部九卿，各自亡命。榮祿命馬玉崑保駕西狩，<sup>86</sup>並由總署通知聯軍，已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議和。<sup>87</sup>

北京守軍，武衛中、後兩軍二萬人，余虎恩軍二千五百人，神機營與虎神營二

- 
- 83 A.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幫辦北洋軍務四川提督宋慶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五二一四五三頁。
- B. 在宋慶前摺內奏周鼎臣（代武衛軍總統）是重傷，惟據「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五，第九頁，追予庚子殉難直隸陣亡總兵周鼎臣一百六十七員名優卹，並附祀直隸昭忠祠，知周為陣亡。
- C. 大沽、天津、北倉、楊村等地陣亡將士，除聶士成外，直隸總督李鴻章與袁世凱三次具奏請卹，第一次是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七日，李鴻章奏：根據已故署天津鎮總兵徐得標，大沽協副將韓瑞琦分案稟一呈的名單請卹，第二次是：同年九月三日，將續查陣亡殉難員弁紳士兵民婦女等，具摺奏請撫卹。第三次是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凱請卹庚子年殉難各員摺。非常可惜，三次却没有見請卹的名單。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諭中「追予庚子殉難直隸陣亡總兵周鼎臣等一百六十七員，優卹，並附祀直隸昭忠祠。因傷殞命總兵張學俊等七員，及因公遇害參將杜秉忠等七十四員，分別議卹」。詳「諭摺彙存」；「袁世凱奏摺專輯四」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五，第八～九頁。
- 84 A. 張春發軍副將楊得勝陣亡，詳「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劉坤一奏：「陣亡副將請從優卹。」（劉坤一遺集：亦有此摺）
- B.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幫辦武衛軍事務李秉衡摺：「張春發勇於戰，而軍皆新募，以致一敗輒潰。陳澤霖素行取巧，軍事更所未嫻。夏、萬兩將甚能軍，惜兵力太單，不敷調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六八～四七〇頁。
- 85 李秋著：「拳匪禍國記」，上册，第十一頁：「奸臣禍國」。
- 86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大學士榮祿，崇琦、董福祥奏摺：「昨（七月二十日）已有令馬玉崑帶兵扈從」。「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八四～四八五頁。
- 87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劻等致使館書。「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七五頁。

萬人，步軍統領一萬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惟步軍統領有如警察，不能作戰。聯軍原定七月二十一日攻北京，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三日）俄軍偷襲東便門，被武衛中軍前路統領孫萬林擊退。翌日晨八時，日軍猛攻齊化門（朝陽門），用野砲十八門，山砲三十六門轟城，亦被武衛中、後兩軍擊退。袁軍（右軍）的砲兵（張懷芝統帶，為榮祿親軍）十八門砲亦反擊，榮祿並派孫萬林、李成金兩統領，率隊出安定門，抄擊日軍，攻勢被阻。下午二時，英美聯軍乘廣渠門（外城東門）空虛而入，因英軍實為印度纏頭士兵，軍民誤為是馬安良所統之回回援軍，故不阻擊，使順利進使館。<sup>88</sup> 晚間，日軍用工兵炸裂東直門與朝陽門，大軍遂入城。再攻禁城東安、西安、與地安（北）三門，禁軍潰，榮祿與崇綺（戶部尚書）在禁城相見痛哭。是夜，榮祿與董福祥率武衛中、後兩軍，及榮祿親軍（右軍）與聯軍展開巷戰。<sup>89</sup> 二十一日（八月十五日）禁城與內城西半部仍保持在武衛中、後兩軍之手，西太后挈帝出德勝門北奔。晚間，榮祿出西直門，董福祥出彰儀門，一路而西。一天後兩人在良鄉相會時，北京已被聯軍分割列管。日本軍隊管禁城，宮廷得以部份保全。<sup>90</sup>

### （七）清廷的最後防線

北京失守後，「武衛潰勇，各路逃兵，紛紛竄潰」，<sup>91</sup> 清軍不能戰，清廷亦不準備再戰。除派李鴻章、慶親王奕劻議和外，即派兵全力剿拳匪，以堵絕聯軍各處進兵之藉口，但聯軍志在搶劫財物與報復殺人，到處自由行動，不聽彼等公推之統帥命令。八月十九日（九月十二日）德軍占良鄉。次日德法俄聯軍攻北塘，蘆臺，經北塘守軍李安堂（通永鎮總兵，淮軍左翼翼長，所統淮軍五營），予以重創後，李退懷柔，蘆臺守軍（武衛前軍中、後路統領馮義和、胡殿甲所統十六營）不戰退遵化。<sup>92</sup> 閏八月八日（十月一日）在李鴻章安排下英軍到山海關，與守將鄭才盛、

<sup>88</sup> 時京師誤認英國印度兵為回將馬安良帶來「回回兵」入城，亦有歡迎者，及直入使館區，始知真相。詳仲芳氏著：「庚子記事」，七月二十日所記。

<sup>89</sup> A. 全。

B. 仲芳氏著：「庚子記事」，七月二十一日記：「又聞東城、北城、死屍堆山……兵丁巷戰捐軀」。

<sup>90</sup> 以聯軍入京，保衛宮禁出力，賞日本陸軍中將（第五師團長）男爵、山口素臣將弁十九員，陸軍步兵特務曹長佐野原右衛兵一百九名寶座（勳章）「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〇五，第二頁，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三日。然部份寶物，仍被日軍偷去。

<sup>91</sup>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直隸總督李鴻章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九二八～九三〇頁。

<sup>92</sup> 日·佐野篤介，浙西滬隱同輯：「拳匪紀事」卷一：八十～八十二頁「西兵進攻北塘炮臺詳情」與「俄德兩國合兵攻擊蘆臺」。等報導。

楊玉書（淮、練兩軍統領）議和，互相保護，華兵後撤。<sup>93</sup> 閏八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九日）英法意軍佔保定，九月七日（十月二十九日）德法英軍攻紫荊關，山西布政使（已由按察使調布政使）升允率軍五營，及武衛中軍吳炳鑫三營抵抗，不支而退浮圖峪。<sup>94</sup> 九月十七日（十一月八日）聯軍到馬蘭峪（東陵）搶古董。九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法軍陷薊州。翌日另批聯軍英德意二千人向張家口進軍，當天駐延慶，兩天後通過居庸關萬本華軍防線，九月二十六日抵宣化，署宣化鎮總兵何乘鰲不戰而退，由沈敦和（已革江蘇候補道，原江南自強軍營務處，通英語）出辦交涉，聯軍即不再前進。<sup>95</sup> 九月二十九日南部聯軍陷獲鹿，守軍劉光才率軍二十營，退娘子關。<sup>96</sup> 聯軍所過所達之處，搶劫財物、強暴姦淫、焚燒寺廟民房。京津兩大都市，固損失慘重，即其附近州縣，遭此兵燹，生靈塗炭，廬舍為墟，北方元氣大傷，追原禍始，權臣昏庸，慈禧誤國，歷史上實難辭其咎。

聯軍以剿拳匪為名，由教民引領，蹂躪津京及直隸各府州縣時，清廷的最後防線如後：

- (一) 萬本華四營（晉威新軍）守居庸關，被去宣化聯軍所攻破。
- (二) 奎順（察哈爾都統）統鎮邊軍一千人，察哈爾兵隊一千人，守張家口。
- (三) 袁世凱率武衛右軍，與武衛右軍先鋒隊駐守直魯邊界，並監視青島。
- (四) 宋慶、馬玉崑（武衛前、左兩軍）守雁門關、大同、太原。
- (五) 升允（山西佈政使）率軍五營，又武衛中軍三營（吳炳鑫部）守紫荊關，被英法德聯軍所破，退浮圖峪。
- (六) 夏毓秀（新授貴州提督）統兵十營，守山西韓侯嶺。
- (七) 劉光才（大同鎮總兵）統兵二十營守獲鹿，後退娘子關。(1) 自統忠義軍五營；(2) 配屬指揮：晉威軍五營（毓賢舊部）、湘軍勁字軍五營（湖南後補道張成基）、武功軍五營（前廣東南韶連鎖總兵方友升）。
- (八) 程文炳（福建陸路提督，節制三江閩浙五省援軍）：(1) 程文炳威靖親軍二營，駐衛輝；(2) 吳隆海（安徽提督）統武衛楚軍五營，駐豐樂鎮以東（後吳調差，改候選道劉篤烈——錦棠子——統帶）；(3) 曹志忠（福建福寧總兵）

<sup>93</sup> 鄒渭三撰：「榆關紀事」「聯軍篇」上，第一～六頁。

<sup>94</sup>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山西布政使升允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七四六～七四七頁。

<sup>95</sup>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察哈爾都統奎順等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七七九～七八〇頁。

<sup>96</sup> 王耀煥著：「晉東防軍紀略」一文。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第四冊，第三一五～三二三頁。



二營，駐安陽；(4)余朝貴、雷芸桂四營，駐安陽橋，有砲四門（余浙江定海鎮總兵，雷補用副將）；(5)王德懷（副將），統江西威武新軍四營，駐豐樂鎮（王降調，改派參將丁季陞統帶。季陞後服務武衛左軍），守潼關。

(九)榮祿指揮下仍還有：(1)武衛中軍；(2)張春發軍；(3)陳澤霖軍；(4)余虎恩軍；分別飭往山西、江北、山東改編或遣散。

(十)(1)夏辛酉軍（九月十二日回山東）；(2)陳鳳樓（總兵）軍；(3)鹿傳霖（江蘇巡撫）軍，歸還原建制。

(十一)董軍此時未撤消，仍保持二十五營，駐潼關與行在。神機營、虎神營駐行在。

(十二)直隸淮練兩軍與直隸綠營各標兵，在直隸各州縣進行強力剿拳匪，可惜「晚了半年」！<sup>97</sup>

## 八、武衛軍蛻變與榮祿的晚年

### （一）武衛中軍

武衛軍中成軍最晚，而撤消最早的就是「中軍」，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成軍，二十六年十月分別撥歸晉、魯、甘各省，前後僅一年二個月的時光。

北京陷後榮祿逃離北京時，僅率中軍數營，與右軍槍砲隊七百人。並通知中軍前路統領孫萬林等追趕慈禧太后護駕。<sup>①</sup>故清廷於七月二十七日所頒上諭，武衛中軍孫萬林，與恩祥（左路統領）、奇克伸布兩軍歸馬玉崑節制。<sup>②</sup>並於八月十三日以武衛中軍，「大半潰散，沿途滋擾」，再頒上諭，令榮祿收集整理，分別歸併遣散，駐紮保定，不准退往獲鹿，更不許榮祿自去行在。<sup>③</sup>

同時，榮祿在保定開始整理中軍，不過孫萬林與恩祥、及奇克伸布兩軍行至何處，尚未連絡得上，祇將隨從他的軍隊石光賢部（中路統領）四營併為三營；孫萬林所留二營併為一營；吳炳鑫（後路統領）四營中的兩營調回原駐防地，另兩營併

<sup>97</sup> 「晚了半年」為直隸俚語，形容「已失去時機」。

①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武衛軍總統大學士榮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八四~四八五頁。

②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七，第十五頁。

③ A.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八，第十六頁。

B.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軍機處寄大學士榮祿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五四九頁。

爲一營；榮祿親軍兩營，併爲一營；親軍與李金成（右路統領）所統馬隊六旗，併爲五旗。故榮祿實有步隊六營馬隊五旗，官兵三千七百五十人而已。<sup>④</sup>

九月十三日（十月六日），榮祿奉召赴行在，武衛中軍移交給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接統，李未出京前，由廷雍（直隸布政使）代統。聯軍進保定，廷雍被戕，中軍虛懸。此時榮祿對中軍亦無所留戀。詔旨：（一）孫萬林部交山東巡撫袁世凱認真察看，督飭訓練，所需軍餉於山東省所解武衛中軍餉內照章發給；<sup>⑤</sup>（二）吳炳燾部在紫荆關隨升作戰後，撤入山西，即交山西巡撫錫良接統，所有餉項由錫良照發；<sup>⑥</sup>（三）李金成部馬隊，亦由錫良照發月餉，酌量裁併；<sup>⑦</sup>（四）石光賢部交固原（陝西）提督鄧增統帶；<sup>⑧</sup>（五）恩祥與奇克仲布所統之馬隊，原隨董福祥護駕，即撥給董軍，由馬福壽統帶。<sup>⑨</sup>十月初即全部分撥完畢。

武衛中軍另一分軍，即余虎恩部。余爲隨曾國藩、劉松山參加進剿太平軍、擒匪，與平回亂諸役，實爲一代名將。武衛中軍成軍時，命榮祿委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自立一軍，募新兵十營（實募五營）——稱虎軍，仍屬榮祿直接指揮，並授喀什喀爾提督（繼羅榮光缺），實爲武衛中軍的擴充，參加北京防衛戰役。余既惡拳匪，對董軍亦無好評。曾語榮祿：「董軍實不足敵外人」，董恨，欲殺之，榮祿以身翼蔽爲之解脫。<sup>⑩</sup>北京陷，八月底，該軍在德州被袁世凱所遣散。<sup>⑪</sup>

孫萬林軍，步隊五營，馬隊一旗，袁世凱於九月二十二日點驗時，尚有官兵二千八百六十六人。步隊每營官兵五百四十八人，長夫在外；馬隊一旗，官兵一百二十六名，長夫、馬夫、伙夫在外。袁對此軍印象甚佳，<sup>⑫</sup>頗想留下，以補充自己的武衛右軍不果。至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袁已接直隸總督，仍有留置之意，奏請：「應否遣散」或「由部撥款」等語，結果還是給恩餉遣散。<sup>⑬</sup>

武衛中軍重要將領中出路較好的是：陳夔龍由順天府尹而河南布政使，漕運總

④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武衛軍總統大學士榮祿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五六七頁。

⑤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三，第六頁。

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三，第十三頁。

⑦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三，第十八頁。

⑧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四，第一頁。

⑨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三，第二十一頁。

⑩ 「清史稿」，列傳卷二四二，第一四一〇頁，「余虎恩傳」。

⑪ 「袁世凱奏摺專輯（一）」，第一八九～一九三頁：「奏陳遵旨遣散余虎恩所帶營勇暨查辦參款情形摺」。

⑫ 「袁世凱奏摺專輯（一）」，第一四九頁：「察看武衛中軍各營片」。

⑬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二，第十四頁。

督，而封疆大吏；田廣玉授甘肅寧夏鎮總兵；<sup>⑭</sup>孫萬林授甘肅河州鎮總兵；<sup>⑮</sup>比較倒楣的是知府吳炳鑫革職，所部武衛中軍遣散；<sup>⑯</sup>提督李金成，守備吳景琦、千總劉攀龍，在孟縣聞警先潰，縱兵搶掠，除吳景琦為羣衆毆斃外，李、劉革職鞫問，<sup>⑰</sup>解行在刑部，判斬監候罪，秋後斬決，<sup>⑱</sup>走上最悲痛的下場！

## (二) 武衛前軍

武衛前軍因剿拳匪不見諒於慈禧太后與當朝重臣，天津作戰傷亡慘重，士成陣亡後，詔命武衛前軍交馬玉崑統帶，原有將領多有不服。天津陷，姚良才軍（右路）大半損失而潰散，姚陣亡；<sup>⑲</sup>胡殿甲軍（後領）在天津與士成並肩作戰，是表現最佳的將領，因不服馬玉崑指揮，自率殘部五營，回蘆臺大營；楊慕時軍（左路）正更換統領，士成命楊在蘆臺移交給蘇緒謨統帶，馬玉崑又奏調淮軍分統范天貴接充，故此軍由范天貴帶往定興附近；馮義和軍（中路）七營駐蘆臺大營而未動，並且收容近四營的各路殘軍；祇有周鼎臣軍（前路）與邢長春（馬隊）步馬各營，隨馬玉崑撤退，而邢長春不在營。北倉，楊村之戰，周已實際指揮全部隨馬玉崑的前軍，不幸周統領於楊村戰役陣亡，前軍已無將領統軍，故馬玉崑指派馬金叙統帶追隨左軍之前軍各營。<sup>⑳</sup>

前軍將領對馬玉崑多有怨言，馬對聶亦多微詞，並謂前軍潰散，建議裁併。<sup>㉑</sup>平心而論，大戰之後，前軍將領不聽指揮，各自為政，且多數自回蘆臺大營，玉崑以戰地指揮官的身份，焉有不動怒之理。因此一怒，竟疏忽了蘆臺集結近十六營武衛前軍的薪餉供應，也斷送了武衛前軍的前途，使之流散奔食，全部遣散（詳後），甚為可惜！

<sup>⑭</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五，第十四頁。

<sup>⑮</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一〇，第十四頁。

<sup>⑯</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五，第八頁。

<sup>⑰</sup>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山西巡撫岑春煊奏片」。

<sup>⑱</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四，第五頁：「刑部奏：訊明守邊將領，縱軍虜掠，按律定擬，得旨：李金成，劉攀龍均著定為斬監候，趕入本年朝審，秋後處決」。

<sup>⑲</sup> 日·佐原篤介，浙東溫隱同輯：「拳匪紀事」：「京津來函彙錄」：「統領周玉和（鼎臣）姚良才，營官徐照德，宋得勝（占標）皆死」。（卷六，第三十九頁。）

<sup>⑳</sup> 周鼎臣陣亡後，馬金叙已實際統帶武衛前軍，隨馬玉崑轉戰各地。然正式上諭，是歸岑春煊節制時纔頒發。「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七，第九頁。

<sup>㉑</sup> 楊慕時輯：「庚子剿辦拳匪電文錄」：（一）六月二十二日上李傅相書於滬濱行轅。（二）閏七月二十六日上全權大臣李傅相書，（三）辛丑正月上全權大臣李傅相書於京師賢良寺。

周鼎臣陣亡後，步隊或散失或回蘆臺，所剩馬隊千餘人，由馬金叙統帶，尚能稱職。玉崑自北京追慈禧太后護駕時，跟他在一起的，武衛前軍也祇有這些馬隊而已。

馬金叙捻匪出身，為淮軍宿將，在山東勇營任職，剿拳匪甚為得力，因案革職，經袁世凱奏保入武衛右軍先鋒隊效力。天津戰事最緊急之時，由馬玉崑指名奏調，<sup>②</sup>統帶馬隊，參加北倉、楊村戰役，後隨馬玉崑轉移山西雁門關。在武衛左軍中，給武衛前軍留下六營馬隊，此軍於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脫離左軍，歸山西巡撫岑春煊節制。<sup>③</sup>同年六月三日，以德兵退出晉境，予馬金叙（升用總兵）等獎叙。<sup>④</sup>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授貴州安義鎮總兵。<sup>⑤</sup>此軍在山西二年十一個月，至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調回直隸，由袁世凱差遣<sup>⑥</sup>。馬金叙遂率馬隊五營八棚。步隊一營<sup>⑦</sup>到直隸，直隸總督袁世凱篤念士成舊情，將此軍改編為直隸淮軍先鋒隊，交張勳統帶，<sup>⑧</sup>落葉歸根，仍回到原來的淮軍中。武衛前軍（武毅軍）前後近十年，從此結束。馬金叙在袁世凱善意的安排下，同年九月十八日，赴江蘇淮揚鎮總兵任。<sup>⑨</sup>金叙運氣頗佳，歷任福建漳州鎮總兵、<sup>⑩</sup>河南南陽鎮總兵，<sup>⑪</sup>至辛亥革命時，仍率軍駐河南陝州；與趙倜軍（入豫武衛左軍），駐潼關；

②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裕祿，四川提督宋慶，為浙江提督馬玉崑咨呈轉奏之奏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九二頁。

③ 是日上諭：「諭軍機大臣等，聶士成所統之武衛前軍各營，前歸馬玉崑兼統。着撥交馬金叙統帶，歸岑春煊節制。」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九，第九頁。

④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四，第二頁。

⑤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一七，第十二頁。

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一九，第十六頁。

⑦ A. 四川提督宋慶奏片：「再武衛前軍馬隊五營，旨撥交馬金叙統帶，歸山西撫臣岑春煊節制，前專摺會奏在案。嗣據馬金叙稟稱：晉省山路崎嶇，所帶馬隊必有步隊相輔而行，始能得力。請以該鎮前此兼帶之左軍步隊一營留晉，而以前軍馬隊一營撥歸左軍，互換等語，所稟尚係實情，已照允行。除咨山西撫臣岑春煊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五月三日奉硃批：覽欽此。「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刊載。

B. 另外馬隊一營，為武衛左軍到晉後，收容武衛前軍者，故馬金叙所統之部隊，為步隊一營，馬隊五營八棚。據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六日，宋慶奏摺，見「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馬玉崑奏摺內所述。

⑧ 「袁世凱奏摺專輯四」，第九八三頁，「奏為裁減淮練各軍節騰款項移供新軍摺」：「又山西調回武衛前軍六營八棚，改為淮軍先鋒隊」。

⑨ 「袁世凱奏摺專輯四」，第一一六～一一七頁。「代淮揚鎮總兵馬金叙叩謝天恩摺」。

⑩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馬金叙調任福建漳州鎮總兵，「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三，第十一頁。

⑪ 宣統三年閏六月二十四日，調馬金叙為河南南陽鎮總兵。「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五十七，第二十九頁。

周符麟軍（陸軍第六鎮第十二協），駐洛陽，三足鼎立。<sup>⑳</sup>是年二月授甘肅提督，<sup>㉑</sup>民國元年四月六日任直隸提督，可見袁世凱對他的重視。

集結在蘆臺大營的武衛前軍，約分四部：(一)馮義和所統的中路軍，步隊六營，砲隊一營，及工程隊等，官兵約四千人，維持原建制；(二)胡殿甲所統的後路殘軍五營，官兵約二千餘人；(三)馮義和收容前、右兩路殘軍與馬隊約四營，官兵一千五百餘人；(四)因交接留在蘆臺的左路軍步隊三營（此三營在天津作戰傷亡慘重），官兵約千人，此批左路軍後被新任統領范天貴調走；<sup>㉒</sup>故祇剩前述三部。

聯軍進攻蘆臺時，馮胡兩軍計十六營駐守該地，曾電李鴻章報告。聯軍進攻，不戰而轉移遵化，在該區剿拳匪與維持地方治安，頗有功績；惟餉糧斷絕，兵數衆多，無法維持。餉糧控制在馬玉崑手裏，在馬的心目中馮、胡兩部是抗命的驕兵，餉糧一直沒有接濟。最初由盛京將軍，補助銀兩千兩。八九月間，寄寓豐潤養病的廣東合浦縣知縣楊生春，借助銀一萬兩暫時維持，<sup>㉓</sup>然後繼無糧，營勇譁潰。至十月三十日，以「營勇焚掠，約束無方」，摘馮和義頂戴，仍勒令查辦，革胡殿甲職。<sup>㉔</sup>從此一代勇將（胡殿甲）即在檔案中消失，他所統率的部隊，由馮義和接統。

馮部潰散後，殘兵二千多人，在無可奈何下，經口外草地，歷盡艱困，於十二月底，進入山西豐鎮廳地界。山西巡撫錫良，與宋慶、馬玉崑研究後，派馬金叙、郭駁邦帶隊前往彈壓處理，原擬挑留三營，<sup>㉕</sup>後又電令全部遣散，結果除署大同鎮總兵楊鴻禮（原任職武衛中軍）酌留四百餘名挑補汰缺兵額外，餘官弁一千四百零六員名，收其軍械，給以川資，押送至平定州邊界，一律遣散出境回籍。<sup>㉖</sup>馮義和本人，無罪可加，改任武衛左軍總理營務處。至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袁

⑳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八，第八頁。

㉑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授馬金敘為甘肅提督，「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九，第四十頁。

㉒ 李鴻章奏片，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七七六～七七七頁。

㉓ A.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五日盛京將軍增旗等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七一一頁。

B. 李鴻章奏片：「據總統武衛前軍等營，廣東南部連鎮總兵馮義和稟稱：上年八、九月間，餉道斷絕，軍心惶急……經告病廣東合浦縣知縣楊生春借助銀一萬兩接濟，本軍得免譁潰。……」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七日所載。

㉔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四，第二十二頁。

㉕ 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七日上諭：寄錫良蘆台潰勇，著准暫編三營，認真挑選成軍，以備緩急。「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八，第九頁。

㉖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山西巡撫錫良奏：「蘆台潰勇出境片」。「錫良遺稿」，第一一二～一一三頁。

世凱愛護下，以馮爲專閫大員，飭赴廣東南韶連鎮總兵任。<sup>③</sup>光緒三十年六月病逝，以總兵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優卹。<sup>④</sup>

有關武衛前軍的重要幹部，營務處張蓮芬先任天津道，袁世凱接直隸總督後，調山東兗沂道，再遷鹽運使，因吸食鴉片，無大作爲。左路統領楊慕時因剿拳匪革職，李鴻章從上海到北京，楊曾三次上書，訴說前軍之苦，玉崑嫉視前軍，爲士成抱屈！<sup>⑤</sup>在李鴻章支持下，得再從淮軍；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剿辦山西口外股匪出力，以總兵記名簡放；<sup>⑥</sup>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袁世凱以「才長心細，膽識兼優」，派楊署理天津鎮總兵。<sup>⑦</sup>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授江蘇福山鎮總兵。<sup>⑧</sup>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以段祺瑞出差，由楊署理江北提督。<sup>⑨</sup>此時局面已亂，楊亦碌碌無所表現。馬隊統領邢長春在周馥的栽培下，進入武衛右軍先鋒隊，署山東兗州鎮總兵，負責訓練右翼馬步各營。<sup>⑩</sup>王懷慶（士成的行營中軍）由袁世凱提携，進入留直淮軍任後路統領。宣統三年八月從奉天調回直隸，<sup>⑪</sup>成爲民國初年的第十三師長，擔任北京衛戍司令。

### （三）武衛後軍

武衛後（董）軍，在北京攻使館與保衛北京之戰，傷亡頗重，董之最英勇部將：剛八、與馬福祿等都戰死。<sup>⑫</sup>董福祥逃出北京後，在良鄉與榮祿見面，即奉榮祿命統帶武衛中，後兩軍馬隊數旗，追趕慈禧太后護駕，並隨太后駐驛太原行在。其所統步隊各營，八月十九日左右，全部撤退到獲鹿、井陘、固關一帶，扼要駐

③ 袁世凱片，「再武衛左軍營務處，廣東南韶連鎮總兵馮義和，前於光緒二十六年三月間，經大學士臣榮祿奏留北洋差遣，旋委統領武衛前軍中路步隊等營，是年六月復委兼統後路各營。二十七年正月交卸中後路各營務，八月經提臣馬玉崑委派總理左軍營務處。佐理年餘，深資臂助。惟查該鎮係實任專閫大員，現在大局已定，軍務稍平。該鎮在營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想應懇請天恩，飭赴本任，以重職守」。

「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載。

④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三二，第十二頁。

⑤ 全②。

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〇八，第十頁。

⑦ 「袁世凱奏摺專輯(初)」，第一二九五頁，「附陳遵員署天津鎮總兵片」。

⑧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一，第九頁。

⑨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二，第八頁。

⑩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九，第十一頁。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六日，據周馥奏所頒上諭。

⑪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一，第三十五頁。

⑫ 田炯錦著：「隴上羣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四期。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紫，上諭仍歸董福祥節制調遣。<sup>④</sup>當時董奏請將全軍調集在太原近郊整頓，補充人員與械彈，重振軍威；清廷以防務吃緊，祇准他更番抽調，分別淘汰募補，不可全行調集。並將此一命令下達給榮祿與董福祥兩人。<sup>⑤</sup>

清廷對甘軍——此時上諭又稱甘軍——特別厚愛，當裁併武衛中、前兩軍時，不但不裁甘軍，而且騰出武衛中軍六營額餉，撥給董福祥添募新軍。<sup>⑥</sup>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上諭中：「甘勇素稱得力，著仍歸足二十五營之數，以資調遣」。並兼統武衛中軍馬隊兩營。<sup>⑦</sup>十月一日董奏稱已編併成二十營，分由張志行（總兵）、姚旺（總兵）、何得彪（總兵）、馬福壽（副將）統帶；另五營免添，以節省餉胥：<sup>⑧</sup>

不過好景不長，聯軍認為董福祥為攻公使館的罪魁禍首，要求清廷將其處死。清廷為應付聯軍，於十月十二日將董從寬「革職留任」，帶領親軍數營回甘肅固原原籍，扼要設防，並聲稱已撤董兵權五千五百人。<sup>⑨</sup>此種處分，當然不能得到聯軍的滿意，雖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屢電行在，言：「各國公論，此次禍首，端一，董二」，與袁世凱指名參劾，請將董福祥明正典刑，<sup>⑩</sup>終不能改變慈禧太后對董之庇護。並在十一月十七日，電寄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等：「董福祥受恩深重，即使加以重處，該提督當亦無詞，惟素為陝甘兩省漢回所傾服，設辦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變，所難在此。」<sup>⑪</sup>至十二月八日，軍機處再電寄奕劻、李鴻章密旨：「……原期漸撤兵權，撫定人心，徐圖辦法，現擬明發諭旨，只含而不露，至革職而止，此後如何嚴懲，斷自朕衷。總之，此人斷無輕縱之理……著將此密旨轉告各使，以釋其疑。」<sup>⑫</sup>董福祥就這樣獲得了保全。

所有甘軍二十二營旗（其中馬隊二營，為武衛中軍撥交董軍者），在清廷善意

④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九，第六頁。

⑤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九，第九頁。

⑥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九，第十八頁。

⑦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三，第二十一頁。

⑧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四，第一頁。

⑨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五，第十一頁。

⑩ A. 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八六四～八六五頁。

B. 袁世凱參奏董福祥，「袁世凱奏摺專輯」所不載。見沈祖憲輯「養壽園奏議輯要」，卷十二，第一頁。

⑪ 軍機處寄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電旨：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册，第八六八號。

⑫ 軍機處寄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密電旨。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册，第九一一頁。

隱蔽九個月後，至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日，始正式命令陝甘總督崧蕃裁併成八營，五營駐甘，三營駐陝。<sup>58</sup>前者由姚旺（甘肅河州鎮總兵）統帶，<sup>59</sup>後者由張行志（甘肅西寧鎮總兵）節制。<sup>60</sup>董福祥自帶親軍兩營，在固原原籍，仍以提督自娛。新任總督升允，對他甚為尊敬。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張行志以肅清夷匪升任固原提督，<sup>61</sup>與董福祥同住，長官部下，相處甚洽。光緒三十三年八月，有人奏：董福祥「坐擁厚資，頗儲利器」，朝旨升允妥籌辦理，升允回奏：「董福祥儲械無多，雖擁厚資，既不樂輸，未便相強」。<sup>62</sup>翌年二月，董報効銀兩，朝旨賞槍枝，由升允酌量撥給。<sup>63</sup>是年四月一日福祥逝世。其子董恭報効銀四十萬兩，上諭：「開復已革提督董福祥處分，予分省補用道董恭，軍機處存記」。<sup>64</sup>其所報効之銀兩，據升允奏：一半用於新政，另一半備寧夏旗壘之用，<sup>65</sup>惠於地方與後世。董福祥雖死，他這支漢回混合部隊，經姚旺、張行志、馬安良，薪火相傳，至民國初年即蛻變成西北的馬家軍。<sup>66</sup>

#### （四）武衛左軍

武衛左軍在天津、北倉、楊村各戰役，損失慘重，從北京撤退時，也是一支潰軍。當時宋慶帶在身邊的祇有四營親兵，近二千人，隨馬玉崑護駕慈禧太后的部隊，也祇有二千餘人而已。其他各營也和武衛中、後兩軍一樣，由營官帶著，向北急追主帥，且部份在南口潰散。不過清廷對宋慶、馬玉崑特別愛護，對護駕的馬賞銀一萬兩，<sup>67</sup>並對武衛左軍作了適當的擴充。是年九月六日，由宋慶與馬玉崑在太原合奏：武衛前左兩軍，連同程允和由熱河帶回四營，<sup>68</sup>及馬玉崑奉旨於二十六

<sup>58</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七，第五頁。

<sup>59</sup>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姚旺由河南南陽總兵，調甘肅河州鎮總兵。「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五，第十二頁。

<sup>60</sup>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張行志調補甘肅西寧鎮總兵，「諭摺彙存」。是日上諭。

<sup>61</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六三，第十一頁。

<sup>62</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七八，第十頁。

<sup>63</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八七，第二十三頁。

<sup>64</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八九，第二頁。

<sup>65</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九〇，第五頁。

<sup>66</sup> 全<sup>68</sup>。

<sup>67</sup>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諭：「馬玉崑一軍，加恩著賞給銀一萬兩」。「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六九，第十一頁。

<sup>68</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〇，第十頁。此四營在原武衛左軍編制之內。由程領帶留守。



年六月十日在天津招募步隊三營、馬隊一營，<sup>69</sup>計步隊二十三營。砲隊四營、馬隊七營一哨，共三十四營一哨，<sup>70</sup>成爲戰時最大的一支部隊。除承擔山西東北方面防務外，還負責因電訊破壞，由西安行在到北京的驛站工作。<sup>71</sup>

此支部隊，在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將武衛前軍馬隊五營、步隊一營，由馬金叙統帶，撥交山西巡撫岑春煊節制。<sup>72</sup>武衛左軍各營客駐太原以北各地，新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對此外軍進駐，深感不安，又恐引來洋兵，故希望此軍盡速他調。他在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一日，給行在軍機處火急電報說：「馬玉崑所部現駐晉者尚有二十餘營，該軍半係潰勇，專以剽掠爲能，彼將卒耽耽於晉地富室者十蓋八九」；又說：「馬玉崑一軍，業准該提督咨稱，已奏明不日移駐河北（河南省北部）一帶，然窺其意實不欲移，擬懇電諭，飭催該軍迅速開移」。<sup>73</sup>不過，岑春煊所言頗多踰越，馬軍確是久戰之軍，有規律，有行軍作戰之法。是月七日即準備離開太原，分五梯次，取道潞澤，行軍至河北駐紮。<sup>74</sup>然而因娘子關失守，上諭暫留原地鎮攝，<sup>75</sup>至四月六日，由李鴻章奏調至直隸順德、趙州一帶，剿正定、保定兩府之拳匪。<sup>76</sup>

在馬玉崑率軍向直隸順德、趙州移動時，宋慶從武衛左軍中撥出步隊七營、馬隊一營一哨、砲隊一營，再成立毅軍，由自己統領，分交總兵程允和、郭殿邦統帶，<sup>77</sup>進駐河南北部接程文炳防務。至十二月因毅軍所支豫餉不敷所用，宋慶調步隊一營回武衛左軍。故武衛左軍實有馬隊二營、砲隊三營、步隊十六營。此時馬玉崑以砲兵械彈補充困難，改砲隊一營爲步隊。其編制如后：

<sup>69</sup> 馬玉崑奏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欽奉上諭，現在時局緊迫，需兵甚多，……著馬玉崑迅速招募……計募步隊三營，馬隊一營，均自六月三日開招，至十四日編列成軍」。「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所載。此四營正添補程允和留守四營之數。

<sup>70</sup> 總統武衛左軍直隸提督馬玉崑奏摺。「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所載。此三十四營一哨，與武衛左軍原建制二十四營一哨，在天津新募四營，及武衛前軍所留六營，營數完全相符。

<sup>71</sup>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五日，直隸提督馬玉崑電報：「八月間玉崑遵旨，自京師以至行在，檢站安設馬撥遞送文報，概無延誤……。」「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七九一頁。

<sup>72</sup> 全<sup>23</sup>。

<sup>73</sup> 山西巡撫岑春煊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〇四五頁。

<sup>74</sup>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六日，直隸提督馬玉崑電報，「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〇五五頁。

<sup>75</sup>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八日，軍機處致直隸提督馬玉崑訊。「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〇五九頁。

<sup>76</sup> 軍機處寄直隸提督馬玉崑電旨。「奉旨：據奕劻、李鴻章電奏。前調馬玉崑所部八營於洋兵撤退時來京彈壓，現近畿一帶拳匪未靖，土匪讜起，擬將該軍二十營全數調用。著馬玉崑先行酌派數營，迅速拔隊前赴順德，趙州一帶駐紮，就近赴保（定），正（定）兩府所屬剿辦拳士各匪。河北河南一帶即著宋慶統帶所部（毅）各軍營，前往填紮」。「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一四一頁。

<sup>77</sup> 馬玉崑奏：「酌改武衛左軍名冊摺」。「諭摺彙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載。

總統：馬玉崑，親軍步隊一營；

前路統領：余仁同，統轄砲隊二營，步隊三營；

後路統領：趙倜，統轄馬隊二營，步隊三營；

左路統領：陳希義，統轄步隊五營；

右路統領：孫多慶，統轄步隊五營；

以上是光緒二十七年底，武衛左軍經一年四個月的整理訓練後，新的戰鬥體系。<sup>78</sup>同時在直隸南部，河南北部，配合新成立的毅軍，展開剿拳匪的工作。並在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奉命率軍移駐近畿，<sup>79</sup>與姜桂題所統武衛右軍三營，官兵三千四百人，共同擔任近畿防務。<sup>80</sup>

光緒二十八年一月四日，四川提督，幫辦北洋軍務宋慶病逝。毅軍十二營（已增至十二營）交姜桂題兼統，仍著郭毅邦分統；姜統八營駐京畿，郭統四營在河南。宋慶幫辦北洋大臣關防，著馬玉崑咨送軍機處繳銷。<sup>81</sup>新授四川提督程允和，留於北洋差遣。<sup>82</sup>

馬玉崑於同年三月二十日，奉命赴朝陽查辦花子溝教案，<sup>83</sup>九月八日率軍赴朝陽剿馬賊，並調和民教。<sup>84</sup>十二月二十一日以順直地方平靖，調回各營在通州訓練<sup>85</sup>。自此通州即成爲武衛左軍之大營。<sup>86</sup>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俄戰爭發生，中國守局外（中立），並命馬玉崑率武衛左軍迅速開赴古北口至朝陽，加意防守。<sup>87</sup>其兵力增加四營，駐地番號與統兵官，分配如后：

朝陽區：總統：馬玉崑，親軍步隊一營、馬隊一哨。步隊管帶：丁季陞；馬隊管帶：田洪禮；馬隊五營，統領：趙倜；步隊一營一哨，步隊管帶：王繼忠；馬允昭。

<sup>78</sup> 全<sup>77</sup>。

<sup>79</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七，第四頁。

<sup>80</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六，第十四頁。

<sup>81</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三，第十頁。

<sup>82</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四，第十四頁。

<sup>83</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七，第十五頁。

<sup>84</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〇五，第五頁。

<sup>85</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一〇，第七頁。

<sup>86</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一，第五頁：「直隸提督馬玉崑奏，通州東南門外，酌建操場營房，以資訓練，從之」。

<sup>87</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五，第八頁。

古北口區：步隊兩營，統領：孫多慶，管帶：尹太清。

石匣：步隊一營，管帶：王金龍。

平泉州區：砲隊二營，步隊三營，砲隊統領：余仁同，砲隊管帶：楊占元；步隊統領：方有田，步隊管帶：田興魁、鄭山。

建昌（凌源）區：步隊四營，統領：陳希義，管帶：胡德勝、趙延訓。<sup>88</sup>

馬玉崑統兵駐熱河，西南自古北口、喜峰口，東北達清河九臺邊門與赤峰一帶，<sup>89</sup>全長近千里，無暇照顧直隸提督軍事，而且他與直隸總督袁世凱——原先的後生晚輩，現在的頂頭上司——相處不睦。故於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奏留：山東兗州鎮總兵沈大鰲、浙江海門鎮總兵孫多慶，仍留武衛左軍協辦防務，<sup>90</sup>沈暫署直隸提督，孫在古北口照顧後防部隊。玉崑始能專心在朝陽前線統兵鎮攝。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馬玉崑之子廉溥字子青（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軍）任管帶，整頓訓練，並將馬軍由德國操改為日本操。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馬玉崑奏請從朝陽回通州，沿線查看隊伍，朝旨不准，著在防地認真訓練。四月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調留京毅軍八營赴豫，詔不許。<sup>91</sup>同年十二月十二日，馬玉崑奏設武衛左軍隨營速成學堂，此時中央練兵處，奕劻、袁世凱掌大權，全力編練新式陸軍，故對武衛左軍不太重視，亦未蒙准，令改設學兵營。<sup>92</sup>至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軍機處寄馬玉崑上諭：撥武衛左軍十營，交崑源管帶，由草地馳赴黑龍江省，聽該省巡撫程德全調遣，防剿土匪，其一切糧秣械彈補給，由馬玉崑負責接濟。<sup>93</sup>翌年四月二十三日，馬玉崑賞假回籍，准其馳驛。<sup>94</sup>同年六月日俄戰爭結束。九月二十七日崑源統帶武衛左軍十營（統領趙倜、陳希義），由黑省調回近畿，<sup>95</sup>全軍漸集中通州整訓。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一日，馬玉崑捐款創設武衛左軍隨營速成學堂，挑考學兵一百名，入學學習初級軍事科學，<sup>96</sup>總算達成多年之夙償。

<sup>88</sup>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北京「順天日報」所載。係新聞記者所報導。

<sup>89</sup> 全<sup>88</sup>。

<sup>90</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八，第十九頁。

<sup>91</sup> A. 馬玉崑奏請查看隊伍，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三，第十頁。

B. 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請調回毅軍，因此批毅軍領有豫餉。「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四，第三頁。

<sup>92</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二，第八頁。

<sup>93</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六八，第十頁。

<sup>94</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七二，第十八頁。

<sup>95</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八〇，第九頁。

<sup>96</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八九，第二頁。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馬玉崑病逝，上諭調姜桂題為直隸提督，並總統武衛左軍，姜未到任前，崑源暫行代統。<sup>⑦</sup>此時姜桂題有如八年前之宋慶，以年邁之身，總統武衛左軍與毅軍兩支勁旅，派崑源幫辦軍務。在宣統年間，清廷發現大力所練的新式陸軍，有革命黨人的滲透，忠貞可慮，故對此兩軍更加重視，除擔任京畿防務外，還派兵去晉豫兩省與革命軍作戰。

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姜桂題奏：「武衛左軍應否裁撤，請旨裁奪」。上諭：「該軍歷經戰陣，嗣經派駐近畿，用資拱衛，關係尤為重要，武衛左軍營隊餉項，著毋庸裁減」，乃責成姜桂題認真訓練，照常駐紮。<sup>⑧</sup>

辛亥革命後十六天，宣統三年九月五日，清廷令姜桂題添募十營駐近畿，所需餉項著度支部籌撥給。<sup>⑨</sup>同月二十三日，以軍事未定，姜桂題所部軍隊，均著袁世凱節制調遣，隨時咨商軍諮大臣辦理。<sup>⑩</sup>同時武衛左軍派兵五營，由陳希義統帶，救援大同；另派兵五營，由趙倜統帶進攻潼關，<sup>⑪</sup>兩部都有英勇之表現，並以克復大同，賞姜桂題太子少保銜，黃馬褂。<sup>⑫</sup>至十二月七日，再命幫辦武衛左軍副都統崑源統兵（留京八營毅軍），馳赴熱河會辦防務。<sup>⑬</sup>

民國成立，袁世凱就任第一屆大總統，姜與袁關係深厚，此軍得以保全。其入河南之武衛左軍趙倜部，民國元年張鎮芳任都督，趙為河北鎮總兵，後改編為河南陸軍第一師，趙任師長，仍據黃河之北地區。趙以此師兵力為資本，民國二年九月至三年九月經河南護軍使，而河南督軍，且維持八年之久。<sup>⑭</sup>原有的毅軍（四營）由郭殿邦統帶，任河南南陽鎮總兵。<sup>⑮</sup>其他的武衛左軍又恢復毅軍原名，在姜桂題

⑦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九五，第九頁。

⑧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四七，第三十六頁。

⑨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二，第二十四頁。

⑩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四，第六頁。

⑪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五，第三十一～三十三頁。

⑫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九，第三十四頁。

⑬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七〇，第七頁。

⑭ 參閱：（一）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第二九一～三〇〇頁。「河南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表」。（二）文公直編：「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册，第一二三～一八九頁，第四章：「晉察燕綏熱軍史」，第五章：「魯豫軍史」。

⑮ 光緒二十八年一月四川提督宋慶卒。程允和授四川提督並交北洋差委。郭殿邦繼程允和授四川松潘鎮總兵，分統毅軍四營，駐河南北部。光緒三十一年三月，郭殿邦調河南南陽鎮總兵，仍分毅軍。九月賞捷字巴圖魯勇號。宣統三年閏六月，郭調福建漳州鎮總兵，未赴任，繼續駐兵河南，民國元年，仍任南陽鎮總兵，後調河北鎮總兵。二年離職，其部隊即編併入趙倜部。參閱（一）「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三，第十、十四頁；卷五四三，第十一頁；卷五六四，第二頁。（二）「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五七，第二十九頁；卷六一，第四十三頁。（三）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表」，第二九一～二九五頁，「河南省軍政司法職官表」。

統帶下，民國二年到熱河，與崑源部毅軍會合。在熱河十餘年。姜桂題民國十年內調，該軍仍留駐熱河。毅軍在熱河分兩翼，左翼：米振標，駐承德、圍場；右翼：張殿如，駐赤峯、林西。米、張先後任林西鎮守鎮使，張一度署熱河都統，<sup>⑩</sup> 依違於在大軍閥之矛盾關係中爭取生存與保存實力。直奉第二次戰後，米以毅軍總司令（轄步軍四旅）為國民二軍岳維峻所指揮，並兼河南軍務督辦。<sup>⑪</sup> 民國十五年冬，吳佩孚與張作霖合攻馮玉祥時，毅軍在冀北被直軍田維勤（中央第十四混成旅）部所併吞，不久田被馮玉祥所殺。<sup>⑫</sup> 此支在中國北方，從新疆到黑龍江，從熱察綏到長江流域，時隔帝制與民國，活動近六十三年的一支古老的毅軍，纔完全消滅。<sup>⑬</sup>

### （五）武衛右軍與右軍先鋒隊

武衛右軍是八國聯軍戰後最完整的一支軍隊，在混戰中沒有受到任何傷害，派隨榮祿親軍槍砲兵七百名，九月初由張懷芝統帶撤回山東，歸還建制。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調姜桂題率武衛右軍三千四百人（步隊三營）赴直隸剿拳匪，並擔任京畿衛戍任務。以江南自強軍三千人調赴山東，補武衛右軍監視青島德軍之防務。<sup>⑭</sup> 姜在直隸與近畿表現甚佳，清廷頗為滿意，慈禧太后回鑾北京，即以此軍為禁城衛戍部隊，<sup>⑮</sup> 並賞桂題在紫禁城內騎馬。<sup>⑯</sup>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鴻章卒，詔旨：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將武衛右軍先鋒隊交護理山東巡撫布政使胡廷幹接統，自己帶著武衛右軍，與自強軍赴任，武衛右軍在袁世凱巧妙的安排下，其人員幹部，不但成了北洋六鎮的主幹，也承擔了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的指導任務。

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從練兵處奏：將京旗

<sup>⑩</sup> 全註⑨(一)書，「熱河特別區域軍政民政司法職官表」。第四四七~四五三頁。

<sup>⑪</sup> 全⑨。

<sup>⑫</sup> 參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訪問紀錄：「汪崇屏先生訪問記錄」。王聿均、劉鳳翰訪問。

<sup>⑬</sup> 宋慶於同治二年統毅字三營，同僧王聯合作戰，所部即稱「毅軍」，至民國十五年已六十三年。程允和、姜桂題、夏辛酉、郭殿邦、張相泰、孫多慶、皆追隨宋慶之毅軍老幹部，趙倜、米振標，張殿如也都是參加抵抗八國聯的軍官。

<sup>⑭</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四，第一頁；卷四八六，第十四頁。

<sup>⑮</sup> 上諭：「袁世凱所統武衛右軍，著揀派一千人，宿衛端門（皇宮之正（南）門，亦即天安門）以內，仍飭統帶各官，嚴加約束，毋稍疏懈。准其由東華門、西華門出入。」「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〇，第十七頁。

<sup>⑯</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一，第四頁。

常備軍改陸軍第一鎮；直隸常備軍一（遷安）二（馬廠）三（保定）各鎮，改為陸軍第二、四、三鎮；武衛右軍先鋒隊改為陸軍第五鎮；<sup>⑭</sup>所剩武衛右軍與自強軍（三千人）合編為陸軍第六鎮。從此武衛右軍與右軍先鋒隊名義取消。<sup>⑮</sup>

其中武衛右軍先鋒隊右翼翼長，山東登州鎮總兵夏辛酉，在河西務戰役表現不錯，夏曾隨宋慶、董福祥在新疆作戰有功，頗為清廷與袁世凱重視；先授雲南提督（未赴任），再派北洋新練陸軍各鎮與淮練各軍右翼翼長<sup>⑯</sup>（左翼翼長為姜桂題）。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在山東督辦曹州剿匪。<sup>⑰</sup>光緒三十四年正月赴長江一帶扼要駐紮，為遊擊之師，專為對付革命軍；<sup>⑱</sup>夏病逝。<sup>⑲</sup>此軍經姜桂題整理後，移交給張勳（張亦授雲南提督，後任甘肅提督，再改江南提督）統帶，編為江防軍二十營。<sup>⑳</sup>革命軍攻打南京時，此軍因固守城池而聞名於世。

武衛右軍的幹部，除充任北洋六鎮的統制、協統、標統外，更控制了晚清重要經制兵——綠營——的提鎮。如直隸、四川、甘肅、雲南、江北、江南等提督，與直隸：天津、通永、宣化、大名、正定；河南：河北、南陽；山東：曹州、登州、兗州，江蘇淮陽等鎮的總兵，都控制在袁世凱手裏。以武衛右軍的幹部互調，許多幹部因統兵擔任防務不能赴提鎮任時，即另派人署理。<sup>㉑</sup>除此之外，直隸淮軍與直

<sup>⑭</sup> 山東巡撫楊士驤奏：武衛右軍先鋒隊步砲馬二十營，調十二營，與山東常備軍編為陸軍第五鎮，其存馬步八營，改為山東撫標先鋒隊，分左右兩翼，營制餉章照舊。下部知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四，第十四、十五頁。

<sup>⑮</sup> 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從袁世凱奏，將直隸常備軍第一鎮（永平、遷安），第二鎮（靜海，馬廠），第三鎮（保定），經徐世昌考驗後，改為北洋常備軍第一二三鎮。武衛右軍與自強軍「改為北洋常備軍第四鎮（南苑）。後以京旗常備軍為陸軍第一鎮，將北洋常備軍第一鎮改為陸軍第二鎮，北洋常備軍第三鎮改為陸軍第三鎮，北洋常備軍第二鎮（駐天津馬廠）改為陸軍第四鎮，武衛右軍先鋒隊與山東常備軍改為陸軍第五鎮，原武衛右軍與自強軍合編之北洋常備軍第四鎮，改為陸軍第六鎮。遂成北洋六鎮。原擬在江北（清江浦）成第七鎮，僅成一混成協。參閱一、「袁世凱奏摺專輯(六)」第一七四四頁，「陳改常備軍各鎮為陸軍各鎮片」，（「養壽園奏議輯要」，卷三十二，第四頁。亦載批摺）。(二)「袁世凱奏摺專輯(七)」，第一八二七頁：「請銷燬武衛右軍關防片」，第一九一一頁：「以徐世昌管京畿陸軍」片。(三)「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三，第十二頁，卷五四四，第十七頁。(四)徐世昌「退耕堂政書」，卷一，第八一九頁：「請調集各軍仿辦秋操摺」，同卷，二十二頁：「覆奏陸軍三鎮考驗情形摺」。(五)、沈祖憲輯：「養壽園奏議輯要」卷二十四，第三頁：「陸軍各鎮請歸部留直統轄督練片」。

<sup>⑯</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六，第七頁授雲南提督，卷五四三，第十頁任北洋右翼翼長。

<sup>⑰</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六七，第十一頁。

<sup>⑱</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八六，第五頁。

<sup>⑲</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八六，第十九頁。

<sup>⑳</sup>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十二，第二十四頁。

<sup>㉑</sup> 此例甚多：如姜桂題，即任甘肅、直隸等提督。詳「武衛軍」第四章第五節「武衛右軍及其擴展」。

練軍，是直隸總督手下兩支較弱的軍隊，袁也派心腹統帶。<sup>⑭</sup>馬玉崑病逝，武衛左軍順利的轉移成袁世凱的軍隊，而且毅軍早就通過姜桂題而聽命於袁。至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袁世凱以「足疾」開缺時，其雄厚勢力已掩有東三省、熱河、直隸、山東全部，與江蘇、河南的大部份。

辛亥革命後，清廷不得不再起用袁世凱。是年八月三十日，袁世凱（湖廣總督）電奏：在直隸、山東、河南招募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照武衛左軍現行營制，編為二十五營，作為湖北巡防軍，速撥款四百萬兩備用。<sup>⑮</sup>九月五日袁再請由東北、直隸兩處撥步槍一萬枝，子彈一千萬發、快砲五十四門。清廷著陳夔龍（直隸總督）、趙爾巽（東三省總督）照所請如數協發。<sup>⑯</sup>十月十六日，袁世凱突發「思古」之情，將湖北巡防軍改為武衛右軍，以資拱衛，而便遊擊；營制與餉章仍照武衛左軍定章辦理，清廷從之，<sup>⑰</sup>此種作法，頗有借屍還魂之意，惜此支新募之軍，尚未建成，民國成立後，即被裁撤，真是曇花一現。

#### （六）武衛先鋒左右兩軍

北京淪陷，榮祿自北京到保定，武衛先鋒左軍張春發，右軍陳澤霖，先後帶潰勇追到保定。<sup>⑱</sup>榮祿以此軍無用，令回原防地江北，交兩江總督劉坤一處理。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日，上諭：陳澤霖一軍（先鋒右軍），著全行裁撤，軍械一律收回；張春發一軍（先鋒左軍）准其酌留三營。<sup>⑲</sup>十六天後，劉坤一電奏：已遵照辦理。<sup>⑳</sup>陳澤霖（江西按察使）因帶兵路過直隸景縣時，協助拳匪攻教堂，革職永不叙用。<sup>㉑</sup>

張春發（廣東陸路提督）一軍，原令酌留三營，後因江南自強軍調赴山東，即

<sup>⑭</sup>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凱奏「裁准練各軍節騰各款摺」，准軍剩四十一營，練軍三十一營，由袁直接指揮，派姜桂題、夏辛酉等人分別統帶，至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改直隸准軍為北洋准軍巡防營，分五路、由張勳、孟恩遠、王懷慶等人統帶。宣統三年，交由張懷芝統領。見（一）「袁世凱奏摺專輯四」，第九八二頁，（二）「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五七，第十四頁。（三）「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十九，第五頁。

<sup>⑮</sup>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十一，第七三～七四頁。

<sup>⑯</sup>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十二，第二十四頁。

<sup>⑰</sup>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六十六，第四頁。

<sup>⑱</sup> 武衛軍總統大學士榮祿，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奏摺。「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四八四頁。

<sup>⑲</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二，第十一頁。

<sup>⑳</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三，第二十二頁。

<sup>㉑</sup>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上諭，江西按察使陳澤霖，革職永不叙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册，第一〇六六～一〇六七頁。

以張春發所部各營補防，調紮江陰，<sup>129</sup>因此全部保留。江蘇練常備軍，張以雲南提督領南洋常備左軍。光緒三十年一月十日，張春發以「玩視營務，喪心昧良」，即行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所部常備左軍派道員杜俞接充。<sup>130</sup>

### (七) 榮祿的晚年

八國聯軍之役，打破了慈禧太后與端王載漪建立新君的幻想，也打破了榮祿擴建國防軍（武衛軍）的美夢。此次災變，使京畿飽受蹂躪。榮祿目覩朝政日非而自己所能作到的，祇是在亂軍中保存各國公使們的生命，為後來談判留一線生機。<sup>131</sup>他停在保定與獲鹿一段期間（七月二十六日——九月十三日）可能是一生最痛苦的時候，亂兵抗命，行在拒納，聯軍又以他為重要目標之一而與師問罪。當時傳聞榮祿之罪，超過剛毅數倍，指其「內主陰謀，外博時望」。<sup>132</sup>最後還是劉坤一、張之洞出來講話，李鴻章派人明示，要他盡速離開軍隊。<sup>133</sup>他九月二十日到行在後，再入軍機與王文韶相提携，為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sup>134</sup>及山西巡撫岑春煊解決許多善後上的難題。<sup>135</sup>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三日，清廷為處理錯綜複雜的事務，成立督辦政務處，榮祿為五大臣之一，且仍是實際執行政務之人。<sup>136</sup>同年六月十日，命榮祿管理戶

<sup>129</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四，第十五頁。

<sup>130</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六，第五頁。

<sup>131</sup> 榮祿電復各督撫書：「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祖宗創業維艱，一旦為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諸王貝勒羣臣內對皆衆口一詞。……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慶邸（奕劻）、仁和（王文韶）尚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為萬世罪人。……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尚希密為布置，務盡全心，祿泣電復」。八詠樓主編：「西巡回鑾始末記」，卷六，第七頁。

<sup>132</sup> 日·佐原篤介，浙西福隱同輯：「拳匪紀事」，頁六，第三十一頁～三十二頁。「記客談某中堂事」，某中堂指榮祿。

<sup>133</sup> A. 「李文忠公全集」，第七冊李鴻章電稿，卷二十八，第四頁：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日，盛宣懷轉江、鄂兩督來電，並呈慶邸。言榮祿為保護使館之功臣，請奕劻向各國公使說明。

B. 李鴻章密派寶以筠見榮祿，告其速離保定，榮據此於閏八月十四日奏陳，得旨：「回行在辦事」，「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六七九～六八〇頁。

<sup>134</sup> 榮祿到行在後，知公使之要求，無法回駁，故多委曲求全，與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電報往返，囑彼便宜行事。詳「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七九七～一三四三頁；全權大臣與軍機處往返電報。

<sup>135</sup> 岑春煊：「樂齋漫筆」：第九頁記其赴任山西巡撫前說：「榮相起身向余謝過，云：不必動怒，兩宮已面許照辦，彼不能立異……且到任後，樞廷亦斷不掣爾之肘。……余得榮相此語，知樞府不至為難」。

<sup>136</sup> 當時五大臣：榮祿、奕劻、李鴻章、崑岡、王文韶。奕劻、李鴻章、崑岡不在行在，王文韶與他配合甚佳，故榮祿實為實際執行人。



部。<sup>137</sup>至七月三日禮親王世鐸退出軍機，榮祿成爲領班軍機大臣。<sup>138</sup>此時雖集政務、財務，與軍機於一身，然而巨額的賠款，外交內政的善後，糜爛的國家，肆應專橫跋扈的慈禧太后，頗有江郎才盡之感。十二月二十一日，懇請開去各項重要差使，但以該大學士獨能堅持定見，匡扶大局，著不准行。<sup>139</sup>回鑾之後，銳氣全失，擬擋繁劇，只在內閣繕修漢文與滿文檔冊以資排遣。<sup>140</sup>除支持袁世凱任直隸總督，補政務大臣，練編新軍，在軍機提拔瞿鴻禨外，其他並無作爲。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八日，愛女嫁醇親王載灃，<sup>141</sup>完成他生前「一件大事」。翌年三月四日，請暫解樞務，賞假，<sup>142</sup>十四日病逝，年六十七歲，諡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入祀賢良祠，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榮無子，以嗣子良揆繼承，朝旨加恩賞良揆以四品京堂候補。<sup>143</sup>

榮祿之死，慈禧太后頓失股肱，故所頒懿旨有「追念前勞，曷勝愴慟！」之句。<sup>144</sup>有人說：他如不在庚子年，於中維持，心力交瘁，則其壽命將不止此。<sup>145</sup>然榮祿精柳莊術，<sup>146</sup>逝前自認命數將盡，不再求生。其對「戊戌政變」與「八國聯軍」兩事，在遺摺中亦坦承一切：他說：「光緒二十四年，皇太后皇上鑒於國勢之強，決意採行新法，以圖自強。皇上召見奴才，蒙恩簡任直隸總督，命以破除積習，勵行新政。孰意康有爲藉口變法，心懷逆謀，致爲新政之阻。皇上誤信奸人誇誕之辭，一時之間，偶虧孝道，親筆書諭，言變法之事，爲皇太后所阻。又謂皇太后干預國政，恐危國家，對於奴才，數動天威，幾罹斧鑕之誅。奴才密見皇太后，陳述康黨逆謀，皇太后立允奴才等所請，再出垂簾，以迅雷之威，破滅奸黨」。又說：「光緒二十六年，諸王大臣昏愚無識，尊信拳匪，蒙蔽朝廷，雖以皇太后之聖明，而不免爲其所動。直至宗廟淪陷，社稷隳危。竟以國家之重，輕徇妖術，奴才屢請皇太后睿識獨斷，不蒙信納，數奉申斥，憂懼無術，四十日中，靜候嚴罰。然

<sup>137</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四，第七頁。

<sup>138</sup> A.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五，第五頁。

B.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西巡大事記」，卷首，第三十三頁。「行在紀事」，「榮祿主持一切」。

<sup>139</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二，第七頁。

<sup>140</sup> 「諭摺彙存」記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五月五日，榮中堂奏先後繕修漢文與滿文檔冊。

<sup>141</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〇五，第一頁。「成婚後兩人入宮行禮。」

<sup>142</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一三，第三頁。

<sup>143</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一三，第四十頁。

<sup>144</sup> 全<sup>143</sup>。

<sup>145</sup> 「慈禧外記」，「榮祿遺摺」一節內，有如此之論記。

<sup>146</sup> 陳夔龍著：「夢蕉亭雜記」，卷一、第三，與二十九頁。

皇太后仍時召奴才垂詢，雖聖意未能全回，而得稍事補救，各國公使，不致全體遇害，故事過之後，時荷天語感謝」。<sup>⑩</sup>此「天語感謝」正是榮祿保全使館之功。

## 九、結 論

此篇長文將從二方面加以歸納論結：(一)榮祿與武衛軍將領；(二)慈禧太后的指揮與決定。

### (一) 榮祿與武衛軍將領

榮祿是統籌全局的大才，有統兵經驗，也有練兵能力。從他對北洋各軍的整理與編併，都可看出他在這方面的才氣縱橫。而且對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不過，他兼職太多，事務繁重，對世界新知識瞭解不夠，健康情況欠佳，這些都限制他在軍事上重大的成就。

榮祿一手編練的武衛軍，是當時清廷最大的一支國防軍，雖為時較暫，但大體上是成功的。如好好地加以愛護與訓練，向多目標使用，維持北洋治安，擔當海防與東北邊防任務，在國內各地更可機動使用，勦辦土匪與鎮壓叛亂，未始不是清廷復興的主力。然而由於一羣愚昧無知利慾薰心的權臣，蒙蔽太后，輕啓戰端，使之毀於一旦，誠屬可惜！

榮祿雖是大學士，軍機大臣，管理兵部事務，節制北洋各軍，武衛軍總統，但是通過軍機處調動指揮軍隊的則是慈禧太后，而不是榮祿。榮祿祇有聽命執行，絕對無權干預。所以榮祿主張勦拳匪，並自己親赴豐臺執行，然而等到慈禧太后加以阻撓，他就立刻停止。榮祿反對與各國開仗，慈禧太后通過軍機處直接指揮直隸總督裕祿，直隸提督、武衛前軍總統聶士成，四川提督、武衛左軍總統宋慶，進攻聯軍，他亦束手無策。他最反對攻使館，然而拳匪、神機、虎神等營、與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攻使館，他還是沒有辦法挽回。他所能作到的，是在他執行職權範圍之內，令進攻使館的砲兵，將砲彈轟向空地，不讓使館被攻破，為將來談和保留一線生機！

也許有人認為：榮祿如真有才幹，他應該促使或引導慈禧太后避免此一不必要的戰爭。此點留到(二)慈禧太后的指揮與決定一節內討論。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裕祿，他雖不屬於武衛軍，但他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北

<sup>⑩</sup> 「榮祿遺摺」，見「慈禧外記。」

洋各軍的統帥。他對拳匪的認識最為透澈，並且堅決主張勦拳匪。對外國開仗認為必需避免。然與聯軍開仗後，他指揮聶、宋、淮、練各軍，以弱攻強，以寡擊衆，表現英勇，戰敗自殺，負咎身死，尤為可佩。其唯一可疵之處，即見拳匪在北京得勢，放棄自己原先對拳匪的態度，反而引拳匪入津，以博取權臣之歡心。

直隸提督、總統武衛前軍與淮練各軍聶士成，在清末諸將領中，出類拔萃，練兵有方，統軍有道，忠公為國，深得各方讚許。且士成為典型的職業軍人，對政治毫無興趣，祇知有匪要勦，有敵要抗。膽大心細，調動軍隊事先設想週密。其戰略戰術思想與戰鬥技巧，係多年戰場經驗及與德俄教官長期接觸的綜合結晶。喜出奇致勝，常置身於危地。如中法臺灣戰後，解救臺北基隆；中日甲午之戰，成歡、大高嶺等戰後；以及八國聯軍天津爭奪戰，都有突出的表現。其戰法頗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名將隆美爾，及美國名將巴頓相似。惜：一誤於當朝迷信拳匪；二誤於權臣輕啓戰端，使士成既外抗八國聯軍，復內受制於拳匪騷亂，更因勦拳匪不得慈禧太后所諒解。一代名將，賣志以歿，良可浩嘆！

四川提督、總統武衛左軍宋慶，徐世昌對他的評語是：老成宿將，勇略過人，獨當一面則有餘，統籌全局則不足。此是知人之論。宋慶也是堅決主張勦拳匪，並避免與外國開仗。天津戰事發生，他在北京晉見慈禧太后時，就公開說：甲午之役，一國不能敵，何況八國乎？不過他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朝廷要他打仗，他還是打了。宋慶的戰法是屬於穩紮穩打的一類，不能打時就設法撤退。甲午遼東之戰，與八國聯軍天津、北倉、楊村之戰，類皆如此。清廷對宋慶特厚。宋任武衛左軍總統時已八十高齡，且患輕微中風，常常病假，屢請致仕或開缺，皆未蒙准，其意當在死後哀榮！

馬玉崑於光緒十八年，在李鴻章推薦下，清廷即準備為宋慶替身。他追隨宋慶時間最久，也是武衛左軍實際指揮人。其戰法與宋慶類同，然比宋慶靈活多變。統兵氣度，沒有宋慶那樣寬宏。對外國軍隊戰術戰略，有其深入之認識。這支因他保存下來的部隊，對清廷効忠到宣統帝宣佈退位而後止。

幫辦武衛軍事務，李秉衡，純屬投機分子，山東的拳匪是他孕育而成。率軍北上勤王是効忠清廷與權貴，出風頭或為自己另找出路。先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言可戰，後見榮祿又言如何能戰？率拳匪上前線，以示意與端莊二王及剛毅同心。這些多方討好的伎倆，實在可鄙。戰敗自殺，倒不失為負責任的表現，論其行經，真是死有餘辜。

武衛後軍總統，甘肅提督董福祥，一介武夫，在舊軍中打硬仗的好手。雖係流

民出身，但在西北名譽卓著，誠為西北漢回所信服。他的仇外之心，表裏一致，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因素。這些是他淵源於帝國主義對西北的侵略，與他在喀什喀爾提督任內籌備邊防，承當對英、俄備戰任務所體認。他是武衛各軍總統中唯一不主張勦拳匪的人。他受寵於慈禧太后，被載漪、載勛、剛毅、徐桐、崇綺等權臣引為知己。拳匪進入北京，榮祿因主勦而失勢。第一次御前會議後的上諭，下達給剛（文）董（武）二人來執行。然而董福祥對榮祿還是相對的服從。不然，董有近萬精兵，十二門五七快砲，一個多月的充份時間，攻一處無砲兵防禦的使館，焉有不下之理？戰後各國公使以罪魁禍首「端一董二」要求將他處死，清廷始終虛與委蛇。也自有其道理。

袁世凱在武衛各軍總統中是最幸運的一位。他在朝鮮十餘年，對政治、商務、與外交都有很深的閱歷。知識頗新，武衛右軍訓練也很有成效。但袁本人不一定能打仗。不過他的軍隊在山東勦拳匪非常成功，治績亦不錯。當清廷決定將袁軍全部投入天津戰場時，還是榮祿有意的保全了他。告訴他武衛右軍監視青島德軍更為重要。袁治軍甚嚴，夏辛酉所統武衛右軍先鋒隊少數幾位下級軍官與士兵，從河西務戰場逃回山東，他都緝捕正法。戰後他登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位，協助慶親王奕劻統籌全局。他的武衛右軍變成清廷發展北洋新軍種子部隊，也形成袁世凱個人勢力的核心。

## （二）慈禧太后的指揮與決定

清制：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行政首長，與軍隊統帥。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訓政，她實握此國家三大權於一身。此時她已六十六歲，老於事故，雖仇恨外人，但不致置國家生死存亡於不顧。所可惜者，知識有限，認識不清，個人權力慾極強。端王等稱拳匪為義民，刀槍不入，扶清滅洋；且偽造各國公使強迫慈禧太后歸政光緒皇帝的照會。前者是蒙蔽，後者是欺騙。慈禧太后上此圈套而不自知。既然洋鬼子不讓她當政，所以她要拼到底。這是慈禧太后真正要打仗的主因。

清朝有一不成文的定例，凡是國家遭遇到重大事故，多召集親王大臣，六部九卿，舉行御前會議。此次為對外和戰問題，連續舉行四次御前會議，參加而見於上諭者，多達七十三人。而此時守舊權臣，想立不世之功，早已沆瀣一氣，在慈禧太后面前，衆口一辭，揚言洋鬼子欺人太甚，必予痛懲。倘有異議，即以漢奸通敵罪名相加。許景澄（吏部左侍郎）、袁昶（太常寺卿）、徐用儀（兵部尚書）、立山（戶部尚書）、聯元（內閣學士）等為諫阻對外用兵，相繼被殺。載漪上密奏：主

殺奕劻、李鴻章、王文韶、陳夔龍等十五人。還是榮祿技巧地使慈禧太后認為載漪並不盡對沒有拆封而馬虎過去。載漪氣焰最盛時，曾帶人入宮想弑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所阻而罷。在此種情況下，榮祿、奕劻、王文韶等有心無力，孤掌難鳴，在慈禧老太后面前力言不可輕啓戰端，而老太后又聽進多少去。慈禧太后的指揮決定，是根據四次御前會議多數人的議決。但這個多數是盲從的，是危險的，更是悲哀的！等他悔悟之後，已國破家亡，身在西安行在。慈禧太后為彌補對榮祿、奕劻、王文韶等一些主張慎重，不能對外打仗的人內疚，此後皆恩寵有加。回鑾的時候她自己已經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了。